

爽籟（創刊號）

目錄

發刊辭.....	5
峨嵋金頂.....	6
持社成立啟.....	6
持社成立詩詞.....	7
同人于野.....	9
陳永正詩詞二十首.....	9
王翼奇詩二十首.....	11
滕偉明詩十八首.....	13
王邦建詩詞十八首.....	16
蔡淑萍詞十六首.....	18
楊啟宇詩十九首.....	21
王玉祥詩十六首.....	23
熊盛元詩詞十首.....	25
王蟄堪詩詞十八首.....	26
劉夢芙詩詞十八首.....	28
陳仁德詩詞十八首.....	33
段曉華詩詞十四首.....	35
王燕詩詞十六首.....	38
龔鵬程十八首.....	39
景蜀慧詩詞二十首.....	42
吳金水詩詞十六首.....	45

汪茂榮詩十首.....	46
魏新河詞十六首.....	48
張青雲詩十五首.....	51
潘樂樂詩詞十五首.....	53
陳偉詩詞十四首.....	56
嚶其鳴矣.....	58
劉世南詩三首.....	58
仰齋詩二首.....	58
張宗子詩四首.....	58
陳忠平詩四首.....	59
蘇痕詞三首.....	60
采青詩詞二首.....	60
蔣濤詩詞四首.....	60
邵林詩詞四首.....	61
陳小輝詩三首.....	62
雪明樓主詩二首.....	62
衣上流雲詩二首.....	63
岐海漁隱詩詞三首.....	63
顧青滋詩三首.....	63
黃勁松詩詞四首.....	64
塵色依舊詞四首.....	64
伊淑樺詩詞四首.....	65
蕉雨詞三首.....	66
鄭雪峰詩詞四首.....	66
奶奶泡的茶詩三首.....	67

薛岩汲詩三首.....	67
汪夢川詩四首.....	68
姜學敏詞二首.....	68
楊敏詞二首.....	69
王林曉詩三首.....	69
葛勇詩三首.....	70
王瓊詩二首.....	70
李靜鳳詩詞四首.....	70
谷海鷹詞三首.....	71
紫簫詞二首.....	72
洪君默詩三首.....	72
古求能詩二首.....	72
郭定乾詩二首.....	73
韓杲明詩二首.....	73
劉靜松詩二首.....	74
木棉詩詞二首.....	74
凝月詞二首.....	74
林清曉詩詞三首.....	75
風清詞二首.....	75
苏些零詞二首.....	75
燕山雨如詩三首.....	76
何永沂詩三首.....	76
劉斯奮詩二首.....	77
周嘯天詩二首.....	77
邱登成詩詞二首.....	78

劉雄詩三首.....	78
罗雲軒詩三首.....	78
黃志軍詩三首.....	79
謝良坤詩二首.....	79
樗溪詩二首.....	79
楊青青詞二首.....	80
退思齋詩二首.....	80
韓茹彬詩詞二首.....	80
蓼青詩詞二首.....	81
徐平詩二首.....	81
簡寂詩三首.....	81
畹雲詞二首.....	82
程濱詩詞四首.....	82
添雪詩詞三首.....	83
劉金明詩三首.....	83
毛進睿詩詞三首.....	84
詹居靈詩詞三首.....	84
鄒金燦詩四首.....	84
蘇俊詩詞三首.....	85
梅疏影詩詞三首.....	85
睦謙詩四首.....	86
示我周行.....	86
冰繭盒集外詩詞 繆鉞.....	86
《冰繭庵集外詩詞稿》按語 繆元朗.....	92
終朝采綠.....	93

學詩記事 龔鵬程.....	93
談四聲詞 嘯雲.....	102
白石詞聲韻管窺 晦窗.....	108
雪夜東坡 張宗子.....	120
酒兵齊發下愁城 穎廬.....	123
宋詩會意 鄒金燦.....	125

發刊辭

庚寅之歲，陽月庚子，時維西元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持社成立于峨嵋金頂。以“持”名社，蓋本諸《詩緯·含神霧》“詩者，持也”之意，所謂“以手維持，則承負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是也。“以手承下”之“持”，與夫“手抱肩負”，義本相近，故進而引申為事業之扶持或胸中之抱負，此即《含神霧》所謂“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亦與《大學》所標舉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相通，以此觀之，“持”之時義大矣哉！

先秦兩漢，詮釋詩義，除“持”之外，尚有“志”、“承”二說，而社中同人，獨取“持”字，蓋兼取荀卿《勸學》“詩者，中聲之所止”及《大略》“盈其欲而不愆其止”之義。夫情性貴在自持，非由外鑠，如是方能如孔子所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中庸》所言“發而皆中節”，似皆可歸乎“持”而“不愆其止”也。

持社同人，俱耽吟詠，而性情各異，嗜好不同。所作詩詞，或主唐音，或宗宋格，或以情韻見長，或以理致偏勝。方其溯岷江，登金頂，臨流釀酒，倚石舒眸，爽籟發而風生，清歌凝而雲遏，誦殷仲文“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之句，皆相視一笑，莫逆於心。遂相與而議曰：“昔李善引郭象之說，註此二句云：‘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吾儕所發音聲，與夫社外同仁所作歌詩，亦類乎是。”眾皆稱善，乃從而歌曰：

同人于野兮，發為聲詩。行遠自邇兮，登高自卑。為天地立心兮，命蹇何辭？先號咷而後笑兮，貞觀可期。叩虛牝之爽籟兮，情性自持。

峨眉金頂

持社成立啟

《尚書·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乃人之情感意志訴諸語言藝術，為韻律之文。詩之聲訓為持，語見《禮記·內則》及《儀禮》，乃維持、承負之意。劉彥和《文心雕龍·明詩》云：“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孔穎達《詩譜序正義》：“名為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

《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淡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性，使不失隊（墜），故一名而三訓也。”

吾儕值茲大雅衰微之世，怒焉心憂，取詩持人情性之義，由王翼奇 楊啟宇 熊盛元 劉夢芙 段曉華 龔鵬程六人發起創立持社。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斯乃匹夫之責，議定本社簡章於下：

一、凡志在復興詩道，為人誠信，行事篤實，詩詞創作與學術研究有相當造詣者，得為社友。

二、社友自願結合，同德同心，戒虛聲，絕偽學，切磋詩藝，持之以恆。

三、創辦社刊，繼承弘揚傳統人文精神與高雅藝術，登載近百年來純正之詩詞作品與理論文章。不參與任何涉及個人之爭論。

四、自籌經費，每年定期聚會。條件成熟時，舉辦高層學術會議。

西元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同人聚於樂山，協商推舉楊啟宇為社長、段曉華為副社長；熊盛元為主編、劉夢芙為副主編；聘請陳永正為顧問。復於十八日登峨眉金頂，宣告持社成立。

首批社員為【以齒為序】：陳永正【顧問】 王翼奇 滕偉明 王邦建 蔡淑萍 楊啟宇 王玉祥 熊盛元 王蟄堪 劉夢芙 陳仁德 段曉華 王 燕 龔鵬程 景蜀慧 吳金水 汪茂榮 魏新河 張青雲 潘樂樂 陳 偉。

曾子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詩起百年之衰，功在千秋之後，同道者盍興乎來！

（劉夢芙執筆）

持社成立詩詞

持社同人登峨眉金頂 楊啟宇

荒煙寒霧浩茫茫，驀地雲開見太陽。八面峰巒如翠掃，九霄殿宇盡金鑲。共攜息壤盟猿鶴，要領風騷續漢唐。此是摩崖磐石誓，他年留證海生桑。

持社成立于峨嵋金頂感而賦此用太白韻 熊盛元

裴村今何在，其詩更誰匹。一從喋血後，百年無消息。吾儕御風來，岫間閒雲出。遣懷庶乎可，回天終乏術。偃蹇坐綠苔，取次彈錦瑟。轉念風雅衰，肯教絃歌畢。畝盟持情性，守志慎勿失。玉壺鑒冰心，皎若金頂日。

賀新郎·庚寅初冬持社成立諸侶盟於峨眉之巔感而賦此 王螫堪

屈子沉江竟。自當時、香煙未絕，幾番衰盛。一脈相沿唐與宋，聞道風騷各領。千載下、人天都病。瓦釜雷鳴聒耳久，算晴窗祇作長宵暝。殘劫裡，醉還醒。今來豈是尋幽勝。矢初衷、綿絲續縷，此心堪憑。萬仞峨眉青未了，但許山靈為證。凝涕處、孤懷耿耿。把酒相看無盡意，喜吟旌戮力同持定。雲海畔，望金頂。

持社成立于峨嵋金頂，歌以紀之 劉夢芙

江干遙矚峨嵋峰，雲端窈窕青芙蓉。昔時寒翠隔人境，今朝坦道開蠶叢。泉聲瀉珠出幽澗，霧氣織縠纏長松。呼來靈猿爭索餌，欲尋玄豹潛無蹤。掣電飛車破林莽，振衣初登天九重。陰霾頓掃碧霄淨，羲和馭日光熊熊。絕頂仰瞻轟金殿，流輝奪目騰霓虹。廣場高塑十方佛，巍巍寶塔身玲瓏。皇家不敵釋門富，明珠灼爍鑲為瞳。名山獨佔作威福，斯民水火哀無窮。百年更患夷變夏，神州浩劫吾輩逢。詩騷一脈歎垂絕，雷鳴瓦釜銷黃鍾。即今壇坫渺英傑，安得太白人中龍。正聲有待復元古，巨刃應倚摩天雄。招邀勝侶來四海，扶持大雅欣道同。結盟須到最高處，紫霞萬朵飄蒼穹。層冰積雪化流水，筆花宜放春融融。金頂作歌喚鸞鶴，謫仙傳語蓬萊宮。諸君願負起衰責，清音繼我援絲桐。垂裳倘見太平世，心聲和樂吟雍容。惜哉河清尚難俟，塵寰遍地燃狼烽。騷人永存補天志，但明斯誼休求功。危崖凜立迎霜風，徘徊猶戀斜陽紅。何年獨訪赤松子，共拄九節青玉筇。

與諸子登峨眉金頂宣告詩社成立 陳仁德

蕭蕭寒意似嚴冬，磴道穿過霧幾重。日照高崖生紫氣，夜來積雪滿青松。俯看華夏三千里，橫絕峨眉第一峰。此際蒼茫沉百感，攬將雲海蕩心胸。

大霧登峨眉金頂成立持社用劉裴村韻 段曉華

百道溪聲萬壑雷，霧絲迷亂睫難開。巖飢雪後親檀客，梅冷風前抱玉胎。無盡藏從敲石入，最高峰為歆盟來。俯看雲作素潮湧，澄澈人心即鏡臺。

與持社同人上峨眉金頂 吳金水

穿出千重雲，絕頂同徙倚。金殿燦日光，晴空碧如洗。俯首看曾經，雲濤紛滅起。太息世間人，猶在混沌裏。身無飛廉才，澄清安可企。唯有持性情，長歌而已矣。

與持社同人登峨嵒金頂感賦七十韻 汪茂榮

震旦四佛山，峨嵒居其一。秀出青天半，厥狀妙難匹。緬彼普賢偉，西來鞭象疾。天眼識奧區，弘法意可必。願行崇廣大，誅茅宅蓬筆。開示三界間，放辟縛就律。天地放光明，十方皈我佛。伽藍參差起，結構山水窟。歷劫雖萬千，規模猶髣髴。我昔誦唐詩，馳情峨嵒月。卅年遊山夢，今茲行落實。一昨至嘉州，凌雲先禮謁。彌勒願力宏，接引勤勿失。示我周行至，遙揖名山出。千峰聳蒼翠，羊腸鬱盤屈。雖慚濟勝具，端賴車奔逸。輾轉山腹裏，遊程十去七。棄車始騁步，衝霧破濃密。宿雪眩眼花，罡風寒砭骨。那得強支柱，質裘禦顫慄。艱難向金頂，攀緣手並膝。回首千丈崖，悚然憂顛躓。轉羨鼯鼠技，①跳踉足未失。亦有山兒輩，②嘯聚莫畏叱。遮邀盤陀路，索食施霸術。探篋並發囊，進攘陸懷橘。慳吝逢彼怒，執之作人質。雖爾潰圍去，中心久惕怵。因思茲遊情，繳繞多藤葛。尤憾蚩尤霧，未睹山活潑。徒歷登山苦，舍本詎求末。得非驗意誠，鬱極反顯豁。賈勇吾往矣，無為計瑣屑。終然霧幔塞，一丸跳朗日。沉沉雲海白，炯然窺纖悉。及升金頂上，放眼更遼闊。八面佛獨尊，三峨爭軒輊。虛空淨無塵，吉祥光洋溢。立此廣居中，逸興動難遏。彌天祭酒聲，③殷雷發鬱勃。風雅張一軍，得無振衰歇。揭來百年內，道為天下裂。癡兒強解事，一曲弄狡黠。蟹行矜夷文，國學日竭蹶。詩為吾國粹，受禍尤慘烈。詖辭尊改良，推倒一世傑。或詆言文分，白話肆簧舌。又斥縛性靈，格律要消滅。終去貴族化，夷然等下列。抑揚徒快意，凡百改舊轍。直使風雅地，盈耳皆瞽說。歷時未一紀，詩教垂垂絕。真精遂莫存，群趨嗜粗劣。刻劃庸妄子，褻瀆古聖哲。一世盡迷狂，大藥靡施設。有識安忍此，歎息腸內熱。比雖稍復振，究乏起死訣。惡劊堪斗量，要難守圭臬。持較唐宋比，判然區以別。彌望皆茅葦，即此忍結穴。而我持社開，抗然秉大節。斯文力能任，橫流障堤決。豈憚仔肩重，無畏路九折。譬如向普賢，願力堅似鐵。又若今茲遊，歷險始歡悅。艱難玉汝成，力行莫中輟。大雅可振興，文華競拾掇。吾曹一瓣香，端為斯文爇。相將睹光臺，前景祝親切。佇看佛光照，天地俱澄澈。

【註】①山多松鼠。②山僧戲稱猴子為山兒。③社長楊啟宇先生于峨嵋金頂宣佈持社成立。

持社成立大會登峨眉金頂 潘樂樂

萬仞拄天西，雄魂百嶽仰。石老噓霧冷，飛泉萬壑響。煙濕裹瘦筇，忽出層雲上。觸天石峨峨，拍石雲作浪。下視惟一氣，八表白瀼瀼。如巨桴泛海，宙合失所向。桑海豈足嗟，但嗟道久喪。蕭條百劫後，戮力誓吾黨。杲杲佛不語，絕頂風浩蕩。

同人于野

陳永正詩詞二十首

感事四首

山崩連縣市，奪戶走相驚。絕境悲生別，微軀與死爭。屋傾人枕藉，堰塞水縱橫。民命如天大，誰能力一擎。

頃刻陵為谷，家家聚哭聲。人間存大愛，心上有蒼生。撼地猶餘震，憂時見至情。臨危身不顧，我自敬豪英。

千里雷淵震，遙回嶺海聲。魂招迷蜀道，手援入危城。列幕驚三徙，忘身勇一行。拯民今古志，百萬慶重生。

天末雲仍暗，心中世已更。但留殘命在，容待劫波平。舉國餘傷痛，橫流識濁清。唐山如昨日，感極欲忘情。

端午

令節不成節，無人弔屈平。抑心長負愧，喪我亦聊生。命續餘朱纜，波沈失鼓聲。赤符空在戶，忍淚向危城。

奉題佳有學兄新著是非青史 己丑

石室一函書，雲車遞海外。精血注紙中，奇氣騰光怪。相得憶少日，羊城風雨晦。文史同夜學，卓識逾儕輩。一朝遭大患，滔天張紅旆。眾釋惑邪說，坑焚到闐闐。掃地名教盡，辱士山河穢。珠碎淚欲枯，鏡分鸞尚噉。西關三五子，濡沫感交態。茗碗傾古今，後期敦自愛。抱道貞不磨，水流身見在。噩夢忽十年，十年意誰會。祖龍死且蘇，魯連獨耿介。走越復走胡，惜未桴共載。縱橫九萬里，自由任鵬背。陸沈睨故鄉，填胸唯悲慨。甲子親經歷，奮筆紀興廢。白頭衡門下，白虹吐此快。

百世仁人心，細事可喻大。舊遊存歿意，同時成異代。刊成待有告，持酒無地酌。
聞已際太平，餘生容斂退。是非忍重論，野史亭遙對。

讀山谷集題後

帝心天意兩茫茫，又過修羅舊戰場。未坐枯禪心已死，廿年不覺木犀香。

【注】釋曉瑩《羅湖野錄》載，晦堂和尚問山谷曰：“聞木犀香乎？”山谷言下有悟。

泛舟恒河呈印覺法師

慧光東照二千春，浩渺恒沙湧日輪。不繫舟中觀彼岸，驚波魚鳥欲依人。

從化石門森林公園賞紅葉

霜紅一抹上青林，又綴層巒萬點金。誰會停車騷客意，炎涼閱盡愛秋深。

林豐俗兄贈牡丹圖賦此以謝

洛浦春酣映絳霞，幾曾分到子雲家。禺南高士心如水，為寫人間第一花。

靜山畫寒雀歌

庚寅

眾匠畫雀人憐愛，吳子畫雀人詫怪。紇干山頭凍不飛，口噤色沮毛羽敗。千里寄我應有意，立壁懸之終朝對。如參枯禪忽感通，群雀撲入眉睫內。嘖嘖復嘖嘖，素心原舊識。响然樂野田，俯仰自啄食。不逐雞鶩沿階除，不向羅浮迷五色。棘叢避飢鷓，全生賴微力。翟公門前那得羅，魏武臺上那得覓。偶爾擊搏便稱豹，小物猶堪奮其翼。最冷清處時一鳴，梅梢報君春消息。嗟乎，唐風宋韻今復傳，林良新羅同沆瀣。格奇意古勢靈動，生氣遠出楮墨外。舉世但求工鬚爪，良工心苦無人會。俗眼好惡安足論，大巧能拙方為最。雀兮雀兮，昔賢常慨，命有定分，運有否泰。翻捷已上丹山巔，何用九萬搏風凌鵬背。

磨盤山千年杜鵑

杜宇千年魄化龍，盤根裂石踞雲峰。元精變怪呈殊狀，負地涵天亙古紅。

題黃秋岳書聯

百年離亂見黃巾，赤日無端北照秦。但惜花隨春謝去，當時作賊盡佳人。

蜀州懷放翁示持社同遊諸子

罨畫池邊客，能詩氣自華。眼枯秦隴燧，身放鷺鷥沙。有味營區芋，無言試蜀茶。誰憐秋雨夕，猶對太平花。

題孫文斌小雞爭食圖

群雛本無猜，淺草意自樂。得失在人心，何事倚山閣。

奉題光輝兄所藏容希白師無款金文立軸

問學期千載，傳薪仰一燈。時危知有懼，道在可無名。裂紙情如割，藏山意匪輕。補苴遺永憾，風骨想平生。

【按】文後有題記云：“此先師希白先生所臨彝銘也。一九六五年某日往謁，見置諸案首，頗欲得之。師謂：想要便拿去。遂持歸而藏之。原有款，文革間，懼禍而去之。罪過！罪過！去春發篋，先師遺墨赫然在目，忽忽四十餘年矣，余亦步入古稀之列。譚、謝諸君見而奇之，因記其始末焉。己丑正月初六常熟陳焯湛於三鑒齋。”

減字木蘭花·抹麗

辛卯

生香梅魄。心事微茫天欲白。萬朵千叢。未許燕支點染紅。美人窗底。涼入小樓新睡起。海上風來。複幕重簾試一開。

減字木蘭花 奉題子玉先生辛丑年所繪分春館填詞圖

江門風月。孤館沉沉心欲折。淚墨無痕。滄海猶揚紙上塵。留春一半。吟望乍驚芳事變。獨酌清杯。舊夢知誰語夜臺。

減字木蘭花 奉題洗玉清先生碧琅玕館修史圖卷

炎州光被。鬱鬱高涼奇女氣。漆室憂深。不解今朝竟陸沉。國魂能寄。志業千秋唯野史。掩卷低徊。林下風清見古梅。

讀書何事。要為神州存信史。化育英才。百詠流離鼓角哀。琅玕孤倚。來日藏山知不易。仰挹清芬。女學南天第一人。

王翼奇詩二十首

謁杭州花港馬一浮先生寓樓

濠上觀魚處，當時住素王。玄亭深柳色，絳帳鬱書香。妙理通儒釋，高吟軼漢唐。我來嗟已晚，立雪意空長。

紀夢戲作

夢中我非我，惶恐試承包。忽地腰纏富，居然手段高。合資邀美日，決策聘蕭曹。
不是妻搖醒，東瀛走一遭。

忻州元好問

太行元氣此星辰，何止金源第一人。涇渭清渾疏鑿手，滄桑歌哭亂離身。韓岩村
古公如在，野史亭空草自春。束髮讀詩今展墓，摩挲老柏想風神。

杭州九溪謁陳散原先生墓

同光詩壘昔摩雲，今日春蕪屬此墳。浮世幾人傾大雅，生芻一束弔斯文。遙憐絕
學無餘子，永侍空山剩長君。三爇馨香來再拜，不知心事竟何云。

戊寅歲暮書懷

家居撞壞已經年，太息東昏與霸先。橐筆朝周非玉馬，攜盤辭漢類銅仙。書空咄
咄寧多怪，僉事區區只獨憐。為問填詞誰奉旨，不應仍是柳屯田。

答客

誰識中年有百憂，新來腰腳怯登樓。讀君風雨重陽句，共我情懷一例秋。老子猶
龍難捉摸，先生雖醜甚溫柔。劇憐曠代真歌哭，誤被張三喚打油。

常德道中

三湘四水久神遊，此日頻看渡碧流。一片騷人遷客地，十分沅芷澧蘭愁。詩吟漁
父情何極，路入桃源境漸幽。無限中年哀樂意，正宜來對武陵秋。

湘西武陵源有地名“水繞四門”張良墓在焉當是後人傳會聊詠以一律

滅秦興漢報韓仇，脫屣人間萬戶侯。應為當時黃石約，來從此處赤松遊。留名片
碣終多事，避地群山亦勝謀。功狗功人成一笑，清溪幾曲繞墳流。

過省越劇院皇親巷宿舍舊居有作

不是元龍百尺樓，當時只是借荊州。飄風盡日斜吹雨，越女中宵起作謳。短笛偷
聲憑赤手，長纓請命待青眸。飢來忽憶東方朔，朝食何人為汝謀。

六橋詩課和杜秋興八首拈韻得微字

江干負手立斜暉，沙外蒼煙一抹微。秋水池魚知我樂，西風渚雁背人飛。村尋黃
葉書容著，巷認烏衣客久違。行過籬邊忽惆悵，先生詩瘦菊花肥。

與客談柳亞子漫成一律

來對昆明水一池，京華正是落花時。大家原自能歌頌，中國於今見列斯。有底牢騷竟腸斷，無前興會漫心儀。故人光武情猶厚，未許分湖理釣絲。

有憶

不見雲英久，相思十二時。錢塘今夜月，底事卻如眉。

讀古代詩人傳

言直罪臨頭，才高貧徹骨。漫有不平鳴，詩人原姓屈。

題硯

少年磨至今，霜毫未曾試。何當蘸滄溟，倚天書大字。

夢中過屈原祠

荒祠經過尚沾巾，終古灘聲伴逐臣。瓦釜鳴雷今更烈，不知何語告靈均。

夏日即事

永日幽篁避暑鋒，綠天涼徹藕花風。一枕清眠誰喚醒，蟬聲斷續紫藤中。

御園賓館逢王冬齡

居停布被戀餘溫，窗外奇寒拂曉雲。正欲南歸動征鐸，紅樓西畔忽逢君。

唱《烏蘇裏船歌》

寂寂花時負好春，青氈雖舊未全貧。閑來一曲烏蘇里，暫是清江赫哲人。

重讀蘇曼殊《斷鴻零雁記》

又向袈裟檢淚痕，少年哀樂每因君。櫻花橋上瀟瀟雨，尺八悲簫不忍聞。

乙酉詩人蘭亭秋禊感賦

詩家況味在真淳，此事君其問水濱。座上青衫留社子，風神絕似永和人。

滕偉明詩十八首

客至

客從雪原至，乘酒夜談兵。一島昏無日，雙輪血有聲。漢軍圓陣向，胡騎挾風凌。
悔不隨飛將，空懷塞上情。

【註】一九六九年冬，有客自北疆歸談邊事，慨然有投筆之志。

過重慶四十一中

此地鍾靈秀，留連坐晚霞。芙蓉開蜀國，體態在王家。吉普紅蘋果，古城香雪花。
當年一回首，驚歎滿中華。

【註】王曉棠本金陵人，在重慶長大，為重慶四十一中學生。她在《野火春風鬥古城》片中同時飾金環與銀環，為吾輩當年心中偶像。吉普紅蘋果為《海鷹》片中鏡頭，江青至為嫉妒云。

北溫泉

乍去遮羞布，皮囊醜且皺。萬方人冷漠，一脈水溫存。誰解天公意，難為地母心。
湯池新出浴，嗟爾相如禪。

中英街

尋常舊巷陌，底事敬如神。一線華夷界，百年羞憤心。姑留恥辱柱，會有凱旋門。
丁丑駸駸至，舉家來認親。

【註】一九九三年，余至沙頭角中英街，見中英界樁立於街心，羞憤之情不能自己，遂沖口而出。

友人招飲未赴

高樓抬目望，郭外柳婆娑。招飲真癡絕，應差可奈何。休陳左氏傳，請赦右軍鵝。
若許閑乘月，丁丁拄杖過。

擬構神曲未果

不覺頭飛雪，神思驚八荒。流螢問虛室，響露滴秋塘。梁上狐成友，門前海欲桑。
至今無一字，何等大文章。

偶然

偶然斤斧赦，竹木已封山。忽見兒時馬，久違鄰女冠。芙蕖作花轎，瓦石扮華筵。
勿語招商策，餘心不耐煩。

老至二首

諸公論點鐵，老子不知云。趨下變風俗，望中成古今。奸商難語義，大吏是何心。羞與招搖過，宜乎南子嗔。

老疏油醋氣，兒女自營謀。酒對三都賦，燈明百宋樓。新疑魯壁出，重墮杞人憂。竹下留一席，抱琴相與遊。

斗室

君憐居斗室，我喜得勾欄。三步行天下，兩兒充百官。河東常怒吼，江左且偏安。些小興亡事，無勞雅士看。

【註】戲曲導演術語：“三步天下，四卒千軍。”能悟此理，方知舞臺調度。吾家恰合舊戲臺大小。

自持

賣文原不醜，家計自維持。病後方知老，客中纔有詩。時驚新鬼錄，數問故人醫。珍重秋光好，蒼蒼發一枝。

賴氏紅樓

凡從此門入，靡不戴鐐行。美酒連朝醉，妖姬百媚生。當其懷軟玉，已被笑堅城。可歎銛鉤側，鯉魴仍動情。

薩達姆就擒

國亡何所待，有死免奇羞。鳩酒時難致，靴刀奮一抽。潛沉終首鼠，覈棘合牽牛。遠遜隋煬帝，從容自撫頭。

登高

登高雲海湧，千古忽溝通。際遇真難測，浮沉自不同。後人怦動處，先哲大哀中。落日燃將盡，可憐心尚雄。

心兵

心兵氣未消，赤壁訪英豪。好獻風雲賦，來爭大小喬。登樓傷遠別，橫槊感驚濤。夢斷鼙聲裏，今生太寂寥。

回鄉書感

游子飄零久，回鄉感歲華。兒童今主簿，耆舊已埋沙。壁壞先師廟，門成賣酒家。堪憐夢中境，不剩一些些。

繞膝童孫在，方驚去日多。淚囊垂歲月，弓背負蹉跎。日晚霞猶熱，池平水不波。
難忘把手教，美酒屬相和。

囑兒

小命綿綿在，方知德不孤。為逃追悼會，早帶便埋鋤。留墨三生石，分蟲一卷書。
枕邊如置酒，仍用舊葫蘆。

王邦建詩詞十八首

登江西龍虎山觀景台

蒸騰龍虎氣，山勢欲摩空。一覽乾坤闊，壯心孰與同。

游武陵源

夾岸有人家，青山晨霧裏。桃花映日來，一片胭脂水。

題友人繪贈《水擊三千圖》

凌風一展翅，獨慕海天寬。水擊三千里，休同凡鳥看。

題友人繪贈《空山隱居圖》

塵勞欣已脫，獨隱空山裏。幽谷響清泉，時來一洗耳。

秋思

空有團圓月，美人天一方。蒹葭望不盡，白露已成霜。

遊王仙嶺

仙人何處尋，尋入空山裏。警效了無聞，松風來入耳。

白雲天際閑，澗水潺湲響。四顧寂無人，林花獨自賞。

京廣車中

風馳電掣似飛仙，忽覺舒徐路蜿蜒。一剎掀簾人盡望，夕陽沉醉萬山巔。

清明

晴煙漠漠草芊芊，處處飛揚白紙錢。竟日哭聲傳曠野，春風不到亂墳邊。

洞庭秋望

青山白水望蒼茫，片片槳聲催客觴。日暮秋風刮地起，雁聲明月滿瀟湘。

紅橋

紅橋隱隱雨中妍，漁父船頭抱甕眠。燕子輕經掠水去，被風吹入綠楊煙。

謁瀏陽譚嗣同故居

近代瀏陽大有名，當年正氣滿京城。只今猶下英雄淚，誰似詩人譚復生。

懷于右任先生

每濡大筆驚風雨，幾度詩成動鬼神。最是登高歌當哭，騷心直比古靈均。

南昌青雲譜次和世七絕韻

青青草色與天齊，雲樹蒼茫一望低。八大吟魂招不得，只從墓碣認前題。

入南嶺

纔行四五里，便覺入山深。峭壁參空起，懸崖墮地驚。林濤聞隱隱，山翠欲泠泠。
一道清溪水，源頭不可尋。

遊五臺山

一入清涼境，飄飄快若仙。松風生萬壑，法雨播千年。獨喜塵氛靜，全將俗慮蠲。
偉哉雲外寺，梵唄徹諸天。

重登郴州蘇仙嶺再步居園師見贈七律元玉

太息名山今又逢，長歌激越破晴空。車聲北去長縈耳，雲氣南來欲蕩胸。遠水流
經城郭外，行人盡在畫圖中。臨風多少飛揚意，放眼江山萬古同。

丁亥重陽與社友登霍山同賡小杜韻

九日登高逸興飛，塵氛漸遠市聲微。長河挾浪天邊去，大雁橫空塞外歸。快意從
風吹落帽，賡詩任我沐晴暉。勝遊豈作新亭泣，采得菊花香滿衣。

滿江紅·步稼軒暮春詞韻

萬里辭家，憑誰問，浪遊蹤跡。只自笑、書生意氣，始終猶一。報國空存鴻鵠志，
圖南未有鯤鵬力。更那堪，歌嘯倚危欄，消暇日。 中原路，連綿驛。望不盡，紛
如織。記舊時風雨，清明寒食。縱喜詩腸芒角在，朱顏但恐今非昔。悵東風，芳
草又平蕪，年年碧。

念奴嬌·登蒙丘步東坡赤壁韻

斜陽萬里，望不盡、滿眼神州風物。五嶺翻騰，雄心動，欲渡萬重絕壁。立馬遙天，橫戈海岸，巨浪紛如雪。男兒意氣，古今多少豪傑。不必往事千年，高歌慷慨，自有雄姿發。圯上英風應尚在，莫道灰飛煙滅。范蠡扁舟，東山詩酒，只許蒼蒼髮。憑誰論也，青天萬古明月。

蔡淑萍詞十六首

金縷曲·自疆返渝答友人

惆悵關山月。又依然、大江東去，濁波千疊。廿載風華如水逝，負了青春熱血。回首處、荒原飛雪。欲逐歸鴻尋舊夢，奈風吹舊夢如秋葉。恨此意，與誰說。

聽君金縷情猶熱。愧平生、辛酸都味，竟非英物。敢望好風舒羽翼，正怕人間縲紲。對夕照、瑩瑩蹀躞。欸乃一聲牽望眼，卻扁舟過處煙波闊。心魄動，淚盈睫。

臨江仙·感事（三首）

一夜東風芳信早，梅苞凍筍先知。春山雪解澗流淅。餘寒猶料峭，先發向陽枝。

百草千花期爛漫，暖陽為底遲遲。層霾鬣鬣費猜疑。無常雲更雨，惆悵憶年時。

青鳥頻傳腸斷句，背人珠淚空垂。瓊樓玉宇總迷離。風雲誰管領，鶯燕失群飛。

苦費思量終不解，此情寸寸成灰。夜長難寐有深悲。嫩紅吹落後，難起絮沾泥。

獨上高樓何意緒，無端已是鶉啼。雲遮霧障遠山迷。春光真易老，梅雨亂如絲。

江水濺濺流漸渺，東君心事誰知。一春幽夢總參差。愁腸憂瘴氣，瀝血不成詩。

【註】“一春幽夢總參差”，借用沈祖棻先生成句。

八聲甘州·冬夜

又一年逝水歎如斯，燈下漫銷凝。縱窗前月淡，瓶中梅好，無奈淒清。一個鐘兒小小，恨滴答聲聲，只管催人老，不管傷情。悵對素箋難寫，是如煙舊事，如夢生平。便而今細數，碌碌事何成。想佳人、猶依修竹，待何時、共賞萬山青。搴簾處、有孤桐影，伴我寒庭。

玉蝴蝶·登長城

撲面朔風寒峭，悄然倚堞，堞已凝霜。窘促南來，衣薄不敵秋涼。巨龍伏、蟠霄夭矯，層嶂疊、塞草迷茫。久相望，渺冥空闊，孤隼高翔。 彷徨。雄關百丈，堅城萬里，千載流光。撫石猶聞，孟姜啼斷戍人腸。憑誰問、血泥成紫，剩幾度、舊壘殘陽。固金湯，最需強本，豈在修牆。

臺城路·自渝乘機至烏魯木齊

鯤鵬乍舉沖天翼，遙山近岑無數。秦嶺如屏，黃河似帶，都是曾經行處。蒼茫萬緒。記三十年前，別親西去，斷雁驚弓，玉關霜重畏前路。而今又來故地，道明珠璀璨，詩國花吐。久倚舷窗，高原戈壁，乾渴堪憐如故。情懷漸苦。念堤決長江，墨雲猶怒。安得東風，挽西天化雨。

【註】1998年8月，余應邀參加在戈壁明珠新疆石河子市舉行的全國第十一屆中華詩詞研討會，時長江中下游暴雨成災，九江破堤。

木蘭花·哈巴河記遊（錄二）

哈巴河，額爾齊斯河支流也。哈巴，哈薩克語，落差大、水流急之意。河畔有城，曰哈巴河縣，玉才居焉。戊寅夏，余赴石河子詩會，先期北上訪友。君全家偕余至河壩白樺林，遊玩竟日，風光殊絕，至今縈懷。

哈巴河水何清澈。六月砭膚驚凜冽。舀來石上煮壺冰，茶釀奶甘香齒頰。 故入感我千山越。為我殷勤陳契闊。茶煙輕裊駐流雲，翠鳥飛來枝上歇。

哈巴河美童心溢。赤足臨流初沒膝。指間五彩灑珍珠，水底晶瑩尋白石。 忽驚影疾鷹翻翻。恨少片帆堪擊楫。綺霞漸染半江紅，搖漾長河銜落日。

鷓鴣天·弔上游水泥廠舊址

1958年秋，先父奉命創建該廠，旋以不肯浮誇而罹罪。

來覓當年舊廠房。枯茅敗壁剩淒涼。衛星亂放緣天意，直士無端作國殤。 深歎息，久徬徨。如煙舊事漫思量。傾家禍國荒唐史，腸斷心傷不忍忘。

浣溪沙·悼少年劉永（並序）

上游水泥廠創建之初，余隨父母借住農家。其家有子，名劉永，與余年相若，難耐飢餓，或偷食青苗，被生產隊眾人吊打，余親見一次，淒厲求饒之聲數十年不能忘卻。戊寅冬與重慶詩友萬氏重訪故地，房東家已不存，詢及鄰人，曰：死者死矣，

存者流散。再問劉永，曰：彼不改惡習，被眾人攆下嘉陵江溺死矣！余愕然久之：此其人世乎？此其人世乎！

卅載重來心倍酸。敗茅瑟瑟掩頽垣。忍聽鄰婦說當年。底事群氓人作獸，無端江水碧成殷。深悲巨憤淚洑瀾。

金縷曲·憑弔重慶沙坪壩公園文革墓群

滿目皆碑碣。正西風、蕭蕭過耳，乍驚毛髮。墓草離離埋土徑，寂寂蟲聲都絕。有幾點、殘花如雪。三十餘年風雨蝕，尚斑斑姓字標英烈。炮火裏，葬寒骨。

緣何生命輕拋撇。道當時、文攻武衛，誓堅如鐵。豈料神壇擎旗手，能造人間大孽。留恥辱、荒墳冷月。慘澹秋陽聞鬼語，但無言痛滴心頭血。敗壁外，勁歌迭。

壽樓春·哀鄰女

某鄰家女，職高畢業，向無工作，辛巳春節後九日，又招工應試不取，竟自縊而亡，年二十餘，遺一子，二三歲。

歡聲盈街衢。正迎春節下，人競歡愉。忽報東鄰玉殞，女兮何愚。魂魄渺，黃泉途。忍棄他、哀夫孤雛。料慘怛回眸，應傷白髮，腸斷淚都枯。知生計，長拮据。但辛勤料理，淡飯粗蔬。可耐青春拋擲，夢總成虛。如蟻死，徒唏噓。看滿城、豪車華居。願驚使君心，春陽一縷分得無。

回鄉吟二首

1987年春節，余曾回原籍川北農村，時已行包產到戶，鄉親們俱得溫飽，感而賦小令數首，記山鄉之變，抒欣然之情。2001年秋，余再返故鄉，適逢霪雨逾月，頗誤農時。少壯男女皆外出打工，家家耕種多為老人，小學校放農忙假已半月餘，雖一二年級小孩子亦然。復多感慨，詞以記實。

西 河

旬月雨。歸來不慣山路。泥深石滑復盤盤，引援失處。幾回夢到故村邊，卻驚荒僻如故。雨初歇，山裏霧。濕雲乍漏光縷。催收促種趁農時，正爭日暮。幾家蓑笠荷犁鋤，偏多衰翁頽嫗。早聞穀賤並重負。愧燈前、新具雞黍。父老一村重聚。感鄉情、往事宵深還訴。怕問來年還歸否。

【註】席間，有鄉長者歎曰，“等你下次回來，我們只怕都不在了。”聞之幾至泣下。

長亭怨慢

問何事、真關情處。記得家山，惠風初度。眼裏新苗，耳邊言笑，共誰語。筆端詞賦。祈父老、從今富。一十五年間，便夢裏、鄉情千縷。延佇。歎歸來半日，不是舊時心緒。艱難稼穡，怎忍盡、七旬翁媪。過學校、那有書聲，但蕭瑟、窗前風雨。愧懵懂年來，看慣昇平歌舞。

水龍吟·弔青白江彌牟鎮三國八陣圖遺址 2010.5.20

遺址為蜀漢丞相諸葛亮所布旱八陣圖（水八陣圖位於夔門），已列為成都市文物保護單位。現僅餘低矮土墩六個，兩行排列，上生稀疏竹木。據聞原有百數墩，為夯築，年代久遠，湮滅矣！

久聞三國遺存，驚看失落荒蕪裏。幾叢雜草，幾株竹木，幾堆泥壘。遙想當時，貔貅爭命，血流漫地。正雷鳴電掣，風呻雨泣，竟藏得、玄機幾。可歎英雄去後，縱漁樵、于今誰記。我來憑弔，深悲人命，曾經如蟻。小小寰球，迎眸充耳，炫威軍備。或一朝核戰，倩誰天上，下滂沱淚。

楊啟宇詩十九首

搬家

劉郎才氣復何如，梁父吟成陋室居。久視青雲如草芥，誰知白首作房奴。空桑三宿情難遣，流水十年跡已無。鄰里莫嗤家什少，打包猶有兩車書。

【註】舊居已住十年。

上山下鄉四十周年重返安縣插隊處

隙駒石火幻耶真，似綺年華委路塵。茅屋青燈餘悵惘，泥羹土飯憶艱辛。兒童盡道不相識，父老猶嗟未脫貧。震後川原蕭瑟裏，悲風寒日若為情。

李莊

禹王宮作讀書堂，濟濟冠裳匯李莊。耳畔弦歌猶仿佛，眼前巷陌只尋常。烽煙尚可延文脈，浩劫真堪哭大荒。我欲投詩問江水，江流無語對斜陽。

余生於自貢接官廳舊宅，三歲離此，重來已是五十八年後，樓閣依舊，人事全非，能無慨歎

墮地風煙六十年，故家喬木認從前。人經滄海橫流後，樓倚官亭野水邊。隔寺鐘聲傳遠近，新巢燕語聽呢喃。浮生草草渾如夢，夢裏辭鄉夢裏還。

大東海夜眺

水立雲垂氣象千，燃犀來照夜如磐。腥礁濁浪爭鱗介，貝闕珠宮舞佩環。大海波濤前度淺，蒼生涕淚幾時乾。鮫虬莫問人間事，我謫人間只百年。

三星堆

金烏神樹上摩天，銅像崢嶸失紀年。傳說蠶叢開蜀道，可能杜宇化春鵲。奇雲疑霧縈湔水，朗月疏星伴祭壇。我欲時空穿越去，浩茫往事問飛仙。

七夕

跨鶴驂鸞技本輕，仙家故事總無憑。麻姑滄海三回淺，王母銀河一例清。今夕鵲橋只今夕，他生鳳約待他生。世間多少癡兒女，乞巧猶勞織女星。

八月用五花韻[分押庚真文侵元五韻部]

劍氣珠光炫玉京，鳳巢今夕聚群真。投壺姹女終無奈，舉鼎黃姑首建勳。密訣書丹天雨粟，仙家揮塵石成金。開場更有陽巫戲，歌舞來招上國魂。

重慶通遠門城樓茗話

李巖城郭跡猶存，俯仰千秋一欠伸。聒耳江聲究何語，填胸秋感總無名。欲將今古蒼茫意，來訴魚龍寂寞心。拍遍欄干歌盡曲，天聾地啞更誰聽。

歲暮寄人

飄輪歲月走龍蛇，落魄書生鬢已華。昨夢彌天冰雪裏，一腔心事訴梅花。

歲云暮矣雪風寒，牢落情懷百不堪。思與佳人同攬轡，短衣長鋏太行山。

又歲暮寄人

抱膝自為梁父吟，肯同屠狗獵公卿。關河無事書生老，辜負娥眉慧眼青。

閒愁閒恨總無名，終古斜陽不勝情。我欲掣鯨南海去，月明鮫室看珠生。

陳寅恪墓上作

夕陽芳草古今愁，況值山頽海沸秋。萬籟無聲人獨立，彌天幽怨訴箜篌。

胡先驕墓上作

頽波難挽況頽心，滄海橫流直至今。最是雷鳴喧萬缶，淒涼誰會玉簫音。

感舊二首

千花百草沐春陽，霎眼飄飛六月霜。狼藉落紅隨逝水，楚天雲雨太荒唐。

錦瑟佳人理舊弦，當時凝睇為君彈。一聲河滿情何切，竟鎖深宮五十年。

重感舊二首

右禪雲鬢辭帝家，長門一出即天涯。當時溫語昭陽殿，誰信雷霆掃落花。

人間不合有情癡，撲火飛蛾淚盡時。十萬八千紅豆子，森森白骨鑄相思。

王玉祥詩十六首

文化打油（五首選三）

底事清淳一瞬消，千年詩國夢中遙。士林不乏九頭鳥，文苑誠多三腳貓。天下難尋龍爪字，攤前但賣狗皮膏。美芹獻曝皆光彩，掩卷燈邊倍寂寥。

孔方帥後盡荒唐，心事何人共浩茫。亦宦亦文全作主，不男不女正跳梁。憐貧慣見年頒米，炫富偏遭火噬襠。黑抵白看聊一噓，大巫果比小巫強。

漢唐泡沫口邊過，誰肯三墳五典磨。院校傳薪真義少，江湖走穴大師多。螢屏有媚頻飛眼，腹笥無文亂插科。孟浪侈談興國學，縱逢天地奈人何！

文化精英打油（五首選二）

慣見軒昂鬼畫符，熏心名利仗奔呼。上庠祭酒甘為賊，應信人間恥已無。

學術休論第幾流，身當名校更無憂。螢屏混個嘉賓座，信口開河風馬牛。

悼李汝倫先生（四首）

曾知二豎即還離，詎料斯人忽向西。地府未招先自挽，天條誰說不容疑。筆鋒但使能摧鬼，手力何妨弱縛雞。駕鶴遠行冬日暮，無緣病骨逐春期。

吟壇卅載仰耆英，一語能教四座驚。著大文章持正直，具真情性自空明。倉多碩鼠心長憤，野有哀鴻淚每零。昨夢燈前翁慨歎，神州何日見公平。

迢遙不礙憶程門，讜論番番語尚溫。莫道域中無國手，從知嶺表有詩魂。諸般偽

學方興霧，幾處真儒可植根。大道難行公遽去，黯然寒夜拭啼痕。

惟抱范公天下憂，滄溟一粟復何求。痛心農殖遭蠶食，怒目學林肆狗偷。刺腐筆揮三尺水，挽頹氣懾萬兜鍪。燕雲粵海存風骨，詩史長垂兩李侯。

【註】兩李侯者，公與李荒蕪先生也。

過天壇東裏憶荒蕪先生（四首）

半生閱歷漸沉埃，沒齒難忘紙壁齋。是大詩人終叱吒，歎真儒士卻淪埋。鼠身地獄知三畏，搦筆天壇動九垓①。回首當年常立雪，不堪重對此樓臺。

柳影當窗日欲斜，風前重聽舊昏鴉。青眸爽憚開丹府，絳帳溫馨伴綠茶。慣見平庸張有術，罕尋卓絕斂無華。翰林諸士多如鯽，悵望蒼茫思大家。

廿年承澤感諄諄，百札摩挲視最珍②。大筆傳詩天賜幸，新僑賞飯座生春③。難將點滴酬高厚，惟向空明憶笑顰。終惜熱河遊未得，竟留深憾到而今。

空讀中西萬卷書，何期壯歲作流徒。深山伐木筋將斷，凍地鑿渠汗欲枯。千古荒唐偏再現，滿腔鬱怒總須呼。先生去後壇雲寂，誰問當年鬥士廬。

【註】①荒蕪先生曾居天壇東里多年，且住一樓。余每往謁，或自窗外便見先生臨窗伏案，其讀書寫作之神態，至今歷歷如在眼前。後始遷居車公莊。②余珍藏先生多年間所賜手札近百封。③先生曾于崇文門附近之新僑飯店為余洗塵。

方成漫畫題詠（五首選三）

武大郎開店

可笑之餘更可哀，王倫根性此深埋。君看武記侏儒店，常在東西南北開。

面壁圖

識得禪宗初祖無，九年打坐一僧孤，于今六度多湮滅，幸有先生面壁圖。

彌勒

修得千年正果成，于今哪個好傳燈。盤膝袒腹悠然坐，笑看嘈噉雞鶩爭。

熊盛元詩詞十首

感遇二首

時衰竟安之，忽忽天地改。小狐首將濡，柔中詎可待。抱一居空山，靈芝隨心采。道沖而不盈，谿谷納江海。

幽篁坐終日，引吭自高歌。歌罷復長歎，偃蹇理則那。晞髮人已往，空香滿陽阿。小立潭影翠，薰風起微波。

讀沈宛君《茉莉花》詩感而賦此未能盡如原意也

香輕盈而雅淡，影要眇兮宜脩。借他山之靈種，植故國之高丘。采芳馨兮誰遺，佇冷落之街頭。對紛馳之緹騎，但重足而夷猶。已矣夫，九衢既不能偶語兮，盍起古之人以為儔。寄華年于錦瑟，忘蝴蝶與莊周。嚼冰團兮詩心熾，執慧劍兮膽氣遒。望廣寒兮漠漠，馳魂夢之悠悠。知河清兮可俟，共誠堅以抗流。漫書空以遣孤憤兮，簪霜鬢兮醉中倚檻豁吟眸。

【附】沈宜修《茉莉花》：“如許閒宵似廣寒，翠叢倒影浸冰團。梅花宜冷君宜熱，一樣香魂兩樣看。”

庚寅六月初六謁金谿象山先生墓

炎暑銷金石，不磨惟此心。沿溪徑高下，瘞恨草幽深。落照紅依樹，流雲翠滴襟。一元歸易簡，儒釋本同岑。

庚寅重九建昌登高次義山九日韻

一天愁釀九秋時，葭滿清潭菊滿墀。瘦影蒼蒼徒自倚，微香冉冉更誰思。霞烘落日籠秦殿，夢隔非煙怨楚薜。遙念高牆紅樹側，鬢霜應許月華窺。

崇州白塔寺謁果平法師次孔凡老廿年前贈隆蓮法師韻

秋水虛涵碧落清，塔尖簷角與雲平。談空說有經千卷，漱石拈花茗一觥。劫外初瞻青竹影，座中還憶白鷗盟。他年倘侍蓮臺側，不問靈山路幾程。

辛卯元日次牧齋韻

雪霽寒宵一歲除，春風不過子雲居。焚林競逐煢煢兔，漏網應憐噉噉魚。貞觀夢隨蒼昊老，沉哀句喚美人書。白頭蕭散青陽逼，空向巖阿覓舊廬。

與江右諸子弔文山即次其《泰和》詩韻

接天雲旆影幢幢，孤鶴歸飛詎肯降。千尺樟陰真得地，兩間英氣欲橫江。魂兮未返哀長劫，命也維新闡舊邦。山外鶉啼春漸老，血花紅映讀書窗。

清平樂·大明寺雙楠

盤根得地，澗底雙龍睡。怪道空山無鬼魅，亙古霜鋒長淬。蘚階騷魄深埋，千年我又重來。擷取神光歸去，故園珠孕靈胎。

南浦·梅湖踏青次玉田春水韻

春水碧痕輕，曠無垠，柳下舟橫昏曉。香隔舊時蹊，紅成陣、亭榭憑誰重掃。臨風坐久，雨中淒絕鶯聲小。終古荒寒空蓄恨，綠掩醉邊幽草。殘英斜插華顛，對清潭照影，塵緣驀了。螺簇黛煙籠，峰迢遞、聞說駟虬能到。雲天浩渺。夢迷玄圃憂心悄。休問梅仙垂釣處，湖畔濯纓人少。

王鰲堪詩詞十八首

清平樂·自題蘭石小幅

撫縑空嘆。魂斷靈溪岸。何事別懷來酒畔。枯樹石根曾見。淡痕描取孤芳。霜毫拖作愁長。不道終朝幽谷，為誰消盡餘香。

浣溪紗

已自孤懷嘆悔遲。尋常景物忍相媒。不成歡賞易成悲。無奈芳塵歸冷落，聽教淚眼惹淒迷。重來最怕憶當時。

蝶戀花

醉裡誰聞桐泣鳳。訴與嫠蟾，照見傷心慟。夜夜冰衾成獨擁。淒懷那更殘簫弄。纔覺前塵皆是夢。夢斷香銷，祇有愁堪共。解道餘生無盡痛。當時不合相思種。

浣溪紗·次野鶴長陵得句

況味神回塞上風。一腔心事與誰同。筵前怕對落花紅。老去思歸無量佛，過來始覺萬般空。廉纖細雨望天中。

踏莎行

嫩約纔盟，白頭曾誓。塵寰瞥眼都拋棄。祇消舊夢惹香衾，而今夢也成孤自。刻骨情緣，傷心文字。人天何處相思寄。黃泉但使有來生，茫茫那是重逢地。

水龍吟

曲闌彈損危絃，離鸞遠逝蓬山外。傷心九畹，雲催雨急，幽芳開壞。向日尋常，此時方覺，千金難買。悵焦桐韻杳，祇今贏得，恨如水，愁如海。始信魂歸不再。恁新情、一時都改。昏燈午夜，孤窗隻影，淒涼同在。入眼風塵，三生宿業，倩誰能解。奈前生蒙昧，今生緣了，結來生債。

鷓鴣天·七夕

夢外芳魂喚不回。年年今夕記相攜。人天遽別凝哀處，牛女重逢惹恨時。愁漫與，悔應遲。祇消淚鑄斷腸詞。此情獨向蒼茫寄，碧落黃泉但可期。

琵琶僊·題垂虹感舊圖

煙雨松陵，宛然是、數抹丹青誰畫。因念嗚咽歌簫，長橋舊行跡。都訴與、江波淡月，漫應許、此間重憶。入眼狂飆，驚天亂劫，空費吟筆。問何似、縑幅牽情，弄寒影、傷心到詞客。還恐霎時凝竚，起悲懷難抑。窗半掩、簾風坐久，倩綠杯、肯把愁滌。祇恁蛩答幽階，夜聲岑寂。

鷓鴣天·王震鐸先生為繪半夢填詞圖

誰寫煙沽到畫圖。幽窗弄影一燈孤。樽前冷笛拈殘韻，雨外歸鴻識故廬。湔舊夢，撫今吾。祇應化碧淚成珠。此生長在薈騰裡，拾得悲歡半葉無。

浣溪紗·庚寅中秋

恨海情帆未肯收。孤窗被酒坐叢愁。凋零心事不宜秋。無盡哀懷難託付，獨餘殘客尚淹留。可堪又對月當樓。

浣溪紗·鐵琴銅劍樓

漫許孤悰暫忘憂。南來隨分賦清游。鐵琴銅劍想風流。劫火驚心遺舊跡，江天過影話名樓。酒邊襟袵尚悠悠。

【註】樓在常熟古里鎮，為江南三大藏書名樓之一，舊跡僅存三之一。

前調·紅豆山莊遺址

紅豆山莊著意尋。頽垣猶鎖碧陰陰。百年塵劫況於今。幾許幽思情可托，無邊悵緒酒難任。歸來底事費沉吟。

【註】紅豆山莊為牧齋少年讀書處，久已毀於兵火，片瓦無存，唯紅豆樹猶在，四百年故物也。

前 調·破山寺與金水力夫高涼抱琴諸子茗坐清話

客裡閑蹤爪跡鈐。鳴蟬半晌聽松杉。桂香清茗且安恬。自古情緣難盡悟，百年人事不須參。憑誰為說空（讀去）心潭。

【註】置茶事於右偏殿前之方臺上，殊幽靜。臺前一池名空心，惜吾心慮不能空也。

臨江仙·答友人見贈

冷艷奇葩空惹恨，孤芳不渡庭隅。疏狂對酒漫憐渠。秋來鴻信杳，涼暖定何如。若許幽懷誰與訴，階前獨恁踟躕。晚雲幻碧易成朱。夢回香雪海，折取一枝無。

減蘭

奇葩異卉，醉眼尋來如隔世。爨演氈毼，畢竟腥唇也近朱。蜂狂蝶浪，鏡裡瓶花應無恙。謔語驚癡，卻憶深燈惹恨時。

自題蘭石小幅

九畹愁苗誰會得，幽香已絕無由覓。拚將描取百千縑，為恐來生不相識。

常熟弔錢柳墓二首

虞山吟屐值清秋，細雨輕陰話舊游。四百年來殘劫外，鄉人誰識絳雲樓。

風流百代足堪誇，際遇彷徨命也差。紅豆山莊何處是，秋寒獨弔夕陽斜。

劉夢芙詩詞十八首

陸放翁逝世八百周年，四川崇州市舉辦文化節紀念，與會後感賦四律

落落乾坤一丈夫，劍門策蹇客懷孤。難支大廈心徒壯，未復中原淚已枯。捫燭有人譏將略①，掛冠何日縮兵符。②英魂萬古雲霄在，雒誦遺篇夜起吾。

【註】①錢鍾書《談藝錄》未能知人論世，誚劍南詩“大言談兵”，以詩與放翁行實混為一事，惟憑臆測，割裂經史。余撰長文駁之。②放翁終生僅為幾任州官，長期被朝廷投閒置散，縱有韜略，曷嘗一用。

致君堯舜少陵心，千載迢遙道共任①。鸞鳳豈爭雞鶩食，山河長恨狄夷侵。堂堂氣節撐天地，燁燁詞章照古今。人世不堪塵劫晦，光明終是望儒林。

【註】①放翁《晨起》詩後半云：“萬世見唐堯，夔龍獲親陪。寥寥三千年，氣象挽可回。豈以七尺軀，顧受世俗哀。道在無不可，廊廟均蒿萊”。懷《禮記·禮運》大同理想，與老杜之心志共鳴。凡真正之儒家，無不為此目標努力救世，知行合一，在朝在野，其志不變。

天府初來古蜀州，前賢勝跡耐勾留。池名罨畫松風綠①，院隱慈雲竹影幽②。祭禮尚能陳俎豆③，歌詩幾見耀琳瑯。那容安樂忘憂患，匣劍龍吟百尺樓。

【註】①唐宋名園罨畫池尚存，放翁曾居池東怡齋。②放翁蜀州詩中有《慈雲院東閣小憩》。③十一月廿日上午，海內外詩人學者在崇州文廟前舉行祭陸大典。

百載居然夏媚夷，橫流滄海到何時。乞靈德賽儒書賤，起陸龍蛇國柄移。先哲早言誅暴紂①，後賢惟喜毀宣尼。啟蒙詎料翻成魅②，留得荒唐劫後悲。

【註】①孟子云“聞誅一夫矣，不聞弑君”；“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仇”，早有反專制思想。②“五四”激進者將帝王之罪歸於儒家文化，以西化救國，已伏“文革”之禍。今日儒學復興，猶有極力詆毀者，似若民主實施，中國即成治世。殊不悟本土無西方宗教精神與歷史根基，民主逾淮成枳而為民粹，恰為陰謀家利用，知識人士即遭暴民專政。啟蒙者奉西方自由、平等、民主、博愛為“普世價值”，自恃真理在手，不容質疑，一味獨斷，安有真民主、真科學？試讀胡適、陳獨秀、魯迅之文，疵謬百出。今日高談“啟蒙”者更不讀本國經史，見識淺隘偏執，以此資質欲行民主之政，無非爭位於朝，爭利於市，豈有德性可言哉！毀棄家珍，中國淪為西方文化之殖民地，形存而實亡矣。相關討論，參觀哈佛燕京學社編《啟蒙的反思》、《儒家傳統與啟蒙心態》、胡曉明編《讀經：啟蒙還是蒙昧》、范瑞平編《儒家社會與道德復興——與蔣慶對話》、蔣慶《政治儒學》、《儒學的時代價值》、陳來、甘陽主編《孔子與當代中國》、龔鵬程編《讀經有什麼用》諸書及陳明主編《原道》各期。

吳門與蜀派古琴演奏會，仿司空表聖《詩品》四言體以寫諸曲之意

一解（《石上流泉》、《高山流水》）

泠泠七絃，太古遺音。流泉漱石，明月在林。乍聽鶴語，忽化龍吟。峨峨山高，洋洋水深。相悅以解，異苔同岑。微絲裊空，淒入我心。神往千載，羲皇可尋。巖畔結屋，白雲彌襟。

二解（《漁樵問答》）

垂綸泛舟，伐柯以斧。子來山中，我臥江滸。煮我鱸羹，子攜鹿脯。載笑載言，縱談今古。漢蹶唐興，終歸黃土。如斯帝力，生民奚補。江上風清，山間月嫵。樂茲永歲，互為賓主。

三解（《鷗鷺忘機》、《平沙落雁》）

漠漠遠山，渺渺平湖。落日鎔金，晚霞抹硃。一葉輕舸，載酒數觚。忘機鷗鷺，來親我裾。汀洲沙白，蘆荻花疏。手招群雁，紛下雲衢。萬里長征，雨雪戒途。吾不汝擾，今夕安居。

四解（《梅花三弄》，琴簫合奏）

蕭條雪後，寂寞水濱。數枝忽放，天地皆春。詩客來訪，宜笑宜鬢。飛仙絕代，明月前身。玉龍乍奏，如泣如呻。和以綠綺，花落繽紛。羅浮夢幻，漢宮妝新。暗香縹緲，重晤故人。

五解（《陽關三疊》）

渭城朝雨，柳色青青。之子將別，酌以玉觥。陽關西出，風露宵征。黃沙漭漭，雪嶺縱橫。舊交弗睹，顧影伶俜。言念及此，愴然淚零。執子之手，相惜惺惺。莫辭再飲，休聽駝鈴。

六解（《釵頭鳳》、《沈園》）

男女演員歌放翁詩詞，極蒼涼幽咽。

綠波橋下，曾照驚鴻。桃花依舊，含笑春風。杖藜重到，鶴髮成翁。香銷夢斷，逝水匆匆。紅酥憶手，把酒情濃。玉人一別，倩影難逢。卷菴不死，魂魄可通。天荒地老，此恨無窮。

七解（《憶故人》）

渭水秋風，巴山夜雨。已絕音書，關河修阻。故人天末，萍蹤何處。行路維艱，況多豺虎。蕭齋寂寂，焦桐獨撫。冰絃三拂，心聲一縷。思之思之，徘徊凝佇。擷取芬馨，憑誰寄與。

八解（尾聲）

吳門高古，蜀派靈奇。松濤萬壑，花雨一溪。月出東海，雪映峨眉。神韻各異，素心自知。幽人獨往，仙子來時。相逢一笑，同采紫芝。琴貴修德，賞音者稀。銀箏錦瑟，庸庸所怡。簞食瓢飲，孰甘如飴。念茲淳風，邈不可追。朱絃疏越，若存若遺。味之不足，悠悠我思。

樂山大佛

孰揮郢匠斤，鑿巖竟成佛。一千數百載，世變閱飄忽。坐瞰青衣江，滔滔奔不竭。魚龍紛拜舞，鷗鷺親眉睫。耳孔雜草生，廣額霜痕抹。坦腹天地間，了不知涼熱。憶逢丙丁年，聖旨下金闕。紅兵焰囂張，橫掃到文物。儒書已摧燒，佛門當滅裂。赤魔結隊來，喧呶持斧鉞。睽此像巍巍，戟指怒吆喝。佛眼視若無，一任汝猖獗。蠻力不得施，瞠目徒結舌。彈指幾春秋，山崩祖龍歿。可憐呼萬歲，權杖遽拋撇。地獄永沉淪，何以施威烈。太息我蒼生，罹茲無量劫。未聞罪己詔，左氏有餘孽。神州棋局新，拜金幟高揭。守佛可生財，觀光宰遊客①。人欲正橫流，佛亦救不得。我來謁佛時，崖邊初落葉。蕭條觀佛容，萬感凝一瞥。佛倚凌雲峰，松竹青鬱鬱。上有東坡樓，遺像祀高潔。仙靈到夜深，與佛談宜悅。猿鶴聆妙音，江波蕩明月。吁嗟世弗聞，暴猶崇紂桀。奉佛祇虛名，聖道更衰歇。前路瞻茫茫，歲寒風釀雪。

【註】①乘船江上望佛，每人需交百數十元。

觀金頂十方佛雕像

寶光炫碧霄，巨佛俯群嶂。一身幻十顛，四方皆面向。滿月飾容顏，慈雲鏤模樣。端坐擁蓮花，長牙垂白象。眾生共焚香，梵唄發清唱。我讀聖賢書，未隨人倚傍。負手視巍峨，臨風感悲愴。兆民貢脂膏，鑄此黃金相。曠世駭奇觀，鬼斧施大匠。佛法號無邊，乾坤說開創。奈何塵世間，苦海波猶漲。率獸多食人，古德盡淪喪。群魔正披猖，竟與韋馱抗。佛有大神通，奚忍黔黎葬。既云苦修持，曷愛珠寶貺。問佛默不言，毋怪昌黎謗。吾儒甘淡泊，力行疾虛妄。佛心逾鐵冷，安用乞靈爽。絕頂灑斜陽，金身耀霞絳。拜佛人未休，我獨吟狂放。懸崖且舒眺，萬壑雲濤壯。雪峰互西極，一洗胸次曠。嘯起玉龍飛，山河除霧障。

崇州白塔寺謁果平女法師

遙指萬峰間，千年藏古寺。皎皎立浮圖，夜光騰舍利。人稱比丘尼，少小稟奇慧。清修不染塵，佛法得三昧。聯翩詩客來，斯地瞻祥瑞。山色撲眉蒼，湖波蕩襟翠。昨登大峨巔，目眩金銀氣。今日朝此山，頓覺滌凡穢。師出禮眾賓，煮茗芬如桂。清談聆娓娓，卓識心殊佩。世正逐浮華，沙門亦多弊。廟貌飾堂皇，經義嗟茫晦。空懸戒律嚴，五毒雜肝肺。幾曾度眾生，豈脫輪回累。惟師冰玉質，蓮座承慈誨①。妙悟笑拈花，宗風持不墜。博學涉嫻嫻，深造歷年歲②。筆端瀉玄言，字字珠璣綴。詩教重溫良，儒佛源頭會。南華秋水篇，更知味外味③。幽林宜駐錫，指麾興百廢。樓閣換新顏，園蔬種甘脆。慧果證菩提，淨土祛邪祟。高名揚海外，說法馭鸞轡④。頑石皆點頭，喚醒蛟鼉睡。拜佛貴求真，我亦隨儕輩。列席聽移

時，霜鐘聲發聵。復聞大悲心，風雅憂凋瘵。願施龍象力，闢地樹旌旆。講席待宏開，精舍先為備。戾止望諸君，空山藝蘭蕙⑤。歡愉齊合十，何幸蒙普惠。釋迦與宣聖，大道原不悖。詩起百年衰，任重路迢遞。匹夫當有責，秉志在弘毅。頂禮爇瓣香，揖別催車騎。回首即天涯，塔影矗雲際。

【註】①受教於隆蓮法師。隆蓮亦為著名詩人，曾與吾師孔凡章先生唱和。②曾就讀於四川尼眾佛學院，併入四川大學進修，又入康定塔公寺從多吉札西活佛習密宗。③著散文集《碧落秋水》，書中多引中外詩歌及孔子、莊子語，深含儒佛道三教哲理。④多次應新加坡居士林之請，前往講經。⑤擬在後山劃地十餘畝，出資興建詩詞學院，為持社作詩教基地。

買陂塘

十餘年前居山中，香江李國明兄曾為我繪《冷翠軒擷笛填詞圖》，藏未面世。近讀鰲堪新河諸家題圖之作，因成一闕乞正

記門前、一灣流水，青羅如帶長繞。松篁影密遮窗翠，風起龍蛇夭矯。廬小小。愛插架、縹緗坐擁薰芸草。苔痕不掃。任開落梅花，渾忘甲子，幽境幾人到。閒情賦，偶寄予懷渺渺。伊誰含睇宜笑。文狸赤豹從山鬼，紫玉橫吹雲表。心漸老。自別卻家園，日被紅塵惱。樓無七寶。幻數朵煙霞，霓裳飄去，留得夢邊稿。

【註】《楚辭·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昔時讀之流連魂夢，至今仍無限低徊也。

摸魚兒·新河繪《吳江垂虹橋感舊圖》囑題

漾湖光、斷虹千尺，悲歡多少曾繫。玉簫吹過松陵路，低唱最宜雙髻①。情永累。悵倩女、明珠佩冷芳魂逝②。臨風遙祭。痛詞客飄零，孤篷凍雨，一夕竟辭世③。游仙夢，總是難圓易碎，瑤臺惟幻空際。橋邊祇剩絲絲柳，搖落當年寒翠。誰可繪。怕彩筆描時，不盡淒涼味。魏郎倚醉。寫萬古秋心，鷗波浩渺，長灑美人淚④。

【註】①用白石詩意。②吳江少女見葉元禮過垂虹橋，思慕而死，朱竹垞作《高陽臺》詞紀其事，“悵明珠佩冷，紫玉煙沉”，哀豔之至。③蔣鹿潭晚歲困苦，冬夜泊舟橋下，因姬人黃婉君不安於室，仰藥卒於舟中，乃千古寒士之悲，婉君亦以死殉焉。周夢莊《蔣鹿潭年譜》（載《水雲樓詞疏證》）考其事甚詳。④新河乃多情種子，廣結情緣，《秋扇詞》中皆佳麗之影。今作此圖，橋似美人臥波不起，筆端宜有淚也。

琵琶仙·為新河題《垂虹橋感舊圖》，因憶蔣鹿潭事，詞以哀之。依《水雲樓詞》同調四聲

雲暗荒江，想曾有、夜雪孤吟詞客。腸斷哀角清商，兵戈遍南北。歸路阻、家山夢邈，怕風緊、打窗蕭瑟。蹙損蛾眉，心期變昨，難共頭白。尚依舊、秋色垂虹，望湖水湖煙鏡空碧。回首百年前事，與流光無跡。塵世裏、珠歌翠舞，聽玉樓、縹緲吹笛。悄奠幽魄寒泉，問誰同泣。

【註】鹿潭詞：“怕垂老心期漸非昨。彈指十年幽恨，損蕭娘眉萼。”

陳仁德詩詞十八首

廈門海濱遠望

同室操戈事可傷，抹乾血淚說炎黃。欲將微木填東海，長峽波濤只渺茫。

廈門海上夜游

連天燈火映波光，水上風生夜漸涼。宴罷船頭歌舞起，倚欄人在海中央。

夜宿鼓浪嶼

天水茫茫一望遙，榕陰深處酒旗飄。沙灘踏浪歸來晚，夜不關門聽海潮。

口琴吟

渝州燈火燦，時近元宵節。街市歸來遲，高樓虛夜月。輾轉竟難眠，起搜老書篋。一物如脫穎，玲瓏而光潔。認是舊口琴，卅年久離別。撮口試一吹，發聲仍激越。驚喜把玩之，徘徊中腸熱。因憶少年時，父愛何切切。家貧無長物，口琴聊以悅。授我吹奏法，呼吸妙用舌。辭家插隊去，此物亦相挈。荒嶺日遲遲，孤村影子子。乘興時一弄，不管劫火烈。鏗鏘復鏗鏘，聲如金石裂。村女為起舞，健兒為擊節。而或醉一觴，而或歌三疊。此中有真趣，妙處難言說。日月匆匆過，忽焉頭飛雪。老父隔黃泉，思之悲欲絕。浮生夢境中，天地同虛設。逝者如斯夫，子在川上曰。回頭望長街，寂寂燈明滅。

憶昔

憶昔少年時，終歲愁衣食。果腹一何難，節儉到顆粒。窮骨已伶仃，況乃血統黑。屈辱如影隨，憂患皆遍歷。所幸一家親，風雨共朝夕。雖云歲月艱，闔家有喜色。阿父弄長簫，如訴復如泣。阿母時一歌，悠悠吐胸臆。餘韻繞屋樑，溫馨生蓬壁。

暫忘天地間，滔滔正博弈。此中有至情，他人恐未必。百年指一彈，光陰去無跡。吾父歸道山，吾亦老境逼。中夜憶當年，能不起歎息。

庚寅人日和陳寅恪庚寅人日韻

又見春風綻百花，無端辜負好年華。孤吟此際渾如醉，久客他鄉即是家。笑我今生空自許，問君何事漫相嗟。卻看門外長江水，萬里奔流豈有涯。

宿北溫泉二首

雲開深峽近，煙渺大江橫。古寺無人過，荒園有鳥鳴。幾叢春草綠，一縷晚風清。且喜塵囂遠，高歌自在行。

疏林斜月淡，野徑夕煙輕。青石和衣臥，黃瓜帶露烹。入窗皆樹色，徹夜只蟲聲。此際宜酣睡，夢回已五更。

諸子遊樂山凌雲寺

坡仙題詠處，遙望翠微中。古寺煙籠樹，荒江浪拍空。重逢宜把酒，相看半成翁。歸去斜陽暮，街燈觸目紅。

陸游逝世八百周年應邀赴崇州參加海內外詩人共祭大典敬同放翁夏日湖上原韻 (三首選二)

再和放翁韻

杯酒何曾可解愁，救時無計且盟鷗。滿川風雨天將暮，一片蕭森氣轉秋。日月匆忙催客老，河山破碎待誰收。提刀獨立城樓上，北望中原五十州。

三疊放翁韻

矮紙斜行漫寫愁，倚欄鎮日伴閑鷗。一離南鄭長縈夢，獨上東湖易感秋。鐵馬冰河惟自勵，殘山剩水問誰收。可憐歌舞錢塘夜，已把杭州作汴州。

【附】陸遊《夏日湖上》：“烏帽筇枝散客愁，不妨胥史雜沙鷗。迎風枕簟平欺暑，近水簾櫳探借秋。茶灶遠從林下見，釣筒常向月中收。江湖四十餘年夢，豈信人間有蜀州。”

冬至前二日為余結束知青生涯轉赴拔山謀生三十八周年，老父凌晨相送情景猶歷歷在目，而吾已老境相逼也，夜半倚枕賦此

猶記霜寒歲暮天，沉沉曉月樹籠煙。恰逢少壯偏多難，拜別庭闈絕可憐。往世今生都是幻，每年此夜不能眠。驚看白髮催人老，一觸前塵一惘然。

南昌旅次逢西曆除夜，蒙盛元曉華宴請，江右詩社諸子作陪，仰齋老翁以“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分韻得鶩字

客行南昌道，天寒朔風怒。滕王閣下過，煙水滿江渚。悵望家山遙，匆匆歲云暮。江右有故人，萍水偶相聚。除夜燈火明，金樽再三舉。酒酣復高歌，萬感紛無緒。或憂國運艱，神廟走碩鼠。或歎逝者斯，俯仰成今古。又復話文壇，傷心王勃序。百年文氣衰，秦火猛於虎。舉世喜諛辭，誰運郢人斧。不覺夜已闌，月落贛江渡。明朝揮手別，去去如孤鶩。

喜英兄贈詩賀余六旬將至，敬同原韻

人海沉浮感浩茫，曾經雨雪復風霜。肯因世亂銷文膽，想必天生是俠腸。猶記前朝餘血淚，要留老眼看滄桑。聖賢道義篇章在，信有光芒萬丈長。

踏莎行·與梁上泉萬龍生陸大獻等游萬盛九鍋箐（二首）

霧繞青峰，霜凝碧樹，風光猶在林深處。蒼崖隱隱暫停車，白雲已掩來時路。夜氣初生，流鶯暗度，此間俯仰皆成趣。安能拂袖絕塵囂，舉家來共山靈住。

磴道風清，沙溪石潤。隔山倏忽雲成陣。連宵細雨又初冬，枝頭露重輕寒嫩。好景難名，奇花莫認。危崖直上高千仞。幽深疑是古桃源，峰迴路轉憑誰問。

臨江仙·咸豐坪壩營四洞峽

天地何時開此景，入眸儘是奇觀。暗河長峽破青山。雜花生野樹，飛瀑落深潭。仰望高天惟一線，斷崖懸棧回環。雲中滴露覺衣寒。霜橋人跡渺，石徑鳥聲還。

浣溪沙·泛舟阿蓬江

深峽危崖處處奇。蒼藤古木子規啼。雲遮霧繞總迷離。兩岸山青如翡翠，一江水碧似玻璃。清風緩緩畫船移。

段曉華詩詞十四首

庚寅立秋大熱不退用義山涼思韻

方物予何幸，焦鶉寄一枝。逍遙淫雨外，蜷局燒雲時。駕反途猶遠，秋蘇病已遲。夢夢視天末，怕與杞人知。

華林山中夜坐一首當簡

今夜耿難寐，百蟲鳴澗阿。石邊留影瘦，袂底得秋多。攀月心如洗，無風涼自波。默然稱具足，之子意云何。

黑風

鸛之鵠之尚未巢，日將墜兮其色凋。倏來巨擘掉乾軸，撕破天幕移六鼇。黑氣久伏太陰底，急旋熱浪蹕然起。霾雲狂走誰揮鞭？白羊青羊紛紛墜海水。百煉千沸石正脆，乍變碎土與殘鐵。飛沙射雹谷壑平，枉費媧神柔指血。雨不行，雷無作，蹙蹙莫辨南與北。亦有墜戶蜷在床，聽渠刮耳意空結。癡龍怪蟄喘未蘇，泠泠孤月掛山嶠。回首枕席如出夢，斷枝卻立警夜烏。側腦睥睨久不語，礫然一聲劃空去。

【註】《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童謠有之曰，鸛之鵠之，公出辱之。”後以為災禍將臨之兆。

大明寺雙楠歌

岩並岩，楠兮楠。云為巨木不見皴皮之朽裂，云為化石猶驚披髮青鬢鬢。山精水魅一呼吸，或霰或雨或煙嵐。指麾萬牛挽不動，嗟爾天地老難堪。幾回壞金殿，幾回空石龕，獨此紅旛紫蘚掛襪衫。俯矚人寰絕悲喜，高寒惟共天邊蟾。千年劫風浩彌彌，偶然結籽鳥不銜。香涎沃根土，疑有神龍潛。敲殘魚板無人會，夜深搖影落空潭。噫吁嚱，嶮更嶮，楠兮楠。

【註】大明寺：位於川西崇州市三郎鎮化成山，始建於隋大業初年。雙楠並立於山門內，樹齡約千五百年。陸游《化成院》詩云：“孤塔插空起，雙楠當夏寒。”戊子大地震，殿宇毀圮，杳無香火，雙楠岿然，是為奇蹟。

神龜峽

天骨不受染，有美居深谷。刺舟破玉行，高崖瀉一綠。靈龜難見首，盡日繞其足。空翠時過雨，鳳尾刷新沐。懸罈蘭無土，叩舷珠滿掬。水墨無數卷，恨不逐葉讀。樞衣踏卵石，涉灘探林曲。但隨背柴人，知有棧可宿。

九月十日

噪噪弦歌亂似巫，凋年語業竟何圖。從渠訕笑人之患，兀自簞瓢回也愚。古井波中蹲懶鮒，秋風稷下走生駒。可憐無限滄溟水，聽得長鵬尾畢逋。

【註】《易》井卦：“井谷射鮒。”疏云：“子夏傳曰，井下蝦蟆呼為鮒魚也。”

庚寅除夕送歲二首

荒荒短日下江城，紅點迎年祈福燈。鐘杵一聲方寂滅，煙花滿地愈朦騰。羌無蝶翅窗前叩，差喜詩心雪後澄。殘孽餘寒犯春起，東風不信百無能。

浮生泰半似猜枚，風雨前途晚莫催。夢裏耽遊償悱惻，年來邀醉厭喧豗。深居人海了無觸，久失羚羊安可追？隔歲砉然鐘又遠，毫尖新試錦灰堆。

窈窕

窈窕秋星不可言，紫蘿藤下憶西園。風懷已自波間逝，夢影何堪空際騫。漫向雙肩拈短髮，恍如一瞬醉奇磨。依稀別後頻回首，流火街燈照夜喧。

浪淘沙？幾二十年不見梧桐，小園綠化新種一株

佇雨更招風，誰種青桐。略分碎語入簾櫳。結籽離離殘照裏，不是花紅。闊葉漸飛空，此夜無鴻。秋深相慰剩渠儂。可可一痕清瘦影，寫上牆東。

蝶戀花 中秋

漲海西風弦撥碎，觸手炎涼，滿把秋來味。星斗無聲天已睡，仙波縹緲空明裏。譜罷秋歌無一字，玉杵成針，老桂懸枯蕊。不耐思量中夜起，光飛纖雪沾衣袂。

鷓鴣天 和啟字兄游仙詞

曉夢何人索錦囊，袖中珍重舊時香。三千弱水浮舟遠，一點酸心回味長。鯨噀雨，海生桑，春風自許比花狂。焚珠已滅銷魂字，猶印西樓月淡黃。

南浦 梅湖春雨

湖上綠生煙，漾輕陰、似有還無莎甸。沾髻綴衣時，迷濛甚，濕了窺波春眼。何須傘蓋，風來一陣飛花亂。啼煞嬌鶯無客履，是處瘞香泥軟。閒看孤鶻成鳧，過山根又隱，沙平潏潏。凝立待誰來，搖芳潤，新柳淚垂珠串。牽情窈窕，教人錯認分襟岸。聞道提籃尋藥處，仙塢隔如天遠。

【註】西漢末，梅福隱居於豫章城郊之南（今八大山人青雲譜處），其垂釣處稱為梅湖。

水調歌頭 白鹿洞書院感懷

頑石枕流處，寂響破空來。一桁翠掩深館，門向峭岩開。夜坐虬髯松檜，日課禽言答對，落落出群才。寬袖未留影，拂淨碣邊埃。 曠經地，剝蘚字，首重回。火傳薪盡，難道付與野雲堆。萬卷深秋之際，五老平肩而外，俯仰不勝哀。歌罷招神鹿，吹葉下荒臺。

王燕詩詞十六首

戊子端陽祭

戊子端陽祭，江聲實可哀。此中知有恨，長逐夜潮來。楚些徒相挽，皇天障未開。不堪聞唼喋，獨與月徘徊。

次韻答登成

諸天渾未合，屬望世何如。日月循常在，炎涼代序疏。商聲浮簟枕，暮靄下庭除。薄有瀟瀟意，知逢夜雨初。

春日偶成寄贈幻廬

高歌取醉盡餘歡，辱在泥塗久亦安。先自有怀心尚遠，本來無物性何湍。淋漓藻翰饒清趣，飄渺云鴻舉大觀。蚕績蟹匡知勿用，几曾登望涕洟瀾。

西溪泛舟

捩柁猶夷竹影寒，曉風疏雨濕衣單。老梅破蕊還相狎，孤鷺斜飛不劇乾。廓落古今長逝水，顛顛日月小跳丸。偶來湖上題詩客，徑下西溪十里灣。

戲題七八連夕

九重蛛網巧開張，一夕喧闐鳥鵲忙。砑火雲知是夏，郁蒸炎景盛于唐。殊方剩有山河壯，下國惟餘草木芳。何日揮金買滄海，生民更在水中央。

過瀘定橋赴康定城夜宴是時氣溫陡降余唯短袖體恤

漫說興亡繫此橋，斷雲殘照晚來潮。崢嶸往事嗟何及，絡繹遊人喜見招。信有山川長浩蕩，豈堪風物久蕭條。丹巴廣袖閑歌舞，不耐餘寒是此宵。

西川感事

朝霞映雪報晴明，逐水輕車自在行。貢嘎巍峨千古潔，犛牛輾轉一時清。蠻荒此日民猶善，僻地從來路不平。聖代靖端多武略，只今誰復憶文成。

贈林楷

一向虬藤黑莽蒼，因知翰墨久琳琅。丹青至老人無老，才調流香句自香。風雨經心成氣象，煙雲入手作玄黃。從今只讀長沙帖，盡棄宣和閣本藏。

題影珠書屋詩集

何事鈞天廣樂聲，一時都向耳邊傾。大盈夢筆鋪陳處，不攬虛舟自在橫。玉版琳球添個個，霜絲雪鬢去莖莖。弁陽學士朱弦客，迨與周郎混姓名。

玉湖

峰巒銜月掩長庚，更折銀河瀉一泓。我欲扁舟同載酒，天光雲影畫中行。

題寶雲香

鳳餅龍團窈窕娘，春風自入寶雲香。單叢普洱空饒色，一盞清氛性味長。

題新河松陵夜月圖

為有低聲一曲長，松陵十里自遺芳。照人依舊當時月，任是聞風也斷腸。

蜀遊致啓宇兄

別有春回物候榮，一番風信錦官城。梨花著雨海棠落，知在鶯啼第幾聲。

鷓鴣天 己丑重陽後游黃山

爭長瓊萼色已殷，儻然松石晚方閒。三山白日都依盡，奈此黃花更折殘。攜柳
歷，撫栢棧，老懷無緒筆頭安。從教世路徧斑幻，但惜躋攀嶇嶮難。

鷓鴣天 四川陸游文化節

儀仗森森鼓樂喧，崇州為詡太平年。雞豚留客詩家幸，草木逢時露雨繁。將食
粥，致神仙。門風端賴子孫賢。何須更話興亡事，獨吊遺蹤一泫然。

哨遍 拉雜《莊子》效稼軒“池上主人”體

魚喚作鯢，鯢化為鵬，鵬翼垂千里。搏扶搖，沒入青雲裏。御長風，知向南徙。
天地間，如斯更能有幾。乃今負大也無力。望蒼莽之餐，榆枋控地，得即沾沾自
喜。野馬塵埃以息相吹。以是所非而非所是。經世無聞，所用非才，與物相靡。
噫，大道無常，因非因是有誰知。賢聖皆已矣，唯其造化堪師。奈赤日沉山，白
駒過隙，自將行進總如馳。能對酒當歌，夜歡朝泣，春秋今古相繼。笑區區以指
以非指。以馬喻非非馬非指。等行藏，物事一理。今吾喪我，往矣役役莫如歸。
蒼焉吹萬殊同，象彼形此，茶然何至。知賢聖存外而疑，效聖賢論而不議。

龔鵬程十八首

都城

尋常歌舞自繽紛，夜暖秦淮散酒焄。歸計望門爭綠卡，生涯割臂寵紅裙。九州風雨真堪寐，盛世華年可暫醺。日暮獨來城郭外，海天無語但秋雲。

逸塵過訪，詩以贈之

檢點年華孤照在，聲詩與子論奇瑰。蹤高氣合延津劍，境僻紋滋藥院苔。自喜清狂成久客，莫教怙悵負新醅。相逢酩酊春風裏，遙有飛濤入眼來。

春夜懷錦松

閉門聽雨坐宵分，苦憶詩家鄭廣文。短褐不愁人錯認，奇懷但使夜知聞。連晨泥飲當時慣，甕醋危吟此夕醺。林樾春深風色美，庭花儻亦見紛紛。

甲子春中與文進少白及志明夫婦衝雨渡江，赴八里食筍聽濤而返。久無此狂，輒復記之

江山誠多故，觸目仍古歡。我客龜山隅，又來海之端。舉頭不見月，衝雨舊時灘。渡者今安往，我自衣裳單。車行過八里，八里亦春寒。鄉蔬與竹筍，遠容易爲餐。別茲四五載，今始酬肺肝。山色人間外，螢燒夜雨看。更欲涉滄渤，獨夜想濤瀾。少年顛狂事，縱放一何難。我輩雖寂寞，握手天地寬。

題汪仁玠詩稿

詩卷相親舊水痕，摩挲差信默能存。漸迷好夢燈分睡，不盡春聲雨打門。有酒有花堪送懶，一書一劍敢爲尊。元龍我亦常高臥，隨處生涯莫與論。

壬申春暮，宿鐻力阿，呈李子弋師

銷盡塵緣宿夢空，談玄說鬼夜風中。浮生初見無生法，出世方爲警世鐘。鐻力漸隨花滿寺，人心迴向海之東。一收魍魎還天乙，大雨鳴廊壽李公。

雨中遊青城山

飄渺青城峰，要與元氣侔。世人苦不識，但相誇其幽。或云五洞天，謬使山蒙羞。所以山有待，待我今來遊。小雨舒山肺，雲霧湍飛流。示我以真面，語我小勾留：“人世茫茫不可恃，況彼江湖多恩仇。何若五嶽丈人軒轅氏，於此逍遙幾千秋。層巒積翠堆蒼玉，憑虛集靈起高樓。仙人樓居重十二，玉城青青誰能儔。”我亦知此意，惜哉吾有求。不求道悟不封侯，不求丹竈養黑頭。坐觀暮色森然至，輒覺天地恨悠悠。故今欲渡滄溟去，橫絕九宇散吾憂。長愁銷儻盡，再拜青城乞天麻。

懷抱

但知懷抱存天地，豈就衽席肆甲兵。我自沈吟空色相，要書奇字問蒼冥。

夜夢

小樓微雨夜生風，夢入雲庭十二重。雲裏無人吹鐵笛，神仙攜酒在花叢。

中年

漸拋哀樂近中年，新耐初嘗便是仙。過駟誰能追隙影，流萍終要樂其天。干戈不到淵明室，神秘忽開關尹前。今日有人耽退廢，風華何必說三千。

客中聞周安托謝世

我故未飲酒，何以有憂端。冰雪塞天地，吾愁入肺肝。安托忽云逝，城中方暮寒。舊遊猶在眼，竟作古人看。憶昔肆杯盞，追陪歌汗漫。詩酒結豪宕，慷慨有餘歡。又嘗校經典，秘戲圖大觀。或考劍俠傳，奇書待雕刊。乃茲如煙盡，遺音不可彈。遙念英雄夢，嗟哉行路難（安托為詩人、為俠客，嘗出版經典叢刊及秘戲圖大觀等，又有遺稿武俠小說無情天地等待刊。己卯仲春，余於北京瀋陽旅次，大雪紛飛中，忽得噩耗，謂酒後一暝而亡，為之震悼不已）。

不眠，戊寅秋作

山圍海霧夜昏昏，有客不眠靜閉門。看劍銜杯增感慨，因緣畫夢自溫存。年來羈旅成飛絮，是處生涯俱酒痕。入世無情堪送老，此間何事苦銷魂。

病酒作

囂然昨夜酒旗張，斬將搴旗濫進觴。白墮由來傾俠士，黃湯獨許漬肝腸。託言時世堪泥飲，偶到麴鄉便作狂。殆矣先生今日病，書齋偏愛水仙香。

舊嘗赴眉州拜三蘇祠，己丑歲暮敬和松齋先生謁東坡墓韻

當年雪意深，入蜀致吾心。藹藹眉州道，悠悠古國琛。以其沉鬱感，會此慨慷吟。氣類知聯屬，文章肅穆深。

題四川民歌詩意畫選

楚艷漢謠歌兼舞，長行短引為樂府。勞人怨婦訴相思，辛苦酸甜漫聲吐。吐音天然珠走盤，忽而颯舉若飛羽。山水酬答歌永言，情辭綢繆出肺腑。其源彷彿六朝曲，傳唱眉州巴渝浦。聲調復如蜜與楊，更勝江南催花鼓。我來聽之真忘倦，應節足蹈手拍拊。遙想娉婷膩所歡，若有見兮在江滸。

偶賦三首

不才能說劍，當世已無龍。彈鋏歸去者，滄海釣漁翁。

夢有無邊路，心從酒後寬。浮生當適志，鷹雀莫相干。

蘭蕙滋馨逸，豈為樵者傳。小夫悲行路，苦說范叔寒。

景蜀慧詩詞二十首

偶憶二首

當年曾亦著戎衣，歲月駸駸夢已稀。劍外韶光催逝水，梁州營火暗斜暉。鄉關渺渺雲山隔，羌管悠悠雨雪霏。回首碧峰煙四合，寒鴉萬點向巢飛。

漢水秦山舊帝基，西風日冷照營旗。寒宵清角驚殘夢，月夜飛霜馳健兒。年少不知傷別賦，青春只唱木蘭辭。時光唯見芳菲盡，折遍江梅白雪枝。

獨尋

獨尋幽境遠緇塵，濯足清溪憩我身。激澹寒泉苔石靜，繽紛落蕊草煙新。浮雲世上人多醉，明月松間影自親。踽踽不辭津渡渺，子規啼處暮山春。

清秋二首

無言佇望對清秋，潦水蒼蒼正亂流。入世堪傷珠玉毀，讀書羞作稻粱謀。但揮名士千觴酒，莫築元龍百尺樓。孤鳥寒雲歸翮渺，西風簾幕月如鉤。

群鴉向晚噪空林，園柳蕭條雨暗侵。往事如煙悲遠路，文章成土剩孤襟。黃花有夢香還冷，白日無情秋漸深。欲醉籬邊陶令酒，盤桓誰與共松陰。

無題二首效李義山體

帝子深宮禁漏長，承恩綵女鬥新妝。已垂珠箔朝王母，爭說蓮花似六郎。滿目綺羅空豔絕，十洲仙島久微茫。只憐江令春風筆，獨弔荒陵月色黃。

底事春殘恨未銷，天涯芳樹望中遙。冤禽填海迷歸路，王子吹笙杳赤霄。哀郢空垂遷客淚，傾城競效楚宮腰。漢濱無女遺環佩，玄圃高丘兩寂寥。

甲戌除夜遣懷

往事頻驚入夢來，韶華過眼更生哀。春深碧樹群鶯亂，露冷芸窗幾雁回。世味年餘傷淡薄，琴音夜半起徘徊。道微千載江湖遠，尊酒殘燈對落梅。

哭恩師繆彥威先生

朔風吹白日，崇岡下嚴霜。夫子登遐去，沉哀斷我腸。憶昔負笈日，十載夫子堂。沐德春風暖，雅談挹芬芳。學海泛孤舟，夫子引我航。長夜燈何在，我懷獨茫茫。蜀道艱難甚，慧心未遠颺①。祇今念深誨，涕淚滿衣裳。平生抱清介，染絲悲玄黃。百年復有幾，人事苦無常。窮通守故轍，遺風不可忘。顧望貞松柏，典型曷云亡。

【註】①先生嘗戲以余名作嵌頭聯語“蜀道艱難，此地有崇山峻嶺；慧心縹緲，乘風去玉宇瓊樓”，以示余屬對之法並勵余進取也。

戊寅冬至

歲暮誰為霜下傑，天寒獨對酒杯深。情懷至日尤蕭瑟，心事中年漸陸沉。舞亂魚龍皆幻化，絃危徵羽變哀音。可憐空負澄清志，仰覘玄雲起晝陰。

菩薩蠻 湘江夜渡

瀟湘夜色涼如水，藕塘香謝西風起。夾岸是青山，兩三船火殘。寒鴉棲碧樹，一鷺孤飛去。白露滿芳汀，故鄉秋月明。

前調 粵東鄉間雨後即景

稻田蛙亂遙山黑，扶桑花落紅雲濕。雨外掛垂虹，蕉林來去風。湍溪牽水荇，柳岸鵝兒靜。裊裊自清圓，蓮芳浮晚煙。

蝶戀花 湖上書感

漠漠晴湖煙水綠。日色輕暝，白鳥雙雙宿。洲上橘花香霧簇。荔枝收罷迎新綠。漁火橈歌秋氣肅。月落舟橫，一夕成幽獨。心遠蘭皋歸夢促。夜闌露重依修竹。

賀新郎 己巳暮春感賦

一夕風兼雨。灑孤窗、瀟瀟還似，柳絲煙絮。午夜高樓寒乍透，繚亂春愁幾許。怕曉見、嬌紅辭樹。百草千花都非昨，又青春幾度韶光誤。簾幕冷，笛聲苦。蘅皋蘭徑溪山路。過清明、新桐蔭滿，杜鵑悽楚。梅靨梨腮空勝雪，爭奈東君暗妒。誰與惜、芳塵如土。夢斷西南殘照裏，渺滄江怨曲招魂否。春已逝，更何語。

鵲踏枝五首（選二）

己巳端午，讀馮正中集，因效其體

日日江頭珠淚潛。煙雨盈空，隱隱青山淺。一霎花飛春不見，猩紅萬點驚人眼。莫上高樓當日晚。無限滄波，芳草江南岸。輾轉空衢腸欲斷，啼鴉夜月歸魂遠。

卷地風來瑤蕊罄。幾日芳園，狼藉殘紅冷。青草池塘蛙鼓競，窗前竹亂天光暝。擬把微醺銷夜永。愁極清宵，欲夢偏還醒。數點疏鐘雲外靜，碧空望斷明河影。

瑞鶴仙

己巳初冬作，用周清真體

悵芳菲遠去。枯草岸，裊裊孤雲暗渡。餘霞散煙渚。映遙峰深碧，蕭森江樹。征鴻過處。澹夕空、城堞日暮。正天寒翠袖，依竹獨聽，戍角哀楚。萬物吹塵過眼，且讀離騷，漫懷今古。滄桑幾許。周秦業，盡成土。甚酸風一掬，銅仙鉛淚，衰蘭相送正苦。便淒然夢覺，霜月冷凝夜霧。

水龍吟

庚午暮春，讀彥威師《風入松》詞，賦此敬和

幾番風露相催，荼蘼花謝芳春暮。可憐陌上，香泥點點，斷紅無主。草長江南，笛殘夢裏，王孫何處。怕天涯不見，高丘冷落，登樓望，平蕪路。寂寞清明寒食，悵年年、花期還負。塗香暈色，蝶狂蜂亂，斜陽煙絮。萬古閒愁，一春幽恨，素懷凝佇。正重陰未散，輕寒測測，對黃昏雨。

浣溪沙三首（選一）

壬申三月，陰雨淒迷，春寒未減，時盛傳某鉅公南遊事，客居鄉間旅舍，感賦

百草千花舊夢幽，吹綿老柳動閒愁。春陰漠漠翳平疇。雲外輕雷空有信，江邊煙樹幾迴舟。小窗微雨思悠悠。

八聲甘州二首（選一）

癸酉秋，讀《陳寅恪詩集》，仰懷大師，感慨時事，賦此二闕。

漸金風淒黯滿神州，落葉又驚秋。更蒹葭凝露，蘋花似雪，雁去悠悠。塵聚蜂房蟻穴，槐國亦封侯。亂局棋枰外，獨上高樓。記取衰翁心事，悵名園寥落，滄海西流。漫存身夷惠，蘭柳暗生愁。任哀時、江關遲暮，寫興亡、詩史自堪留。青空碧、對孤鸞影，月冷沙洲。

吳金水詩詞十六首

夜宿青城山天師洞

危峰卅六擁觚稜，晚步崎嶇叩玉京。苔壁噓雲書欲化，霜皮結瘦樹能精。衣沾仙氣諸天近，夢入空明萬籟輕。飽睡不愁朝日起，道山深處鳥知更。

神女溪

幽境知何許，深藏十二峰。仰看天一縫，前轉水千重。霧冷漸成雨，礁奇欲化龍。陽臺遙望處，莽莽亂雲封。

胡耀邦故居

谿轉峰迴草木森，故居迢遞費追尋。門前欲問生前事，寂寂空庭煙雨深。

大明寺雙楠

吾聞棟梁材，難免遭斤斧。緣何此葱蘢，雙雙歷千古。無乃通神明，凡夫不敢侮。枝拂塵外雲，葉戰人間雨。曾蔭陸放翁，吟嘯度清暑。倏忽八百春，又見幾禾黍。何時東海濱，再見揚塵土。吾生難待茲，聊以托仙侶。

辛卯二月二十七日深夜別後作

幾十年來幾怨嗔，都從此際化煙塵。誰知背信辜恩客，原是錐心負疚人。精衛難平劫後海，朝暉常在憶中春。為君一灑辛酸淚，至死無顏見老親。

辛卯春與諸友遊太姥山

群峰歷慣海雲蒸，洗盡凡骨愈峻嶒。久聞朋儔說太姥，南遊到此試一登。磴道崎嶇連飛棧，縈林越澗隱復現。時逢坡平可容車，時逢巖罅穿一線。怪石嶙峋絡蒼根，丹井千年寒不溫。太姥當時升天處，老龜猶自仰靴跟。初平成仙亦不返，亂石空做群羊奔。絕頂俯首感大塊，揮手還疑穹窿矮。極目東望唯茫茫，島嶼幾點浮滄海。向夕把酒崇山阿，腳底燈火燦星河。恍若乘槎九霄上，晶宮閨苑遙相過。主人告我猶有憾，晴山不如雨中看。煙雲縹緲擁仙都，樹杪虹飛百泉濺。聞此無意嗟機緣，人生遇合原來難。如此嶽奇不聞名，奇山遇合如人生。君不見，太白縱筆誇天姥，不過天台山邊一丘土。

鷓鴣天

成都啟宇兄以短信發遊仙詞見示適值予作泉州之行兄命填游仙詞以紀所遇遂勉作十首奉呈

激激靈槎跋浪行。銀潢盡處是瑤京。常春苑囿饒芝草，不夜樓臺燦水精。 翻蝶
袖，轉鶯聲。幾多仙子鬥輕盈。珠宮也是銷金地，一曲纏頭萬斛星。

紺縷參差掩玉肌。琉璃宮殿乍逢時。織歌唱到行雲駐，彩袖翻成舞鳳欵。 流蕙
盼，捧霞卮。瑤池波浪解通辭。掌心但覺春葱劃，自寫芳名喚姣兒。

簌簌瓊葩墜地香。碧琅玕下露生涼。不知耳畔三更漏，已換塵間幾海桑。 收月
魄，斂星芒。當時密約俟雲廊。奈何竟夜空相待，枉被劉晨笑一場。

擬借清游散鬱陶。龍宮探寶倩諸敖。瓊台更作投壺戲，貝闕還分射覆曹。 陳巨
鼎，煮長鼇。金樽灑激潑葡萄。醉魂欲赴華胥境，不許旁人說楚腰。

不意青禽遞彩箋。倍言昨夜出來難。玉皇要繡遮天幃，王母頻催煮海盤。 陪帝
座，侍華筵。歸來已是曉星闌。多才不信奴情意，願拔金釵誓鳳鸞。

雲外仙梯月半鉤。虛廊迢遞碧欄幽。忽聞身後香風動，轉見階前笑語柔。 回素
靨，轉清眸。嫣然還問怨儂不。擎杯願罰前期誤，更發纖歌轉玉喉。

纖指新橙破未勻。發絲披拂蕙蘭薰。梨渦每粲燈前影，櫻顆還留匙上痕。 聽軟
語，任佯嗔。暫將倦魄付溫存。誰知掌上氤氳起，一霎嬌容已化雲。

簷外涼風撼綠蕉。闌干曲處夜迢迢。漢皋已失迷離佩，洛浦猶回寂寞潮。 蟾影
落，酒痕消。長川望處碧城遙。輕舟上溯知無益，路隔人神不可調。

依舊長安臥雪眠。餘醒猶在不知寒。昨宵已擲貂裘去，換得醇醪斗十千。 朝菌
夢，古椿年。浮生遇合本來難，天孫他日回心意，已是瀛洲海變田。

偶把憂懷告蜀都。君平笑我一何愚。竟將一片支機石，當作三生織錦書。 揚子
宅，卓家壚。遨遊相約浣花初。清歡更勝仙家日，眼底韶華莫放虛。

汪茂榮詩十首

宿嘉州

臥我層樓上，嘉州夜未央。江聲侵旅夢，①漁火識歸航。酒力攝心暖，霜威透骨涼。他年憶巴蜀，詩料滿奚囊。

【註】①嘉州賓館外即為岷江。

凌雲山

不作漢嘉守，何妨遊一遭。江流縈岸曲，①梵宇切雲高。②興發屬吾黨，心空謝爾曹。溪毛薦坡老，小閣坐人豪。③

【註】①東坡詩云：“生不願封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但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②凌雲寺。③東坡樓，內有坡翁塑像。

復性書院舊設烏尤寺內，為抗戰時期馬一浮先生撰杖都講地也，其居所曰“濠上草堂”者亦構築于烏尤山麓。是日下午以遊凌雲山茗飲延時未及往遊，遙禮之而已

離堆茗寮外，遙看擘江開。浪嘖烏尤寺，雲遮爾雅臺。知常輕物化，復性重天培。何處濠堂上，支筇一老來。

伏虎寺茗坐

山橋壓澗表，楠木探天根。離垢上方淨，布金中土尊。已驚威虎伏，猶憾毒龍翻。小憩茶甌在，未輸杯酒溫。

萬年寺遇雨

崇儒那佞佛，隨地賞嬋娟。白玉度香象，黃金鑄普賢。人驚塵外劫，①蓮放雨中天。大樂曾聞否，琴蛙倘已眠。②

【註】①遊人有述“文革”時寺產遭劫事者。②寺邊山溪產琴蛙。

白塔寺

伽藍瞻歷落，一徑入雲深。白塔動詩興，碧湖參鏡心。有情觀世法，無欲度金針。①淵默南華卷，②此中聆大音。

【註】①住持果平法師擬出資興建詩詞學院，以為詩教基地。②果平法師惠贈所著《碧落秋水》。

罨畫池

唐安何處閱滄桑，罨畫池邊一悵望。東閣官梅吟子美，南窗書卷憶龜堂。①丁年報國志多負，末路垂文命未妨。鼎鼎千秋盡如此，弛張天道費思量。

【註】①陸遊晚年號龜堂。

大明寺雙楠

雙楠豈天種，小謫落人間。知命赦斤斧，全真隱蜀山。龍飛輕魏闕，虎臥重禪關。
坐賞千年畫，婆娑敵石頑。

光嚴古寺

西川名第一，風物掣遊車。貝葉傳經藏，①卿雲護帝居。②觀空花寂寂，味有
竹如如。清嘯人何往，長松待問渠。③

【註】①明初，高僧悟空曾由西藏攜梵文貝葉經一部回寺。②傳靖難之役，建文帝曾違難隱居於此。③古寺又名翠圍院，陸游《翠圍院》詩云：“將歸興未盡，清嘯倚長松。”

街子古鎮

青城發蜀光，一脈蔭堂堂。遠引山泉活，近飄蘭蕙香。樓臺矜古色，闌闌怯時裝。
疥壁何為者，真堪實字囊。

【註】①列肆牌匾多電腦匠體，千篇一律，真可入字形檔也，按：鎮上有塔狀字形檔，為明清時建築物也。

魏新河詞十六首

卜算子

不在月明樓，不在花香路。不在天涯不在家，只在心頭駐。本不是無情，莫是
無緣故。十二樓頭十二欄，記取相逢處。

湘月

乙亥大暑，小酌花痕館之半櫻房。紅兒頗憶昔年雪中過斷橋之事，思其湖山之勝，
戲玩空調，涼侵肌骨，仿佛湖上雪後光景。引屏唱月上時分之曲，對酒當歌，情不
能勝，紅炮餘尾，白月沉窗，始歸小睡。明日，電話來詢有詞否，乃賦念奴嬌隔指
聲一闋，用樊榭紅橋宴游韻。

玉壺勸客，聽紅兒小唱，和拍輕扣。一縷心痕，說不出、如雨如風如酒。落水星
明，昇山月小，一片昏柔柳。千金良夜，不妨消得人瘦。今世說甚功名，樽前

憐取，這紅酥纖手。寶瑟年華，且趁著、人與春山俱秀。盛代笙歌，承平宴樂，但願人依舊。清寒遙想，白堤初雪時候。

鵲橋仙

春紅飛盡，秋鴻飛盡，留得離懷久久。桃花箋上美人詞，是出白、香香素手。見時情結，別時情結，凝作一雙紅豆。欲將紅豆付桃花，又恐怕、桃花不受。

思佳客?癸未立春日作

百計無方打疊春。滄桑不敢憶銷魂。君如碧海千尋水，我是青天一片雲。燈酒逝，語容分。十年漠漠獨行人。且同月待清秋日，報答黃花見證恩。

踏莎行

畫閣輕歌，高樓沉醉。布衫幾染盈盈淚。一番歡笑一番憂，人間哪有忘情水。淨盡塵喧，消殘餘媚。橘黃燈裏長相對。此時唯有一簾星，春宵深到花都睡。

惜黃花 凡翁庭中盆菊數十本盛開

孤吟長晝。兩開叢繡。問卿卿、別來時，也相思否。珠箔捲清秋，花夢沉芳藪。怎忘得、去年杯酒。新愁依舊。醉懷還又。記人人，每同看、早霜時候。不怕再逢難，不怕重來久，怕只怕、比人還瘦。

浣溪紗 早春

知是相思第幾年。新愁恰在杏花前，春衫猶滯一襟寒。七八絲黃深淺際，二三分綠有無間。與誰心事共遙山。

踏莎行 將適杭州，別五年矣，維舟蘇堤，翫月吟賞，仿佛夢境，真有隔世之感

供眼雲山，落花門巷。清波一勺盈盈樣。年來怕近桂枝香，幾番錯認平湖浪。第四橋邊，第三亭上。曾攜小小閑吟望，這回雙槳駐多時，雨中聽盡秋荷響。

水龍吟 黃昏飛越十八陵

白雲高處生涯，人間萬象一低首。翻身北去，日輪居左，月輪居右。一線橫陳，對開天地，雙襟無鈕。便消磨萬古，今朝任我，亂星裏，悠然走。放眼古間無物，小塵寰、地衣微皺。就中唯見，百川如網，亂山如豆。千古難移，一青未了，入吾雙袖。正蒼茫萬丈，秦時落照，下昭陵後。

【註】①咸陽北原有唐十八陵。②一線句謂天地線。

賀新郎 天半放歌

四望真天矣。撲雙眸，九重之上，混茫雲氣。天蓋左旋如轉轂，十萬明星如粒。那辨得、何星為地。河漢向西流萬古，算人生一霎等螻蟻。空費我，百年淚。當年盤古渾多事，一揮間，太初萬象，至今如此。試問青天真可老，再問地真能已。三問我、安無悲喜。四問蒸黎安富足，五問人壽數安無止。持此惑，達天耳。

虞美人 九月五日夜自咸陽飛北京

明星十萬迷雙眼，日近長安遠。十年生活在青冥，又是浮雲相伴一程程。忽然身作京華旅，衣上灞陵雨。來時無物奉君前，攜得秦時明月到燕山。

六州歌頭 阿房宮懷古

五陵佳氣，贏得霸圖成。三百里，蒼龍出，下華清，走咸京。其勢障秦嶺，阻涇渭，驕河外，限關內，鎮京畿，割昏暝。對峙荒丘，金粉今安在，一例無憑。但興亡滿目，落日暮雲平，一片蟬鳴，野煙橫。有銅僊淚，銅駝棘，新亭景，使人驚。笑一炬，成焦土，亂鴉聲，替簫笙。滿地昆明墨，館娃黑，暗銷凝。黃昏侯，吹寒角，入空城。薺麥離離，秋草斜陽裏，野火熒熒。剩依依垂柳，官路自青青，猶護秦陵。

摸魚子

咸陽市上有鬻蝮蝮（即蝮斯）者，保定人，自言遭旱，野多此蟲，網至斯地，一擔數百，小籠貯之，聲啾啾可愛。因置二頭，歸懸戶下。移時，雌者暴死，雄者亦不復鳴，終日寂寂於籠內，食之，不顧，至夜忽鳴，聲戚戚然，亟起燭之，脫一股，折一翅，鬚目北向，方自撞撲，若極苦痛，無何，亦斃。哀之，感其事，憫其情，有家國意。取元遺山雁邱調，擬迦陵體。

舊家國，頓時拋卻，茫茫誰念生死。兩三聲叫淒涼甚，能把斷魂招起。千萬里，也則為，主人家室謀生計。朋曹剩幾。對著個空籠，燈兒慘澹，勾起許多事。吾和汝，同是天涯客子。江湖風雨中耳。可憐一對雙飛伴，死在異鄉他地。君已矣，我還在，沉浮世事追名利。悲歡似此。待訴與蒼天，蒼天不語，我自淚如洗。

賀新郎 臘月五日為予生日，次日即陳其年生辰，用其年訪萬紅友原韻

客逐西風去。想當初、中原唱罷，大河橫渡。下拜詞壇王霸手，目斷荊溪煙浦。一路上、悲歌誰與。四百年來無人繼，白眼看世上呆兒女。曾幾夢、共帆檣。髯翁鐵筆空今古。五千年、堂堂中國，英雄可數。我幸先公生一日，忝似奇情萬縷。正滿眼、蒼生無處。肉食者居人民半，算兩朝未可同時語。公在日，少風雨。

滿江紅 二〇〇三年元旦作

太息人生，年少日、氣如天馬。回首處、慨然拋卻，辛酸一把。不是濟民經國手，只堪問舍求田者。正蕭蕭落葉滿長安，彌天灑。弱女寄，羸妻掛。諸弟隔，中男寡。更雙親年邁，背如霜瓦。十載雙肩成鐵鑄，中年百事如山壓。又催人偏是送年鐘，聲聲打。

滿江紅 一月四日小女佩兒十歲生日

記得乘肩，剛學語、小時模樣。曾謂汝、吾家博士，是兒賢象。今見佳文刊紫石，又聞良績奪紅獎。念可人最是誦詩時，搖頭狀。咸陽道，還寄養。勤作業，身材長。總寒溫掛在，左思心上。三好慰情餘涕淚，一門利女為希望。願小茶努力向竿頭，迎風浪。

張青雲詩十五首

乙酉孟夏長夜讀陸放翁入蜀記，觸撥楚蜀鄉情，走筆成五截句

清猿峽口淚無窮，烏帽騎驢羨放翁。冥想聊乘瓜蔓水，牽江百丈上巴東。

迎神驅疫楚風奇，姱女高丘唱竹枝。記泊歸州紅葉岸，瓣香曾拜屈原祠。

峭帆鴉軋趁奔瀧，灑灑濤頭亂打窗。獨有長年奮驍勇，盤渦十萬力能降。

燒畚確瘠野煙長，雨歇巴山百草香。昨夢松林獵鳩去，萬峰舞翠撲燈牀。

橘柚霜紅味自饒，巖耕當日隱山椒。桃笙夜共荆妻話，說到西川不自聊。

癸未重九時在上海

登臨無計覓高岡，海地蠻天怨轉長。斯世吾能吟九辯，昔功人自頌三湘①。酸甘生味催頭白，餽釘悲歡逼句蒼。剩有紅萸相晤對，小齋如舸度重陽。

【註】①當日湖南某文藝組織有人吟唱毛澤東《采桑子·重陽》一詞，事見熒屏。

夜讀抗日戰爭十大名將仰懷白崇禧將軍

身關興廢昔曾聞①，帶礪河山起戰氛。廟社岢危諸葛起，輿圖光復謝玄勤。蝦夷惶悚還三島，猛士蒼涼葬百墳。書幌秋燈吹欲死，瓣香敬為故將軍。

【註】①徐悲鴻曾書贈白崇禧將軍一聯：“雷霆走精銳，行止關興衰。”

獨謠

朔望陰晴取次過，難追迅景意如何。觀人已感知音少，學道方知鄙吝多。曠放吾能師玉局，鷹揚誰復效荆軻。男兒濩落尋常事，依舊荒村扣角歌。

鼇頭渚放歌

笠澤三萬六千頃，彌望茫茫皆水滸。充山餘脈何嶇嶽，卧波遂成鼇頭渚。仙島竦峙若神鰲，包蘊吳越勢莫阻。環洲綠樹作屏圍，舶趁風清不受暑。擊汰我乘七桅船，岳影滿窗青可數。溟渤滔天渺一髮，七十二峰杳何所？榜人鳴榔報水程，雕鶚頡頏通人語。興盡回舟方日昃，快帆如馬落瓊嶼。余亦天地稊米身，硯几沉淪絕淒楚。休沐搗來具區畔，欲汲黛浪入樽俎。微尚雖愛江湖樂，詎料世法如網罟。欲携苓管自茲隱，漉蜺撈蝦師漁父。

汶川地震歌

五月十二風日妍。婪尾春光迷大千。詎料五丁忽放顛。地維倏折蠶叢邊。奔蛇走虺恣盤旋。山陵簸揚化灰煙。中逵坼裂等斷弦。崩頽闐闐一夕湮。茅茨傾圮瓦不全。深埋黔首命如懸。野哭淒泐動鈞天。存者流離溝洫沿。避地支棚藉青氈。餘震頻頻瘴雨潺。五夜驚魂不成眠。咻噢呻吟勢若煎。強震八級六合延。西蜀巴焚到昆滇。猿鶴蟲沙恨綿綿。招魂淚盡斷腸篇。天地不仁灾厄連。萬物芻狗忍棄捐。視診唐山痛曩年。積慘今又哭汶川。電波頃達瑣闥前。援溺三軍迅整編。襪被裹糧齊爭先。拯危濟困意拳拳。痼瘵在抱宰輔賢。銀翼斯須錦城翻。紓難有策任仔肩。九牧調恤人心虔。同爲轍鮒獻滴涓。力挽墜日出虞淵。否極泰來自古然。寄語蒼生要勉旃。

秋郊夜行偶作

野燒紅漁浦，夜深群動暝。草間窺大月，樹罅漏寒星。察物知心妄，觀河鑒道靈。誰能歌古調？蠲戲有儀型①。

【註】馬一浮先生（一八八三—一九六七）：名浮，號湛翁，別署蠲叟、蠲戲老人。馬老身通六藝，學貫中西，其詩融騷雅元音與陶杜逸響於一爐，風格簡遠，意境超脫，予平生最愛誦之。

臺風

颯沓飛廉怒，狂飆晝夜曠。吹塵號浙滬，流潦陷臺閩。幾欲摧坤軸，還堪黯北辰。斯民仍守望，戮力戰波旬。

哀悼先祖張之仁先生

乘化弭欣感，溘然遽捐館。窀穸營東岡，是遂首丘願。山榴墓道紅，絡緯碑前散。修文詎可傷，正謂脫羈絆。憶昔課我時，百齡早過半。左史復莊騷，朗吟輒透幔。嘉樹綠中庭，垂果曰文旦。祖孫每剖食，馥甘猶盈案。顧今過而立，窮海尚奔竄。事功兩無成，祇益滋愧汗。丙夜夢慈容，屢將阿爺喚。似亦責頑梗，淵默不我看。推枕忽驚起，疏星耿河漢。不寐懷清芬，淚下如飛霰。

雪中遊南湖

一白迷混成，鳧翁飛無迹。喧聒絕湖濱，瑤華大如席。浦樹媚古青，蒼筤炫空碧。八表晝濛濛，磊砢寒水石。夙慕張宗子，冲雪暢所適^①。伊余踵俊遊，散策南湖陌。詰曲穿蘆碕，繚黃霧淞積。龍吠見漁村，爨煙裊咫尺。鮐背老漁父，啓扉親款客。呼兒羅鮭菜，三巡稱莫逆。飯罷煙艇出，挈予探蛟宅。晶晶月上初，淪漣靜沉璧。孤嶼如薺浮，鷗波映巾舄。放溜恣容與，前驅藉風伯。斗轉見銀潢，傲詭雪光射。嗚咽出洞簫，一曲髯上磔。翁復傾白墮，鯨吸醉顏赤。扣舷歌水調，斯情何脈脈。我生三十稔，頗有烟霞癖。命途久蹭蹬，不得振六翮。茲宵如夢寐，怫鬱淡如釋。東坡赤壁遊，惝恍入夙昔。世網久拘攣，陽景亦蹙迫。清嘯謝塵勞，莫教負今夕。

【註】^①晚明散文家張岱（字宗子），於崇禎五年十二月，冒雪夜遊西湖，撰湖心亭賞雪一文。

題天平山莊歲寒堂范仲淹手植君子松

山堂額歲寒，嶠峯鎮楓嶺。庭前屹雙松，神骨俱清頌。直幹無岐斜，危綠泊莊頂。根有苞桑固，樵斤詎能逞。偃蹇逾十圍，謾謾濤亦冷。填委富蒼蘚，千祀翠彌永。觥觥范希文，抗志何峻整。喬木丁年蓺，矯節重九鼎。老鶴終歲巢，塞主逝弗醒^①。顏此曰君子，廉操令人憬。伊余斬菟菴，摳衣造斯境。長跼涕漣漣，遺詩誦輒哽。晡時林薄暗，虬枝篩日影。合眼夢乃公，與樹相高迴。

【註】^①塞主：謂范仲淹，朱彝尊天平山謁范文正公祠詩：“遺像依然窮塞主，義田不改舊家風。”

潘樂樂詩詞十五首

紹興謁魯迅紀念館至先生塑像前淚下不能禁

獨支皮骨輪囷起，雖萬千人奮魯戈。一代雄奇化泥偶，九州風雨剩悲歌。嘔心難挽天猶病，銜木終哀海不波。大野沉沉孰呼者，斜陽倚檻淚滂沱。

天台國清寺

雲林人寂後，曲澗出紅欄。壁暗苔痕古，梅橫石氣寒。微塵猶可託，新歲暫成歡。道淺停難久，斜陽戀佇看。

崇州與放翁公祭大典忽根觸予懷次陳沚齋先生韻

可惜屠龍手，哦詩到鬢華。夕陽殘此局，舉國散成沙。肱曲眠長戟，舌瘡澆苦茶。河山誰佇望，涕淚逐空花。

西曆歲杪夜疊前韻

枯枰到無語，忽忽換年華。夢悸燈前淚，心荒劫後沙。橫窗仍雨雪，閱世剩菸茶。風疾何曾惜，留看未瘞花。

大雪後赴南灣經散兵、西港口中

雲荒山寂風蕭瑟，踽踽冰泥澀鐵輪。廢塔霾煙波滌瀆，髡枝出雪石嶙峋。生兼傲拙天應棄，夢雜悲歡歲又新。惘惘去來成底事，虛聲浪跡爾何人。

余屢至姥山，例隨遊人自北船塘登岸，庚寅秋取道南船塘，途中見蕭瑟老院，閉門無人跡，詢之竟淮軍昭忠祠也

水拍石磧冷，來客信已寡。獨有吊古人，拾級出林罅。蒼苔積古鏽，大石滴青赭。上立塔嶙峋，獨支亂雲下。浩淼水無涯，天際落日瀉。中湧豪傑士，身衝萬矢射。殺賊復拒夷，血肉擲四野^①。一椽歷劫存，衰草覆頽瓦。門閉秋風裏，寂寞誰奠者？剩摩殘字在，臨風淚盈把。

【註】^①李鴻章曰：“淮軍之起逾三十年，同時共存之人十不一二……其後父兄子弟從征四方，長往不返，歲時霜露，良足感傷。”

登廬山

奇崛涪翁句，奧衍散原叟。郁郁乎文哉，平生追江右。扶筇秋風裏，來訪匡廬瘦。危磴百折懸，澗深石怒走。有石如披雪，有石盤骨皺。蒼崖奔如鐵，兩峰如相鬥。林轉出一峰，孤峭兀不偶。萬尺天如瀉，飛瀑日夜吼。奔突萬馬騰，石列如拒寇。壯哉造化力，句法山水授。詩者無雄奇，俗筆終在手。嶽寄但一吐，何論句妍醜。斜日一潭碧，萬古貯深秀。群山對無言，松風相看久。

湖夜

蒼茫一棹簸蒼騰，世法誰傳躑可乘。大澤星雲搖萬劫，深宵歌泣集孤燈。菸長灼骨愁難滅，書漸填胸歲並增。照我無涯惟片月，觀心怒湧浪層層。

歲闌赴江鎮過銀屏、石澗山道中

車孤山轉風蕭瑟，天地詩懷總異鄉^①。亂石奔崩出殘雪，疏林高下戀斜陽。悲歡自造誰能記，毀譽人逃世可忘。前指江村數椽在，擁書深閉一燈藏。

【註】^①德人特拉克爾詩云：靈魂，大地上的異鄉者。

夜飲

山疊雲霾夜吐吞，深杯秋老氣渾渾。橫天月脫孤樓迴，匝地風催萬葉翻。久負狂名成獨往，屢延殘局到無言。一燈醒醉冥茫裏，舉目江湖記劫痕。

友人歸偕坐湖樓

吹集寒沙身似葉，危樓一角坐殘陽。風埃木脫山新瘦，湖海人歸鬢已霜。各擲市廛甘碌碌，猶存歌哭向蒼蒼。天涯舊侶知多少，萬疊雲深俯大荒。

湖村口占

未必群囂怨不狂，安心何處竟他鄉。桐陰深巷無人識，茗坐攤書到夕陽。

冬夜獨奔合蕪高速，下半湯道中口號

林奔山黑凍雲遮，若有人兮江海涯。一段奇愁銷不得，街燈如雪撲孤車。

臺城路 牯嶺

故園藤石笙簫寂，匆匆夢歸何地。抱樹紅殘，穿簾碧瘦，春夢輕痕誰記。危闌漫倚。怕孤雁千山，數聲天際。又喚當時，一桴魂泣海崖起。雲深踏來見否，幾番風雨下，銷盡英氣。木老荒亭，苔斑廢碣，贖睹江山如此。煙波萬里。歎解佩樽前，落花風底。佇向天涯，白頭斜照裏。

高陽臺 秦淮雨中登媚香樓

古柳圍津，疏英倚石，蕭蕭暮雨闌干。一片傷心，迷蒙賸水殘山。朱樓莫恨笙歌杳，便笙歌，不是當年。黯銷凝，幾度西風，一舸秋煙。繁華夢裏匆匆散，認亭林岑寂，巷陌荒寒。扇底飄零，流紅今到誰邊。沈沈天海無情隔，任徘徊，望斷人間。莫重來，萬縷清霜，吟鬢蒼斑。

陳偉詩詞十四首

贈陳彪用蟄庵《汪子賢宅菊花》韻

談藝有間遊無厚，此樂平生太稀有。彈指咳唾飛珠玉，晶光餘焰射南斗。意酣停盞對韓山，山鬼乘狸正拍手。為我溯源追玉谿，目空夾岸閑桃柳。說到忠厚復纏綿，一時元氣生戶牖。此旨靈均傳浣花，樊南鼎足堪殿後。既得麻姑癢處搔，盡出篋底詩百首。我詩何敢望三君，亦嘗矜持珍敝帚。頗信能葆性情真，擲地獨聽勝擊甌。十年顧曲待周郎，坐老寒花幾重九。子試為我刪訂之，潮音更作獅子吼。君開火眼祭寶刀，手起分毫竟不苟。銷我連篇孱屑詞，抖落浮埃刮陳垢。嗚呼不痛亦不快，謝君重擊秦人缶。祇今下筆定莊嚴，俗塵汙子予慚久。待挽天河來濯纓，滄浪一曲為君壽。

春盡寄蒙社諸子

坐老湖山略欠伸，風前待卜去來因。江涵古月初沉氣，石煉流星未燼身。九壤先埋千里馬，百花特貢一家春。諸君珍重如冰履，後日種桑猶有人。

無題

太息風前散作塵，月腰瘦損曉星貧。螢消碧落無明火，燕剪平蕪有限春。鏤綠裏愁除更密，淚紅滴夢恐成真。從來怯過城南路，墜盡桃花只一顰。

楊花

吹老相思墜夢愁，飛飛臨去幾回眸。化萍慣是逐流水，度盡荒波始自由。

隔江草廬夜坐示如是庵銜闕子

乾坤幾曾絕，盤崖石自閱。收拾露電身，彈指地成頁。無隱二三子，浮生聊可說。劫外偶煙霞，湖山一壺啜。

隔江草廬獨坐

一榻橫秋水，風前留半醒。月收千里白，山負百年青。左衽成披髮，中原任鼓霆。臨淵罷天問，歸去讀殘經。

賀新郎 讀張松兄《春日過鳳溪見白梅花落》次韻感賦

為子傷花塚。問當年、鳳溪一剪，可還成夢。消受人間春無數，卻剩涼飈獨擁。情懺盡、花應能懂。守到青陽來化雪，囑流泉定把殘香送。還舊願，洗新痛。 多

情我亦追君踵。負狂名、三生杜牧，早知天弄。不得美人心同死，只合飛梅與共。贏片刻、卿憐我寵。倚笛臨風歌一曲，徹雲衢白月凝霜重。緣盡矣，待重種。

湘月 偶作用定庵泛舟西湖韻

維摩彈指，墜天花無數，雲端佳麗。十載飄然繩檢外，只在酒邊書際。夢馬真馳，伊人不老，始快平生意。秋風一棹，倩誰同定歸計。送盡嶺外朝雲，天涯芳草，無復春愁起。俠骨江湖何處覓，縱有琴心難寄。北阮清狂，南陽疏懶，領略些兒味。謫仙呼我，奏刀來斷韓水。

探春 有贈用蔣鹿潭己酉秋暮韻

霞暈紅羞，秋波綠瘦，罷琴人弄瑤柱。袖薄思雲，窗虛迓月，坐久盈鬢涼霧。難共春風說，但淺笑、暗香微度。看到芷醉蘭愁，廣寒輸與眉嫵。聽盡冰絃誤否。怕環佩重來，啼鴉春暮。燭剪心花，身披鳳翼，今夜星辰無數。一點靈犀會，直待把迴腸深訴。後夜傳詩，夢中或有鴻去。

水龍吟 祭黃公度

陸沉孰挽神州，拜鵑人往成孤旅。昏昏黯夜，唯公能竊，帝旁一炬。填海心期，屠龍身手，當時誰侶。奈一陽初動，九閭又闔，枉呵壁，天難悟。百載今成何世，歎橫流，側身無處。西風冶蕩，紅霓滌決，式微中土。欲起公魂，靈旗盡掃，廟堂狐鼠。看鯨呿鼉擲，噓噫成氣，潤蒼生雨。

浣溪沙

坐到燈寒舊夢荒。朝雲暮雨自難忘。凌波無復過橫塘。紅豆種成今日悔，愁絲織比去年長。落花都負少年狂。

虞美人

虹橋月榭依前是，弱柳愁難繫。十年萍絮客重來，卻伴清波搖夢到荒臺。風盟雲誓他生贖，芳草無情綠。曉鶯聲裏憊前狂，消受海棠花落恨茫茫。

鷓鴣天

依舊紅樓月上遲。重來無地瘦相思。悔教鴻影迷離見，瘦盡花魂寂寞垂。春已老，柳還癡。綠窗又鎖一年悲。可憐夢到人兒笑，正是人間淚熱時。

朝中措

客途舊恨自悠悠。容易澀青眸。零落一身花雨，雪藏幾度溫柔。呵冰拭影，裁雲補夢，不似瓊樓。燕至但知巢在，人間暗換春愁。

嚶其鳴矣

劉世南詩三首

登岳陽樓用東坡百步洪韻

孟夏來識洞庭波，寥寥舟楫快投梭，湖上時時落清影，惟見水天相盪磨。岳陽門內吞萬里，周匝廣砌依崇坡。三層樓觀俯煙水，廣玉蘭尚鬥新荷。有客語我此湖尾，以譬湖心猶微渦。我昔嘗驚具區廣，此視彼真海笑河。楹帖佳句時一遭，惡詩兩壁競收羅。亦知憂樂關天下，防海意在悲銅駝。時平能共山水樂，游者意態殊委蛇。斯樓新構毋忘故，舊制歷歷作蟻窠。柳毅祠傍二妃墓，相望奈此君山何。烟霧濛濛愁渺渺，不渡應爲神所呵。

謁鄧鍾伯先生話舊

風流前輩幾追攀，聊接清塵破俗慳。猿鶴之中驚浩劫，滄桑而後得餘閑。已更多故人強項，自有千秋畫掩關。同調還尋彭澤宰，低徊故里望南山。

小年

比鄰祭竈憶兒時，好事上天喜可知。舊夢留痕聊復爾，老懷如水亦淒其。相看平輩秋深葉，默察生涯劫後棋。文苑儒林雙寂寞，眼中若個是男兒。

仰齋詩二首

窗外綠樹一株，頂開大紅花，亭亭玉立，異常可愛。問予掌珠：“此何花也？”答曰：“對門陽臺上一紅盆也。焉有紅花。”哂然一笑。予亦一笑，得七言四句看朱成碧碧成朱，老眼昏花亦可娛。萬物本來皆幻象，休分魚目與驪珠。

蜀口見鷓鴣

多年成契闊，何乃忽相逢。嘴眼憐俱銳，咽喉苦不通。世盡趨新技，君猶尚古風。江湖誠富麗，只是樂漁翁。

張宗子詩四首

聽馬勒第二交響曲

群物競軒舉，龍攀意未平。高風振木葉，大壑起悲聲。濯足秋蟲沒，拂衣寒月生。
重簾卷已碎，安得隱餘情。

挽歌三章悼詩人一鳴兄

巢林一枝棲未安，寒江入枕夢闌干，知子意氣雲漢間。玉溪清歌誰相續，九畹風輪正凋殘。

對花能飲即君子，裘馬當年曾糞土，人間何事論今古。膝上無弦起龍吟，落葉滿庭疑風雨。

抑塞磊落亦奇才，即今秋蛩有餘哀，故將鐘鼓陟高臺。井月癡猿任號叫，看汝一擊滄溟開。

陳忠平詩四首

雪夜

長街何寂寥，亂影自低簾。凜凜起清氛，真能舒積鬱。樹高枝更寒，簷矮鳥宜宿。
天豈識朱門，一時俱白屋。

元韻酬答春蕊兄元夕詩見示

條開雲一罅，霧月接燈妍。春意寒難定，轂塵嘈未涓。思幽憑夢遠，信捷任居偏。
鷗鷺脩同契，曷憂時與年。

人日偶題

嬾日殫寒春尚暝。未開柳眼鳥先醒。擊空長翼多難見，瀉地高鳴輒可聽。不分東風繙雨惡，生憎南嶺覆雲腥。人間清格銷將盡，忍折梅花插一瓶。

下鄉關水稻生產基地推廣良種即興

麻鞭水響節時催。陌煖慶雲團作堆。岸柳垂腰先好雨，池蛙鼓舌自春雷。新頒農政稱咸善，舊鑿山渠起積隤。勸穡原該專吏責，田家笑訝子胡來。

蘇軾詞三首

虞美人 櫻桃

南園結在東風老，樊素珠唇小。為誰點作可憐紅，隔葉盈盈帶雨太玲瓏。樽前嚼破香腮潤，春色渾難認。如何滋味不相思，酸透眉頭心上沒人知。

鷓鴣天 冬至

何用朔風萬里催，天從造物醒寒灰。幾家香火臨街祭，一線光陰至此回。閒筆墨，淡茶杯。不參貝葉不尋梅。掃開夜積深深雪，熨妥新衣與稚兒。

臨江仙 答友

我寄梧桐簷下，也曾逐夢江湖。世情似雨雨聲疏。別來無故事，醉裏淡琴書。風月終歸閒話，平生不過寒儒。塵途已慣一身孤。欣逢相暢詠，莫問意何如。

采青詩詞二首

春寒

彌天灰色若重磐，細雨侵窗呵手看。啼鳥先知噤聲易，凍雲無氣釀花難。已愁老病春多感，更慮少年羸怯寒。聽得有人哀死水，風來只管不波瀾。

減蘭

漸冰凍雨，撲上玻璃如碎絮。不定霓虹，光怪離離藍綠紅。漫飛黑羽，多少精靈深夜舞。海樣哀愁，堆雪浮漚聚不流。

蔣洵詩詞四首

太平路

太平路，太平路，太平路上多塵土。君不見行人到此長嘆息，梧桐樹倒安足數。葉碎雜斷枝，根石失盤互。百年守老成，那防時策遽。時策何高瞻，鴻圖何軒翥。路以太平名，計以太平慮。莫教傷地穴，拳拳憐黎庶。孰知黎庶心，惜此城中樹。前人手種櫟風雨，一令斲伐但朝暮。今不見鵲歸巢，今不見鳳來舞。今不見翠蔭遮，今不見桐花吐。斧斤何太急，梧桐何太苦。太平路，太平路。

臨屏賦青草一首答謝某

邂逅何勞問姓名，生涯合遣短長亭。敢移玄圃玉為伍，最惜清宵露自零。材薄原無支廈力，途窮差有化煙形。但期石畔三生過，劫到灰時未改青。

賣花聲

冷月掛窗櫺。好夢難憑。起來倚坐數寒星。幾點長空明又滅，數也零丁。莫道不風清。祇是深更。斷無人共此時情。待把舊箋重看了，捱到天明。

浪淘沙 白鷺洲感舊

日影滿青苔。廿載重來。好花留豔向誰開。踏遍石橋尋白鷺，沒個相偕。新樹已成排。水調更裁。勸人換卻舊形骸。祇有清波渾不管，傍著秦淮。

邵林詩詞四首

感事

亂雲從卷夜潮迴，獨把幽衷付酒杯。野水萍多翻礙月，空汀雨密只肥苔。龍蛇起陸聲何壯，鷗鷺辭盟事可哀。饒是螭名姓好，薦盤誰識長卿才。

戊子秋日漫興

薊門霜重雁聲迴，蹕路塵空野色哀。代有雄商爭利涉，時無大士擘宏裁。巡天日月雙丸走，匝地風煙萬馬來。顧我久疏身外事，為誰翻覆掌中杯。

買陂塘 廣安作

墜晴空、片雲如葉，涼風吹夢成雨。關河滿眼傷心碧，誰踏暗潮西去。追客旅。恍認得、右江烽火長淮路。天聲似語。甚起落無端，歸來有思，華髮對秋暮。虞淵劫，遺恨南巡杖履。化龍今向何處。青山未負斜陽意，悄換萬楓紅舞。魂黯佇。念塵世、吟霜究是寒蛩苦。首丘休賦。伴永夜松濤，高崖月色，相與鑿終古。

【註】天聲似語：用夢窗句。

環佩

夢翁《夕秀詞》有《環佩》一闋，未知何調也。遍索不得，乃詢塾師。曰：“此亦向時予之未解者，請于夢翁，翁笑曰：‘即《六醜》也。因羨其詞體美絢而恨其調名不雅，雖有高陽氏六子之解，終難愜懷，故另名之《環佩》耳。’”感而賦此，誌一詞壇掌故，意則徑詠環佩，復誌一段悲歡云爾。

向空潭漱影，沁一縷、心痕澄碧。舊時閨風，歸飛無彩翼。此恨何極。縹緲前身事，劫塵消盡，幻古春顏色。泠泠怨響添寥寂。韻咽秦簫，寒凝楚瑟。幽悰更誰能識。念雲娥素手，曾叩靈石。深燈遙夕。正孤懷暗抑。佩結秋蘭思，如淚滴。金陵夢裏行客。悵珠瑛別久，故歡難覓。猶遺我、露魂冰魄。憑記取、那夜星筵對酒，和愁輕摘。餘溫在、似勸將惜。莫捲簾、看了玲瓏月，教人歎息。

陳小輝詩三首

落日

落日隱西陂，涼風稍出闌。螢螢一星淨，冉冉片雲微。奔驥已伏櫪，騰蛇或息機。倚望無所事，我亦掩柴扉。

獨酌

暮坐風花近，悠然逸氣多。放懷成曠遠，落帽欲詩歌。天意渺難卜，今生復幾何。階前一片月，亙古湛蒼波。

幽居

幽居少俗鄰，戶閉絕囂塵。但種陶公菊，何憂孺子貧。浮名已疏懶，散髮或純真。斯世衡門下，蒼生仰聖人。

雪明樓主詩二首

遊雞足山

叢筠潑翠欲沾襟，雞犬人間了不侵。風遞蠻歌聲獷放，猿蹲古樹意深沈。摩崖盡染煙霞氣，掬水全無名利心。遊客熙熙同拜佛，前修鴻雪獨追尋。

下關弔萬人塚

森森古柏護英靈，三五閒人似曉星。日掩圍欄風斷續，塵封殘字碣伶仃。蒼山寒雪仍披白①，瀘水狂波尚帶腥。折臂翁詩空萬載②，客愁如海立階庭。

【註】①明雲南點兵官鄧子龍題詩云：“唐將南征以捷聞，誰憐枯骨臥黃昏。唯有蒼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弔忠魂。”余憑弔之日仍見蒼山披雪。②指白居易詩《新豐折臂翁》。

衣上流雲詩二首

贈別

山水相逢多異才，於歡喜處隱深哀。臨淵慷慨今誰發，揖手雍容故友來。信已棄名同棄病，忍觀殘夢至殘灰。唯君住裏春風好，棠棣初華灼灼開。

慕容芳辰

蝶夢翩然幻亦真，嬌憨錯認劫前身。汝今是我掌中寶，他歲居誰心上人。應笑狡童洵古怪，偶鳴雛鳳最清新。春三月裏桃花雪，飛上卿卿百褶裙。

岐海漁隱詩詞三首

巫山一段雲 下班途中

天際斜暉黯，城郭暮色濃。車流緩緩客匆匆。綺陌璨霓虹。行役皆相似，生涯各不同。偶然片葉墮虛空。向我說飄蓬。

沁園春 重過玉海樓

側帽風輕，沾衣雨潤，停轂重遊。料晉陶書案，應生蟲蠹，德涵手澤，已沒浮漚。斑剝雕簷，蝕殘粉壁，對此風光堪駐愁。沉吟處，但歸鴉噪晚，落葉枝頭。人間易換春秋，剩只有、嗟歎歲月遒。唯隆山古塔，猶聆妙諦，雲江舟楫，還逐沙鷗。公旦遺編，尚同勝義，何苦先生為校讎。千載後，問熙攘岐海，誰記斯樓。

臺風前夕有感

薄情風雨近來多，落拓何堪彈鋏歌。縱有襟懷今未改，已無心力漾微波。

顧青沚詩三首

守望

守望相思五十年，江山盡處小漁船。輕波乍起翻成淚，客信頻來未欲眠。薺麥春風應尚好，少年白髮不堪煎。清明一樹斷腸雨，幾處家墳掛紙鈿。

夜坐聽旭日陽剛之《春天裏》

且把滄桑長一吐，江山聽我不平聲。夜隨斗柄已中半，人與霜花將老成。尚喜回頭多磊落，于今未死也崢嶸。自從風物蕭然後，初見奇峰分外明。

雲四掛版邀余作詩捧場

雲四做詩如坐船，風行水上也安然。立談白壁無雙價，旋撥朱弦三二篇。每有餘歡思小駐，久無懷抱說經年。宜人春氣堪佳賞，可取桃花到眼前。

黃勁松詩詞四首

感事二章

動地煙塵碧海生，早知夷國正論兵。公卿十萬終韜晦，只有姜瑜抗議聲。

邊關風雨已紛紛，上國深恩又聽聞。縱使吾皇敢言戰，更無立馬大將軍。

辛卯仲春訪東獅山有作寄木白兄兼呈芒鞋花落二兄

把臂逢春洽，青山自不羣。客來能聽水，仙隱尚留雲。古道應知我，梅花不負君。欲將杯酒盡，萬里已微曛。

生查子?庚寅暮春與石頭訪南雁

時時憶白雲，又向名山去。桑海復煙塵，孤秀還如許。溪前碧水長，嶺上花千樹。執手立春風，春在深深處。

塵色依舊詞四首

金縷曲 次韻陳其年把酒狂歌起

睡裏頻驚起。小樓空、夢來曾見，一泓海水。有月難消冰與雪，有酒難澆塊壘。渾忘了、虛生浪死。半闋殘歌漸盡，想心中有苦心灰矣。風瑟瑟，聽未止。小池倦看魚千里。也知他、大人君子，從來不齒。一笑爾來無別意，憐我道旁苦李。憑諾諾、人間如此。指點塵埃燈影亂，算淒涼總是尋常耳。更不覓，青瞳子。

滿江紅 次韻陳其年陽羨書生

厚地高天，滿眼是、狂飆駭馬。神仙意、提攜朋侶，紛紛而下。王謝家聲微譽美，江東才俊千金價。更蛙鳴不礙問公私，風流話。三尺劍，宣室夜。懸刀夢，

輦轂下。使神州掌握，小鮮烹炙。秦國雄圖昭帝命，商君事業稱王霸。但山呼傳祚萬年時，徒呼咤。

柳梢青 次韻金風亭長一道清溪

九曲靈溪。山回宛轉，難辨東西。懊惱于心，招邀于夢，雲斷天低。此情終似無題。怎生寫、相思翠堤。緩緩歸兮，花開時候，不見黃鸝。

蝶戀花 睡蓮

夢是誰人新構畫。一點墨濃，一點輕揮灑。一點心兒隨處話。滿池留白晴空下。夢是煙霏敷衍化。一點惺忪，一點相思罷。一點心兒還略怕。不知夢醒何如也。

伊淑樺詩詞四首

記夢

依稀過盡短長亭，與客攜簫泛洞庭。叢葦寒搖秋水碧，群峰穩坐雁天青。朦朧曲幻他生想，窈窕窗回昨夜星。積寸心煙空裊夢，一丘一壑判曾經。

暴雨

簾卷暮雲黑，颯風撼木鳴。雷威將豁夜，雨勢欲浮城。一枕涼初至，孤燈夢未成。經年幽愴積，何以不同傾。

探芳信 水仙謝後作

翠鬟濕。記月下初逢，人間小謫。向湘皋弄影，蕭然認姑射。雪宮水殿寒深鎖，拚盡東風力。更緣誰、曉去拏芳，夜來彈瑟。簾卷蕙煙寂。怨纔捧瑤杯，又成離席。淚浣珠塵，休問舊裙幅。躡雲歸後相思斷，獨返旃檀國。剩粼粼、一段春愁自碧。

解連環 三疊泉

素弦誰撥。破諸天靜寂，古愁難歇。蕩險壑、萬斛珠傾，任腸轉千回，恨分三疊。乍沸寒潭，又漸入、深林嗚咽。正黃昏聽取，恰似陽關，傷懷歌闕。淒淒怎如慘別。念長亭送遠，餘哀難絕。勸落花、休逐流風，怕捎帶新愁，更無人說。跡托江湖，問留得、幾分孤潔。鑒波心、料羞認取，舊時片月。

蕉雨詞三首

相見歡

驛樓碧草浮雲，斷腸人。無計添杯留盞、到黃昏。 明朝路，他宵雨，隔年春。自是紅塵如夢、苦難真。

水調歌頭 有寄

春夢幾時覺，春水為誰留。如何悲喜交集，過眼萬山秋。老更凌雲縱筆，尤硬少年強項，短褐自風流。落日秋風起，指點上高樓。 臥羲皇，遁李耳，夢莊周。園中方外，豈必期期話全牛。檢取十方咒甲，散作五湖魚鳥，滿紙翠嵐浮。公更蒼山外，煙雨一蓑舟。

秋霽 大火後于廢墟見秋蝶

碧草萋萋，似簾底當時，柳怨風捉。梨雪綃輕，圓荷袖窄，誤隨鬢香衣角。寒蟬木落。與人剗地從飄泊。恍夢覺。何處、紫薇天氣舊池閣。 秋千故侶，昔往差池；夜雨行人，今思綿邈。竟蒼茫、垂楊巷陌。都教小小說哀樂。更幾點寒烟淡漠。一叢深好，別有萬壑千巖，個中涼暖，莫思量著。

鄭雪峰詩詞四首

車過湘江

洲頭薄霧辨迷茫，塑像嵯峨鎮舊邦。糞土當年吾豈敢，但攜殘痛過湘江。

雁

曾為傳書到上林，鳴哀仙掌破沉喑。未烹豈以真材幸，迅舉終愁風力侵。高繳避成窮海客，重雲望死故園心。一朝歸骨雁丘小，空惹騷人彈淚吟。

茉莉

珍種傳西域，花開及此探。清香疇可闕，涼露舊曾諳。歌到慕何極，折來傷不堪。為君和苦薺，往往醒沉酣。

壺中天

庚寅夏，赴會富陽，遂藉暇買舟富春江，江山風物，恍在大癡圖中，臨風發興，欲譜此闕，而未盡從容，匆匆明日即去。歸來月餘，不能忘懷，乃足成之。

中流放艇，似重來子久，平生依戀。激石泠泠時作響，不管急湍催箭。遠浦林疏，長陂廬小，一一襟前展。尋僧何處，得無惆悵心眼。流送多少詞人，瓊簫玉笛，恍聽殘聲斷。畫裏前山猶負勢，起我經年衰倦。緣淺盟鷗，興深寄壑，掠影嗟如燕。扣舷回首，鋪波千里霞綸。

奶奶泡的茶詩三首

寫意

長街落木因風起，驟覺晚涼沁若水。夕暉如暎懶回眸，一蓬紅在秋之尾。

辛卯元夕次東坡韻并和劉兄

曼衍明花映九天，拚將短暫換暄妍。生涯未辦識途馬，境遇猶看上水船。且寄微身逢盛世，不知今夕是何年。繁華咫尺惘如失，還勸觥杯祝歲元。

有懷

簾外雪霜寒，燈前人影瘦。倏聞到隔年，中心試一剖。江潮有去來，明月分新舊。一飲復一啄，歷歷堪回首。嗟我暫流連，棲遲更何有。躋足大道間，孰能辨妍醜。蘭芷豈云芳，舉世同逐臭。淵明何愚哉，曾不事五斗。嗟我尚癡獨，招攜恨無友。故人久見疏，停雲倩誰就。流水倘未逢，相失競先後。他歲偶擦肩，或與論某某。嗟我世間人，天地視芻狗。龍蛇恣鬥爭，蠻觸各左右。或仗燠天勢，或逞懸河口。可惜身與名，何物能不朽。故故夜將闌，明滅燈如豆。推窗拚兀立，北風時一吼。四顧但茫茫，終古惟宇宙。宇宙亦無言，我自周旋久。

薛岩汲詩三首

登蘇州高景山望虎丘有作

脊背

撲江密雨如流矢，鉅鹿沉舟猶似此。百千人立寂無聲，誓與大堤共生死。斷木驚雷起上灘，旋天惡浪轉急湍。靜穆身影赤銅背，化作參天老樹看。

楓橋

酒自無言心同烈，紫毫于絹聞金鐵。筆亦空揮酒亦噎，晚舟獨立如披雪。高天九月入眼眸，城郭寥廓水煙稠。半遮黃牆深木幽，何處沉鐘接古愁。一江一楓兩橋

影，江流無根楓若梗。人不如石石能永，寒山有寺孤月冷。秋風動發意須酣，何不高臥在僧庵。喚取蒼松並作三，長與羈客醉江南。

述懷

夜起空堂惜此頭，側身狹仄思成囚。三春晚絮長飛雪，四牖殘天總是秋。文字全無年少想，稻梁須為老來謀。檢尋未了詩人氣，一月相呼掛我樓。

汪夢川詩四首

讀《雙照樓詩詞稿》有感而作二首

忍死書生志待酬，欲當滄海止橫流。獨行那計千夫指，自汙拚蒙萬世羞。請入泥犁曾未悔，翻成公敵亦何尤。鐵肩疲憊應歸息，泉下精魂願小休。

茫茫青史幾英雄，半是欺天半是空。入土難辭人論罪，登壇盡可自居功。後生休望真情白，末日惟期上帝公。掩卷無言心欲死，樓頭且看夕陽紅。

憂來二首

書齋坐困日雕蟲，驀地驚心孰與同。夢亦有魔醒更甚，生原多恨死非終。逃禪方笑情何切，慕道從知技已窮。最苦中人思上士，憂來寧不仰虛空。

年來憂懼苦相侵，魔道爭持日以深。久失玄珠思罔象，難平恨海感冤禽。龍蛇起陸誰分野，冰炭橫胸孰剖心。中夜觀望天黯淡，仙槎何處客星沉。

姜學敏詞二首

菩薩蠻 雪意

前生不記春模樣。今生纔許長飄蕩。歇了鬢邊思。窗前垂一枝。清香留不住。搖落梅花樹。無語在樓臺。誰人撐傘來。

金縷曲 聽歌手王菲之《傳奇》

忘也如何忘。是當時、擦肩一瞬，神思都恍。流影浮雲渾無數，只此人間相望。相望到、五湖煙浪。我有翠裳君執佩，被青山、照取盟雙掌。翻疊作、春形狀。夕陽幾度紅潮漲。算飄來、前塵萬點，夜光為釀。手撚風華眉藏月，佇待梅魂重

放。暗香裏、最宜清唱。信我今生終能候，者容顏、休許成淒惘。暫一曲，聽空曠。

楊敏詞二首

河傳

微雨，煙樹。晚瀟瀟。何處風生暮潮。閑引江聲入寂寥。長宵，一城燈火遙。憶得當年人似月。花如雪。往事沉香屑。四時歌，南浦波。消磨。遠山聞雁過。

喝火令 浮萍

風約纖纖雨，波浮淡淡痕。湖光掩映碧羅裙。翠靄蒼煙如夢，夢裏白雲深。一季無根物，經年漂泊身。重逢誰識舊精魂。許是楊花，許是那時春。許是滿懷心事，入水化微塵。

王林曉詩三首

辭京曲一首兼懷諸友

我友在滬杭，我友在蒸湘。我友在三閩，我友在瓊疆。我亦辭京去，歸泛嘉陵江。江上雙白鷺，與我同頡頏，京師已七載，身世愈茫茫。人間孰云樂，孺思父母旁。

靈犀忽頓透，彭澤近追翔。有田宜早還，何必淹四方。棄我逐名履，解我循利裳。別我京城友，慨然吟歸鄉。揚子多鱸魚，蜀山多名章。卒以樂往來，生涯當無傷。

唯念同遊者，一朝散如霜。縱有相見日，百轉我愁腸。我友居東海，我友居北閩。我居渝水上，長憶長相望。

渝州竹枝歌二首

山城風物自多嬌，處處坡溝道道橋。人世何如背棒客，任它坎坷一肩挑。

江山勝景一望收，門對朝天舊碼頭。莫道水途于此盡，我家更在江上游。

葛勇詩三首

與姜剛兄小酌

細雨霏霏淨石階，秋風落葉院門開。昨天新菊因誰放，今夜故人攜酒來。一世情懷仍似玉，半生塊壘漸成灰。與君都是時難遇，沉醉何妨再進杯。

寄張耀星兄

時光真似箭，三日忽經過。君我皆同感，分離徒奈何。倚窗秋日靜，尋夢夜風多。遙問岷江水，相思湧浪麼。

遊小山寺

古寺嵐中隱，飛簷出霧霾。粉牆新畫佛，石徑久生苔。借座聽閑磬，無心乞妄財。眾僧皆不語，知我看山來。

王瓊詩二首

黃州遺愛湖漫步感蘇軾來黃州九百三十周年作步梅雲韻

漫步亭前欲問仙，誰將遺愛化紅蓮。城南精舍焚香坐，雨後沙湖覺夢圓。笑寫滄桑江月酌，歌吟長夜墨花妍。今朝我立東坡望，猶聽波濤拍岸邊。

偶拾

幾回入夢尋，聞道波搖影。湖畔柳婀娜，遠林聲寂靜。橫江撥浪行，投石驚鷗醒。江水任沉浮，晨鐘猶自省。

李靜鳳詩詞四首

辛卯中和節謁菊味師玉琴師母于香園

石城仰氣象，路轉通濟門。有句每警我，靈修幾重春。天上猶搗藥，下界孰主賓①。適聞廣陵客，青箱鎖文鴛②。夙世雕龍蟲，衣鉢恒驚人。況復坐花雨，墨跡燦然新③。羲車任馳逐，感此臨高軒。

【註】①壁懸畫兔乃吾師值生肖歲與師母筆墨怡情耳。②揚州適發現俞牖雲長源太公小說數種，公乃李涵秋高弟，不惟詩詞篆刻高古，亦鴛蝶派作手也。③在雨華姐之墨雨軒也。

辛卯日本地震海嘯核洩歌以哀之值江南櫻花盛開

轉輾無地避禍災，一日立海崩山來。黑潮掃空漂九陔，拳拳島嶼如嬰孩。撼地拔屋不能眩，螻蟻之命悲奔靄。莫誇五丁神士敢，核變摧頽生人膽。人間爭虞得無厭，見熾鐵圍獄中焰。我邦爾土古近鄰，幾番喋血相煎蒸。冤結不解海水碧，對此銜仇淒蒼旻。彼時寰宇大駭怖，毒雪虐雨難為措。今朝春陌旋紙灰，爾民歌踐櫻花路。

燭影搖紅 庚寅初冬過錦秋墩再至陶然亭上

秋錦叢殘，翠墩小墓風花隕。青碑無淚也成癡，雙去蒼松隱。解道人間定分，甚深情、魚潮雁信。柳絲如幃，苕水如綾，如煙揉鬢。石冷孤亭，妙庵許是慈悲忍。朱欄誰坐麗陽間，飄絮曾如粉。蠅字螢燈等遍，只無端、天高地窘。與杯重勸，餞了纏綿，流光休問。

【註】錦秋墩有高君宇石評梅墓。

憶秦娥 煤山古槐傳為明思宗殉國處

寒鴉黑。蒼槐奇老枝無力。枝無力。黃塵千騎，不成家國。照天烽火真相逼。狼驅虎走來相食。來相食。斷崖苔碣，慘無顏色。

谷海鷹詞三首

浣溪沙 戊子中秋夜值望月

天鑒重揩萬物羞。悔將靈澤付塵謀。團圞杯底酌離憂。手掬清光疑入夢，情耽黃卷懶回眸。一宵吟斷幾年秋。

蝶戀花 端午

菰葉層層搏雪玉。四角相成，盈握玲瓏綠。薦得瓊盤猶未足。艾蘭香裏呼醺醖。解意釵光紅炫目。勸盡餘歡，莫自傷榮辱。千載沉哀誰與復。靈均醒醉皆幽獨。

臨江仙

流水高山絃誤拂，相酬兩處蒼騰。長宵分榻守雷鳴。應知雲易散，難結海桑盟。心事如花開次第，香風叩遍禪扃。有情一駐便無情。春從當下老，何必費凋零。

紫簫詞二首

清平樂

一襟寒碧。浸得霜林白。數點歸鴉驚玉笛。擾攘蕭疏月色。何人獨倚清愁，江岑幾度凝眸。空嘆仙蹤杳渺，塵寰枉自淹留。

八聲甘州?遊洛陽白馬寺歸記

問多情月影到虛窗，可堪解空禪。對齊雲寶塔，馱經白馬，夢已闌珊。此刻蓮花境里，誰沐法華天。恨入輪迴劫，不得悠然。回首前塵往事，似飛花逐水，風蕩春煙。縱靈心猶在，未忍負冰絃。倚幽欄、玉簫輕弄，更何時、重得馭歸鸞。清光裏、自銷凝處，漸止心瀾。

洪君默詩三首

壬午仲秋前三日感事

月近中秋到處寒，登樓人最怕孤單。霜林寥落歸鴉盡，雲物淒涼落日殘。客裏情懷終百結，眼前世事有千端。乾坤套裏隨他去，莫道葡萄一味酸。

有感於面子工程

拍手歡呼好事臨，黎民已悟菩提心。土牆亦要皮髹漆，泥佛還須面貼金。歡喜劇宜編幾出，遮羞布欲覓千尋。從來障眼生奇跡，今日重翻老笑林。

【註】某市為體現政績，粉飾升平、公路二側危房亦施以油漆、或以化纖布圍之。

玻璃鏡

克隆你我薄冰前，鑒古通今理所然。可以衣冠分美醜，哪能肝膽照愚賢。秋毫滄海能明察，空殼西洋易拆穿。表面文章都作盡，從來徒說鏡高懸。

古求能詩二首

讀李汝倫紫玉簫集

鐵骨錚錚格調殊，諒曾蹲過老君爐。懶施屠伯眉間粉，只取驪龍頷下珠。百折不撓詩作劍，千夫所指筆成鋤。久傷閨寂荒雞杳，端賴斯編鼓與呼。

依韻和玉祥兄

生正逢時一代人，幾番洗腦又修身。情深似海終成夢，事大如山亦等塵。天道豈宜無報應，文章何幸有基因。雪萊妙句君須記，閱過隆冬便是春。

郭定乾詩二首

銀杏（並序）

家有銀杏樹，高十餘米，粗可合抱。有客以二千元問價，余實不忍賣，以境況所迫，遂從其請。彼約五日後偕買主當面議定交付事宜。屆時，買方以道途艱阻為由，遂未能成交。然先此一日詩成矣。

銀杏何亭亭，孤生西園裏。聳翠拂煙霄，垂陰數十米。秀色真可餐，清芬來葉底。歸燕識高標，幽禽時一止。行人每稱羨，余亦竊自喜。如何深愛日，翻作別離始。撫幹意依依，中心苦不已。不因家計艱，安忍遽舍爾。傷如失弟兄，痛如割妻子。我父親手栽，我手親移徙。卅年風雨共，相伴如知己。避暑息其陰，讀書時一倚。念爾天涯去，未能卜生死。明朝即汝別，傷心淚不止。

除草

草盛苗稀不愜情，山田半畝費經營。苗如弱者扶難壯，草似貪官鏟又生。漫說天恩多雨露，誰知物性有侵爭。欲師治國經綸手，剪莠存良慰耦耕。

韓杲明詩二首

聞柯受良飛越黃河壺口有感

聞道飛車躍壺口，氣概驚世難肯首。從來人類爭主宰，征服自然對與否。移山填海風雨變，更與夸父追日走。星航登月夢成真，驕矜果是補天手。惡疾流布滌繼旱，雷霆震怒誰之咎。濫伐狂營百千瘡，無端自禍何其久。文明污染文明史，幾時不為功利誘。可憐天下英雄業，人生那得萬古壽。否泰迴圈皆所知，安忍殃及千載後。君不見小小寰球塵埃裏，極限渾茫終是有。君不見黃河萬里水斷流，相因物我俱同朽。

重讀《過秦論》

誰知散帙竟存珍，絕妙開篇是過秦。已示興亡皆詐力，難堪得失乏真仁。英雄覆轍猶驚世，史實鉤沉即悟人。暮雨瀟瀟天亦老，古今何物不成塵。

劉靜松詩二首

百年

百年洗腦未徒勞，終見神州盡舜堯。十有九人拋信仰，萬無一失擁權鈔。桃源日暖花如海，槐國春深客湧潮。別有高明洞塵劫，鵬鯤化就待扶搖。

後詠史之一

棺蓋砰然日月新，不毛之地聳高人。燕門血洗三千夜；蓬屋牆遮十六春。並世無雙刀斧手；紅朝第一鳳麟身。可憐趙璧沉滄海，從此回車輾舊塵。

木棉詩詞二首

酬綠雲新年元旦梅花詩見贈

雪是知音竹作鄰，馨香已漫屋邊雲。凝眸綠萼心先醉，一種清華欲報君。

滿庭芳 春望

漸暖東風，漸深春意，揭簾楊柳青青。桃花流水，竟日去無憑。二十四番花信，鶯梭裏，次第經行。連天處，離離草色，一歲又枯榮。陰晴。窗外事，繽紛紅紫，開到凋零。正蘭芽葳蕤，燕語叮嚀。遙想茗煙染綠，羅衣薄，低按琴箏。雲鴻外，秋千院落，修竹又娉婷。

凝月詞二首

醉太平

橘黃柳青。春秋半程。馭風何避陰晴。慨幽懷萬聲。水雲寄情。遠涯淚傾。塵中一點心燈。伴浮生夢醒。

浣溪紗 感懷

水起風生履瀚波。寒星寥落爍銀河。彌天龍象易蹉跎。 覆雨三千花漫舞，捫心一闕悔猶多。聊將餘恨寄靈柯。

林清曉詩詞三首

庚寅除夕寄母

十年我亦鬢如霜，忍待重逢淚滿裳。一劫餘生惟夢夢，九原無樹不蒼蒼。未應天道施恩薄，爭及人心造恨長。袖底清寒深莫遣，迴風猶挽舊時香。

撼庭秋

一窗桐影如魅。蕩暮春風碎。碧天塵舞，青燈影暗，避愁何地。 香枯自斂，花飛猶拾，枕書沉醉。幸人間容此，零箋剩墨，化雲成水。

錦纏道 車上見薔薇小徑

靚粉嫣紅，一路沁風香透。餞殘春、釀愁成酒。離情終古誰如舊。掠鬢牽衣，豈必青青柳。 恨匆匆易忘，幾曾回首。憶初逢、夕暉盈袖。艷雪深、籬畔空凝望，彩雲何處，忍覓春歸後。

風清詞二首

喝火令

尺幅猶能繫，流光不可縫。雨絲煙片剪裁中。任那兩輪飛渡，幾見海桑窮。 或有來時路，誰堪斷續風。幾多心緒若飛鴻。掠過雲埃，掠過萬花叢。掠過逝川滄野，夢影一重重。

木蘭花

呵香嚼蕊銜春破。三尺餘寒深處鎖。曉窗回夢夢依稀，剪縷時光輕走過。 素顏縞袂吹煙朵，悄與東風爭婀娜，于今翻作釀花天，寄我初心知道麼。

蘇些雩詞二首

踏莎行 蘆葦

水鳥相依，漁帆相接。黃昏相擁殘陽血。將軍立馬眺河濤，千杆獵獵纓飛雪。野
火無情，春風不絕。煙浮雁浴波光闊。天遙地遠織相思，一梭織就梨花月。

南樓令 乘飛機感賦

聞說有蓬壺。不知真或無。且攜歌、闖入天途。呼嘯騰空成巨鳥，捎晚日、過東
吳。一任白雲浮。乾坤大畫圖。讀山川、勝讀詩書。千頃煙霞鋪錦繡，名與
利、又何如？

燕山雨如詩三首

拂曉

拂曉窗微白，開簾夜氣涼。星辰悲慘澹，天地感蒼茫。鬢嚮塵中老，愁從夢裏長。
回身題宿墨，狼藉一行行。

雨後晚歸

高臺小佇漫凝眸，市路塵囂暮雨收。萬樹花零垂似淚，一山翠冷肅如秋。縱然天
意教春駐，未必芳心為我留。更看平湖殘照裏，橫波幾疊記前遊。

《歌聲飄過三十年》感賦

卅載驚來一夢柯，那堪重聽昔年歌。承平世裡清懷減，坐雨宵中幽感多。楊柳長
翻新部調，風塵便染舊山河。憑誰也記開元曲，收拾滄桑入硯磨。

何永沂詩三首

春暮感事

且任紅堂唱不休，但看冰點說沉浮。誰憐扁鵲千方藥，獨臥元龍百尺樓。上帝既
教人類造，東方試讓自由謳。木棉窗外花如火，春暮何須有近憂。

五十七雜感

願人長久共嬋娟，過了明天又一年。難得糊塗肝膽雪，不如歸去口頭禪。五湖已
被官家占，多士曾蒙霸主鞭。友盡與時俱進者，嶺南詩酒對紅棉。

不信童心不可招，杏花疏影記吹簫。原來姹紫嫣紅遍，莫負天涯海角潮。百載江湖隨出沒，千秋風雨自飄搖。無常變幻無須問，守住吾家獨木橋。

劉斯奮詩二首

夏日郊遊偕陳永正、周錫複、王鈞明、古健青、梁鑒江諸子

無賴書生也一行，追涼覓翠上南崗。樹能驚我真成綠，花到知名倍覺香。擬拍長欄呼好句，不知斜日下危牆。狂歌歸去仍相約，煙水高秋更莽蒼。

城居雜詠

日暖晾衫天，小巷麗如繡。雲暗雨忽來，窗窗出素手。

周嘯天詩二首

中秋引

節至中秋天作美，茶樓侍坐二三子。于今教授未全貧，是夕月華清似水。恍若春風浴沂時，璧月沉沉素瓷底。以吾一日長乎爾，曷各言志毋吾以。率爾哂由由勿嗔，喟然與點點莫喜。從政種甯有王侯，為學心當如止水。雲英可能不如人，殷浩從來寧作己。古人千里與萬里，相遺紈綺心尚爾。此生此夜須盡歡，明月明年何處是。

將進茶

余素不善飲，席間或乙太白相誚，退而作《將進茶》。

世事總無常，吾人須識趣。空持煩與惱，不如吃茶去。世人對酒如對仇，莫能席間得自由。不信能詩不能酒，予懷耿耿骨在喉。我亦請君側耳聽，願為諸公一放謳。詩有別材非關酒，酒有別趣非關愁。靈均獨醒能行吟，醉翁意在與民遊。茶亦醉人不亂性，體己同上九天樓。寧紅婺綠紫砂壺，龍井雀舌綠玉斗。紫砂壺內天地寬，綠玉斗非君家有。佳境恰如初吻余，清香定在二開後。遙想坡仙漫思茶，渴來得句趣味佳。妙公垂手明似玉，宣得茶道人如花。如花之人真可喜，劉伶何不憐妻子。我生自是草木人，古稱開門七件事。諸公休恃無盡藏，珍重青山共綠水。

邱登成詩詞二首

早行過湔水

晨露浥頹柳，湔江欲斷流。眠鷗懶舒翅，蔓草幾經秋。沙礫新基石，風雲舊碼頭。
鄉園此悵望，白水未能收。

鵲踏枝

笛外秋心傷故柳。酒畔雲衣，為底和秋瘦。殘日西風相對久。斷腸人在黃昏後。
鼎篆銷寒憐敝陋。彈盡鮫珠，塵色還依舊。謾道朱門懸紫綬。滄桑苦恨天知否。

劉雄詩三首

有感

無端好夢五更斷，依舊重帷鎖玉人。想像緱山雲外翼，消磨雲海眼中身。非關酒
渴添新病，一任詩顛動古魂。煙月茫茫更飛渡，參差萬戶與千門。

破夢

豈得忘情同太上，不堪破夢對新醅。至今首疾難求藥，從古心傷易作灰。風雨經
年識卿苦，星辰昨夜覺魂來。他時倘過相思樹，紅豆累累只益哀。

蘇曼殊

美人經卷兩彷徨，懺盡情禪事可傷。一自斷鴻歸去後，櫻花如血映殘陽。

罗雲軒詩三首

天蕩山聽李道士拂弦

挾琴登澗閣，坐欲拂清弦。來者愁不語，秋山如寂然。歸雲侵廣帶，微指引流泉。
席上空凋葉，知音自忘年。

晚春別大邑友人南下打工

別去西山客，飄搖路亦賒。春雲迷海日，岸草接平沙。楚國三千夢，金陵十萬家。
傾言不如酒，醒處已天涯。

過溫洲江心島別友

不語辭君去，江天尚窅冥。遠山銜破月，滄海墜流星。衣濕風中露，帆開水上萍。
縈愁還北望，岸見一燈青。

黃志軍詩三首

青灘謝月

峨嵋山上月，送我下黃州。雲海橫青嶂，春潮挽激流。世如巫峽石，人在杜陵舟。
萬里隨波轉，清光照渚頭。

南亭為隆毅君自鄂入蜀洗塵

寒日虛窗點點梅，迎風暖閣故人來。鄰江野岸蕭疏木，俚火明爐暢快杯。海客游
心應未倦，芳春物候度將回。木蘭歲臘仍青翠，聊作憑高楚望台。

寄鄂州趙君

孤雁寒雲入楚秋，湛然江水碧悠悠。沾衣清露人猶立，拂面微風夜轉遒。家國哀
曾同我夢，音書字可減君愁。名刀既失當年刃，每向群山慕羽流。

謝良坤詩二首

不惑初度

百藥難為頂上荒，猶堪一笑破頹唐。元知彭澤無能事，自種丘田有秘方。月出牆
頭三徑活，花開樞子滿庭芳。人前只說今春好，風雨長安漸已忘。

夜讀

六氣盤胸推不開，秋當長夜最難捱。為憐秦漢風雲壯，起揭窗簾待雨來。

樗溪詩二首

梅子酒

雨村橋市亂鶯鳴，梅酒藏山世不名。又了浮生詩一首，落花天裏散餘醒。

清曉驅車過五峰入虎山市

叢祠花發行礙目，岩紅半濕入峰峨。野老穿林荷笠出，竹雞越界將雌過。松根支鼎煮蓴白，楊梅加鹽滿一籬。菰蒲生涯羨不得，隨分身世任跌蹉。不應有恨仄路徑，逢人且唱漁父歌。

楊青青詞二首

踏莎行 術後作

雲壓重樓，霜欺深徑，可憐弱柳新添病。纖枝寒葉任飄零，西風真入無人境。素約消磨，殘更交並，詩腸冷落憑誰應。難將餘力憶前春，妝臺遮住菱花鏡。

浣溪沙

殘夢驚來第幾回，窗前柳色正淒迷。吟懷檢點不堪題。山影早移流水外，月痕尤掛小樓西。最難消受是鶯啼。

退思齋詩二首

濛濛

鎮日無心飛柳絮，濛濛繚亂傷心處。一身冷月獨歸來，滿袖寒煙揮不去。

日晚

高樓吟罷立蒼茫，手握西風獨自涼。一卷愁懷蕉葉淚，寒煙和影入詩長。

韓茹彬詩詞二首

雲樹

晴光一霎開，春風忽隱約。九衢人潮動，湘江春水薄。我望雲樹生葳蕤，雲樹憐余長錯愕。他年願作此雲樹，不知世情憂與樂。

減字木蘭花 上元夜

無關燈火，細數牖花誰似我。檢點星辰，凜冽寒光看未真。一支歌子，仿佛韶光猶記起。欲付清詞，明滅心潮人不知。

蓼青詩詞二首

歸歟

烏兔倏翬顧盼間，數莖霜髮對蕭然。日斜初得心安寂，愁滿還要酒接連。椽筆應非來夢裏，文章豈必事人前。如今聊向牆東隱，虛牖重功三百篇。

鷓鴣天 用韻敬和兼答仰翁

陶寫三年筆未神。風來瞥眼又經春。吟邊少有驚人語，廬外深慚長者輪。 看逝水，厭追塵。芸窗退課遠聽聞。異時問字知誰處，定自高齋屢叩門。

徐平詩二首

題敵山灣新城

巒嶂蒼茫氣象開，天留大塊待英才。煙生翠樾翔千鷺，柳拂明湖無片埃。指點藍圖同海市，回看廣廈起蒿萊。即今鳳翥龍蟠地，信有鴻儒向此來。

攜友于草廬飲茶

曲徑塘前轉，茅亭隱薜蘿。且攜蒙頂葉，來煮洞庭波。花氣浮煙淡，春山入眼多。塵襟應可洗，槐國夢如何。

簡寂詩三首

古調

新聲破古出，古調隨新殘。古調既不存，古弦亦不彈。雖稱古調高，不得名一端。失古一何易，忍古一何難。空抱忍古志，不免失古歎。萋弘血已碎，靡蕪淚已乾。一寸未枯心，焉能無波瀾。

感懷二章

讀經知道理，讀史識興亡。自古皆得所，萬世明且昌。不期巨劫至，斯文隨喪亡。傳道皆傳圓，那復知有方。從此莫讀經，恐斷忠孝腸。從此莫讀史，恐致三生狂。斯世不可，。美言聞皆誑。

人事愁殺人，誰敢原偽真。弦直但見彈，鉤曲但見珍。窮時怨世惡，及達已不仁。世風蕭如秋，人心豈再春。此語勿重陳，語酸空傷身。

晚雲詞二首

踏莎行

斷轂沾塵，荒雲匝地。孤城一片長煙閉。西風漸次布霜寒，亂楊衰草飄零意。寥落枝空，倉皇夢碎。憂思輾轉渾無寐。紛紛落葉轉空階，四山如削蒼茫起。

甘州

乍狂颿漫捲土花腥，濕雲度斜川。又侵窗暗雨，堆門亂葉，打夢闌珊。古驛村圍誰醒，雁信隔經年。四面平林黑，颯颯生寒。休說人間羈旅，縱琴絲彈徹，遣恨都難。沉宵深路永，塵跡滯鄉關。斷紅沉、繁華消歇，剩秋聲、天際帶蒼煙。餘情杳，向遙山外，認取長安。

程濱詩詞四首

久病

傲骨連根朽，童心徹底酸。長歌皆有淚，久病我無歡。

秋日晤失之堂主人王亞丁

人到中年始覺酸，當年何事不尋歡。素心文字年年少，大地山河日日寒。宿命結成蓮子味，浮生開到菊花團。詩情灑滿人間世，祇是無緣上筆端。

抽骨

窗外層層夜，窻前寂寂琴。已將花外詠，換作病中吟。抽去渾身骨，燒殘一寸心。心燼隨風散，寒雲逐日深。

臨江仙

自詡當初見道，如今依舊庸人。人間何處覓靈魂。中宵無寐處，仿佛最真純。點檢昨天故事，安排今日生存。枕邊不覺淚成痕。秋蟲窻外嘆，嘆了幾千春。

添雪詩詞三首

落花

有花搖落在當期，一剎翻飛即永離。誰亦生生似花者，風前子影顛然時。

河傳 春夜細雪

冰魄，纖白，微螢瑟瑟，拂衣而逸。為誰凝做水晶花。等些，等星光滿家。借星一縷千年碧，篆為脈。不屑繁梅色。謐然來，靜夜開，澹懷，覆於添雪齋。

菩薩蠻 臨海三章（選一）

誰掀森碧琉璃色，依風欲濯天之翼。曼夜輒虛空，微星啟暗瞳。悄聲窺彼岸，浪起花如霰。獨立失形容，予心無所終。

劉金明詩三首

休洗紅

休洗紅，衣上舊啼痕。今日杜鵑淚，猶有當時溫。

鬼歌

白日見人夜見鬼，世人不謬我獨訛。白日青天皆作劇，我見獨異奈若何。雖號鬼賊君莫笑，請君聽我歌鬼歌。誰人力劈開混沌，水火相射雷風摩。乾坤兩判成世界，中間建置人娑婆。鼎湖見背舜禹棄，五千年來如擲梭。有心不傳聖賢死，凋蘭瘦蕙淚沓沓。殘英萎地無人掬，中天漸妬颯風多。忽有一麾號西至，圍山鑄鐵資鬼科。百萬沙蟲踞幽莫，管領十殿宗閻羅。精嚴審定絕遺漏，是非功過無偏頗。日夜勾搜拍門戶，畏者驚懼尤電雹。朱砂圈點如炙烙，細篆蛟螭紛神呵。治之各有諸地獄，諸惡勸捐諸善馱。一朝易執紅旗起，遑論鬼牛與神蛇。烹麟炮鳳慣經眼，責之冠蓋高峨峨。噫吁嚱虐斯文喪，否勢不啻受洪波。世上應無楚三閭，河伯山鬼枉蹉跎。

紀念

孤魂怨魄知何處，不道籟枯蕙也消。六合鵑嘯乾且碧，天風遺恨入秋潮。

毛進睿詩詞三首

戲為寢詞

悲者卿卿更孰親，落花心緒例千春。青衿未濕西陵雨，白首相期北牖人。吹到參差辭氣厚，求諸零露肺肝淳。踟躕數誤歸鴻影，眉目盈盈顧未真。

阮郎歸 和元昊珠海秋色

蓼汀歸雁掠瓊簷。雲羅隻影寒。楓亭巢暖葉初丹。霜燈柳外闌。蓮啄苦，露凝團。橫汾和淚看。騷人曾吊此江干。白翎誅黑山。

孤雁兒 畢業偶成

拏簫小立經霜苑。聽欲碎、鶯啼輦。辛夷吹落薄寒中，誰惜香遙紅亂。東風此夜，隔年還憶，沈艷驚初見。霓裳夢改餘癡喚。祇道是、空流眄。離筵顧影暗妝臺，拚淚重簪珠鈿。塵心不悔，碧雲天末，難忘情深淺。

詹居靈詩詞三首

聞蝶園將關閉

初聞耳舌愕，復聞酒味薄。春花皇皇日，歸作遼東鶴。

甲申生日

路失桃源又一春，孤芳難慰劫餘身。經霜樹瘦唯存骨，逐浪心賒半屬塵。詩劣不求人說項，病多獨與鬼為鄰。於今省識炎涼態，幸得黃花幾縷神。

蝶戀花

翡翠樓前春漸換。芳草無情，暗逐天涯遠。坐對雲煙塵夢斷。落花微雨珠簾卷。昨夜酒樽和淚滿。記得那時，羅帶同心縮。而後思君悲不見。倚闌但看雙飛燕。

鄒金燦詩四首

感懷

朔吹連明鎖夢魂，依稀故事動沈昏。放心誰分歸慙疚，客路青塵隔九門。

挽

天外風雷江畔潮，甲申清韻一時標。江湖是處皆漁笛，覆盡樓亭處處簫。

次韻退思夜懷

漠漠山高力不支，道來甲子更沈遲。人將玉笛風迴處，寒入關河雨過時。紫綬彤車一如昨，明臺衢室兩堪疑。我今賸有升沈計，負盡昂藏未備知。

有感

豎兒冠蓋上靈霄，滄海玄雲正怒潮。盛世言高但虛立，故賢魂死孰相招。淚悲北極胡塵漫，天望南州雋氣消。獨有山川供竊語，人間浩漠日沈寥。

蘇俊詩詞三首

燕臺

燕臺草樹入蒼煙，悵望千秋一泫然。沙漬只埋飛將恨，竹林空說步兵賢。軒中有鶴猶承寵，天下無官不愛錢。留得落紅心事在，妒花風雨自年年。

夜讀

百年憂患幾山丘，推去還來與睡仇。只眼難迷秦鹿馬，一燈長溯魯春秋。河聲嶽色撐胸起，雲影花光繞座流。讀罷離騷攜古月，五更同上洞庭舟。

金縷曲 與汪大論三十年後事

談口懸珠玉。聽靈湫、雲端直下，散成琴曲。三十年能消底物，漫著鴻催燕促。且放盡、尊前遠目。不恨青山嗤醉客，怕青山與客頭俱禿。持一笑，對西麓。長安未了閑棋局。更休論，耕桑戰壘，浪淘沙漉。柳邊梅畔人去後，替管風奴月僕。只一事、沉吟難卜。若使林泉真我有，待君來掛劍空喬木。詞尚在，為余讀。

梅疏影詩詞三首

于舅家種竹

移得渭川種，平添一片春。繞樓排綠帚，長使拂煙塵。

過豐都車次

礁石灘沙立白鷗，梯田疊岸水含洲。秋深浪濁魚龍隱，日朗天清鬼怪囚。幾抹雲山橫際外，壹江輪影泛中流。依稀辨得閻君貌，玉冕珠旒百尺樓。江畔有高樓如閻君冕旒端坐壯。

清平樂 春遊至農家

春光乍暖，來去衣衫短。壟上人家黃犬懶，客到庭前不管。捧杯林下花間，二三野老盤桓。閑話今春農事，幾時引水澆田。

睦謙詩四首

夜宿泉城，不寐起賦

筵歸懶掃枕邊塵，錦瑟泠泠莫解顰。孤影何來燈問壁，衆星安繫夜愁人。花開鸞鏡方成夢，雪落烏絲一轉身。擬託幽心乘逝鳥，卻疑心外幻耶真。

龍口海邊夜行

幽府逡巡第幾層，暗階獨守祇昏燈。陳前樓影橫棺槨，落後月光翻雪冰。漸去秋蛩在林喚，潛來海霧向隄憑。東溟入夜洪濤寂，期值蒲牢惜未能。

北川

深霧縈羌牧，曲關接漢邊。悠然見禹穴，歌舞滿山川。尋葯入林壑，淨心聽石泉。荒城劫灰冷，幾度泣啼鴉。

流霜

流霜空裏怕人知，徙倚山阿有所思。駿影已銷花樣面，紈心仍斷藕中絲。竹敲隔院常傷遠，絃冷幽潭又感時。幾樹薔薇多少夢，一身落瓣映深痴。

示我周行

冰繭盦集外詩詞 繆鉞

詩三十八首

籍亮儕先生忠寅寄示任公輓詩，感賦（1929）

獨從亂世惜真才，迸淚詩章鬱百哀。老子猶龍脫生死，高丘無女歎蒿萊。青萍寧掩豐城氣，赤縣誰能厄運回。舉世爭傷書種絕，豈徒朋舊泣岑苔。

送培德中學第二班諸生卒業（1929）

國運悲花落，橫流嗟水深。危舟期共濟，世網莫同沈。洛下治安策，隆中梁甫吟。高蹤懷二子，勸爾百年心。

貞節思元亮，清狂歎牧之。千秋空自許，四載愧人師。論學憶寒夜，含情傷路歧。勉持敦厚教，長與古人期。

夜讀藍穆伊黎亞集①Lamb's Essays of Elia（1935）

蟹篆旁行絕妙辭，意含言外耐尋思。彥和隱秀誰能解，仿佛燈前一遇之。

【按】《文心雕龍 隱秀篇》曰：“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Hazlitt 評藍穆文為“Vivid Obscurity”，殆彥和所謂隱秀乎。

幽默為文世所珍，幾看風趣出清新。居然綽約如姑射，始信西方有美人。

【按】繆鉞“藍穆伊黎亞集”，通行譯法為《藍姆伊黎亞隨筆》。

奉送馬一浮先生入蜀講學（1939.2）

山城三月道相親，歲晚臨歧意未伸。亡禮久嗟車棄輔，驚心真見海揚塵。寒凝粵徼荒途遠，氣轉巴山萬卉春。絕學興衰一身繫，他年鹿洞即峨岷。

出門（1939）

出門便有臨歧意，觀物常存獨往情。憂與生來寧自遣，境雖初接似曾更。回潮滌濁懷新世，高鳥鳴秋喜遠聲。能化天星照靈躅，不辭永夜向君明。

都勻客舍見盆蘭作（1939.12）

客舍殘英亦可憐，凌寒憔悴不成妍。故園佳色今何似，流轉遐荒又一年。

貴陽旅舍遣悶（1940.1）

歲晚黔山道，棲遑豈定居。侵霜思白雁，如燬惜頰魚。國望中興日，人懷未亂初。明夷如可卜，敢負篋中書。

奉和馬湛翁先生上巳寄詩原韻（1940）

湖外雲山舊結鄰，飛來魚鳥亦能親。高丘反顧哀無女，空谷相聞儻有人。盈袖馨華遺遠者，當門五柳似嘉賓。匆匆又過清明節，聽雨聽風未是春。

偶成（1940）

隔院依稀聽玉笙，銀缸遮霧夢難成。西園碧樹禁風雨，多少羈禽此夜驚。

南來不見柳吹絲，曾記清波照影妍。梁燕未知人意嫩，殷勤猶為說春前。

偶聞剝啄叩門深，延客中堂話素心。隱几醉醒原異趣，晚風吹雨過桐陰。

野鳥飛飛去復迴，荊花一樹映窗開。奇懷經亂歸平淡，猶喜西山爽氣來。

百念（1941）

百念沈緜積未宣，無端風雨發煩冤。已甘草弱難言命，為底樓高易斷魂。沙上枯魚猶响沫，夢中殘黛愧溫存。勞生多難寧如此，擬喚巫陽與細論。

槃庵寄題拙作，賦此奉酬（1941.3）

自愧巴人曲，何來琬琰章。國風哀窈窕，楚賦假蘭芳。攬茝荷衣潔，揚靈極浦長。玉爐香未滅，灰印已迴腸。

移花（1941）

移植經時節，相期願不違。受風偏特立，滋露漸能肥。永日徘徊久，雕欄護惜微。輕塵縱無害，莫令近芳菲。

夏曆八月十四日，遵義教堂賞月，呈傑人司鐸（1941）

黔徼難逢月，今宵喜照臨。山城哀畫角，聖地潔塵心。龍戰終無已，蟾輝恐又陰。福音拯世意，相與一沈吟。

奉酬槃庵兄原韻，兼呈貞一先生（1941.12）

蠟炬幾驚灰，登臨怯廢臺。冬寒蘭自活，天重霧難開。寧必花前見，真如夢裏來。亦知齊得喪，觸物又（又字或作易）生哀。

書懷（1942）

年來憂患意千端，超物觀生境自難。袖手倚闌人盡小，攜筐采藥路常寒。讀書每似臨崖返，徙宅惟求容膝安。已解據梧非道要，故憑詩句遣悲歡。

客有遊湄潭歸者，賦贈（1943）

七日湄潭去，歸來翠滿襟。一江清繞郭，千翼晚投林。已慎麻陽路，寧勞卻曲吟。且將幽雋意，收拾入靈心。

偕李源澄少城公園綠蔭閣茗話（1946）

為避街塵日夕喧，名園茗憩傍風軒。已勞五載滄桑別，喜共今朝斐亶全。治學漸探空曲際，（余謂源澄，汪容甫自言：“記誦之學無過人者，獨於空曲交會之際，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舉無疑滯，鉤深致隱，思若有神。”余亦頗有此感。）經冬未及雪霜繁。靈山早定明年約，欹石聽泉待細論。（源澄邀余明年夏赴靈岩山書院小住。）

十年（1947）

十年涉世惜知難，一札沈吟慨萬端。敢說滋蘭花易發，勿忘采藥路常寒。風前拾蕊春猶昨，夢起推枰局已殘。他日相逢蓬島路，滄波回首盡漫漫。

與稚荃論小山詞（1947）

絕代論詞境，誰如晏小山。不容世軒輊，自與古躋攀。託意芳馨裏，觀生卓犖間。秋窗一商榷，仿佛彩雲還。

病中作（1947）

勞生蓬累知何已，一病能消十日閑。夢聽鳥聲疑奏曲，臥觀雲影當遊山。人間醒醉都無與，世事成虧各好還。流幻百年多變劫，願持一靜息千艱。

院系調整，余專任四川大學教職，為賦一絕（1952）

鉛槧勤劬枉廢材，流光一逝不重回。東風吹綠新園地，願種繁花處處開。

題周汝昌先生所藏顧二娘制翔鳳硯（1956）

荒肆搜尋硯一方，昂頭俊眼鳳如翔。人間絕藝今零落，誰識前朝顧二娘。

述志（1956）

禮經曾寄大同思，原始初民仿佛之。社會千年論發展，應從今日說明時。

蘇聯火箭到達月球，喜賦二首（1959.6）

火箭乘風去，長空任漫游。嫦娥迎遠客，樽酒話清秋。已悔偷靈藥，爭禁碧海愁。人間方大慶，同駕返神州。

織女居何處，傳聞銀漢旁。願來學機杼，非僅乞瑤漿。雲洗羅衣薄，風生翠帶長。支機石畔坐，仔細說耕桑。

仲華兄出示《放筏圖》，囑為題句，並云此圖乃昔年與趙望雲先生同遊灌縣，趙寫以見貽者。灌縣為余舊遊之地，江邊放筏，亦曾目擊，今睹此圖，宛如舊識。爰題五律一首，即乞仲華兄兩正（1961.10）

玉壘峰巒峻，岷江日夜流。榜人齊放筏，天地正清秋。擊楫心常壯，迴灘力自遒。但憑弘毅志，新建古神州。

題茅於美《海貝詞》（1977.8）

能從舊體發新思，此是人間絕妙辭。格調不論南北宋，芙蓉出水即清姿。

卅年磨煉見真淳，寫出神州面貌新。漱玉才情猶局限，積薪何必遜前人。

赴京出席民盟第四屆代表大會，口占一絕（1979.10）

十載滄桑一夢中，夢回征雁尚驚弓。喜逢盛會開言路，天半朝霞照眼紅。

一九七九年十月，余以事至京，志岳兄南遊滬杭，將返哈爾濱，道出京華，相逢話故，並出新詩見示，歸後賦此奉寄，即乞郢正（1979.10）

居然千里御風行，小聚京華日照明。伏勝解經惟口說，桓譚新論見高情。十年桑海驚多變，七字詩篇更老成。錦水松江萬里隔，同看朗月海東生。

論詞絕句 論張惠言及常州詞派（1982.6）

爭言寄託費疑猜，詞論常州別派開。欲識茗柯幽約意，疏簾春曉蝶飛來。

《文獻》雜誌創刊十周年，爰賦小詩，以誌祝賀（1989.3）

中華典籍數千年，考獻徵文賴此端。學術商量通世界，鴻篇豈止萬人傳。

詞九首

鷓鴣天 壬申除夕前一夜，留鶴銓小飲（1933）

一載垂垂向盡時。樽中有酒不須辭。知君久識江湖味，歲晚天涯未覺悲。高秉燭，緩傾卮。今宵無醉且無歸。漏舟共載滄溟闊，來日風波豈可知。

蝶戀花（1933）

何處幽蘭生小圃。無意相逢，當日頻回顧。翠葉朱蕤香乍吐。人間百草如塵土。常恐西園蜂蝶妬。移植三年，顏色猶如故。護惜不辭心力苦。憑君留取芳春住。

浣溪沙 友人有書詢近況者，賦此答之（1933）

握槩懷鉛已可憐。更堪憂患送流年。靈均哀郢有新篇。常懼棖崩僑亦壓，幾看巢破卵能全。春來何處覓清歡。

蝶戀花 和石蓀原韻（1935）

三月芭蕉猶未展。作意東風，乍冷還微暖。莫歎音塵千里斷。誰知咫尺天涯遠。五載花陰常會見。失悔當時，輕放韶光轉。楊柳千絲難繫綰。夢魂飛去無拘限。

憶舊遊 乙亥丙子之間，余客廣州，頗極遊賞之樂。戊寅秋日，違難粵西，風物有相似者，而粵東已化為異域，愴然不能已於懷也（1938）

記榕陰覓句，荔浦嬉舟，梅嶺探春。多少清遊興，慣晨呼快侶，夜款芳尊。水樓竹繞花徑，桃綠暗閒門。歎萬里重來，風光感舊，烽火驚魂。殷勤問來燕，道古塔名臺，都沒胡塵。也擬登樓望，奈層山遮眼，淒雨愁人。隔牆飛過殘葉，無語對黃昏。聽幾處清笳，西風竟日吹淚痕。

鷓鴣天（1939）

半卷輿圖掩淚看。蠻鄉強覓一枝安。巢移客燕秋將盡，風折疏荷露未乾。貽遠者，采芳蘭。揚靈江渚路猶難。縱教幽夢來能準，爭抵天涯此夜寒。

卜算子（1942）

花亦有心期，人世誰相曉。只見因風爛漫開，又被風吹了。一點點馨香，未肯同凡草。要借東君護惜心，說與天知道。

蝶戀花（1946）

哀樂深時難自辨。贏得淒迷，陡覺人生倦。拂面飛螢光一閃。回頭已向花陰遠。欲向高山醒睡面。天地悠悠，愴涕無人見。吐盡柔絲空絢爛。惟餘自縛成孤繭。

水調歌頭（1947）

冰雪久凝沍，日日望春來。誰知二月三月，風雨苦相偕。莫數明年花信，且問今春景色，何計好安排。芳徑一蹉跌，咫尺即天涯。東皇說，願與汝，暫徘徊。

靈妃相顧一笑，人世幾歡哀。斟酌流霞千頃，俯仰明星萬點，宇宙屬吾儕。陵谷偶成毀，何必掛君懷。

《冰繭庵集外詩詞稿》按語 繆元朗

繆鉞先生（1904—1995），字彥威。江蘇溧陽人。1924年肄業於北京大學文預科。歷任省立保定中學和私立培德中學國文教員、河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廣州學海書院教授兼編纂、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華西協合大學中文系教授兼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1952年後，專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

繆鉞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中國古典文學、歷史文獻學的教學與科研工作。生前出版有《元遺山年譜匯纂》、《中國史上之民族詞人》《詩詞散論》、《杜牧詩選》、《杜甫》、《三國志選》、《讀史存稿》、《杜牧傳》、《杜牧年譜》、《三國志選注》（主編）、《冰繭盒叢稿》、《靈谿詞說》（合著）、《三國志導讀》（主編）、《冰繭盒序跋輯存》、《冰繭盒剩稿》、《詞學古今談》（合著）等專著，發表論文120餘篇，多數收入上述各論文集。1981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為首批博士生導師。曾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中國唐史學會、中國唐代文學會、中華詩詞學會等學術機構和學術團體的顧問。

先生性嗜古典，喜詩詞。在中學時，就練習寫作古文、詩、詞，與同學共結詩社。18歲高中畢業後，即以詩詞作品就教於籍忠寅、張爾田等前輩。上世紀40年代，還曾加入由章士釗、沈尹默、喬大壯、江庸等先生發起創辦的“飲河詩社”。先生曾在《自傳》中敘述自己詩詞創作的特點：“我從小就喜歡作詩詞，後來治史之餘，不廢吟詠。我作詩詞，都是抒寫真情實感，不為敷衍酬應之篇、無病呻吟之作。至於藝術風格，則是在承繼古人之基礎上以求創新。我熟讀《詩經》、《楚辭》以及漢魏至明清諸名家詩集之後，擬取阮籍、陶淵明之寄興深微，李商隱之情韻綿邈，黃庭堅、陳與義之筆致峭折，而熔於一爐，自創新境，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至於作詞，則因才性之所近，小令取法秦觀、晏幾道，慢詞取法周邦彥、姜夔，亦兼采他家之長，蘄向於深美閎約。”

先生生前只在報刊上發表過部分詩詞作品，但手訂了三卷《冰繭盒詩詞稿》。1990年10月5日，繆鉞先生收到程千帆先生寄來的先生致劉永濟先生的書信複印件，

①先生去世後，筆者應河北教育出版社之約，將這三卷《詩詞稿》整理付印，於1997年出版了繁體直排的單行本。但因出版社編輯校對不精，單行本排印出現了許多錯誤。

其後給程先生的回信說到：“鉞致友人書札，多未存稿。此次重讀諸複製件，恍如隔世。其中詩詞，亦有未存稿者，可以補入也。”秉承先生之意，筆者開始留心收集先生手訂《冰繭盒詩詞稿》以外的作品，漸有收穫。²近年來，筆者因為撰寫《繆鉞年譜》和編選《冰繭盒論學書札》（暫名），在收集材料的過程中，從報刊書籍（如《學衡》、《國風》、《四川大學校刊》、《人民川大》、《文獻》、《吳宓日記續編》、《茅於美詞集》、《方豪六十自定稿》等）和先生致友人（如劉永濟先生、陳槃先生、張志岳先生等）的書信中，又陸續讀到較多先生手訂《詩詞稿》以外的作品，於是就編成了現在呈現給大家的這份《冰繭盒集外詩詞》。此處的“集外”，是在《繆鉞全集》版《冰繭盒詩詞稿》之外的意思。

2011年5月10日於晴軒

終朝采綠

學詩記事 龔鵬程

我是一九七三年考入淡江文理學院的，在詩方面，除了王甦老師的《詩經》、傅錫壬老師的《楚辭》、傅試中老師的《詞曲選》等課之外，還另有些其他的經驗。

一般大陸朋友想到台灣，或許會以為那乃是海外荒陬，文教聲華遜於內地。其實不然，台灣詩社傳統甚盛，李漁叔先生《魚千里齋隨筆》卷下《略談詩鐘》說：“自來台灣，每見人竟日為詩，深以為奇”，即指其事，風氣蓋猶勝於當時大陸

²200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繆鉞全集》時，收入《冰繭盒詩詞稿》，和先前所刊《冰繭盒詩詞稿》單行本稍有不同的是，這個版本新增了8首作品。因為數量極少，沒有在《編校後記》中特別說明。

諸省。而詩社中多作詩鐘，尤與大陸各地不同，故李先生說：“亦曾至所謂擊鉢吟會作壁上觀。大抵當場出題、限時繳卷，與會吟客皆瞑目搖首，啞唔有聲，其所作以詩鐘為最多”。擊鉢與詩鐘都創于閩而盛於台灣，李氏所記，正表現了一位大陸來台詩人對此現象之驚異。

李先生來台後很快就融入了台灣詩歌傳統，參加臺北“寄社”後亦頗作詩鐘。《隨筆》中有專文述論，後更擴大寫了《三臺詩傳》一書。曾見其與王符五先生一函說：“頃奉惠書及鐘聯，深為欣佩。各聯才思功力並勝，唯次第錯誤。特飛函奉達，即乞改正。於十八日午後專人送政院機要室方子丹先生收。此次佳卷如林，得吾兄入社，定當奪錦。”又詳敘作法曰：“每唱曰聯，鐘眼為百、生第二唱，花、日第六唱。弟有‘則百符允男子夢，此生當現宰宦身’‘空翠撲簾分日色，亂紅飄砌減花光’二聯，質之吾兄，以為如何？又，百生二唱須注意，不能以三百五百八百等字對一生半生，因上聯兩數字，下聯一個數字，謂之三腳，犯規，乞留神。各卷俱將印好，先送閱，約於十八後可發出”。可見先生曾在朋輩間推廣此道，邀集社課，而南來騷客於此尚不熟悉也！

李先生是教我詩選課的張夢機先生之業師，王符老則是張之淦（眉叔）師命我去拜謁的前輩，承他不棄，給了我許多資料、告訴了我許多掌故，連周棄子先生的詩稿也是他抄給我的。棄公下世之後，利用這個抄本才編出了棄公的詩集，因此我一直視之為師長，甚為感念。他家世與陳蒼虬有舊。曾作《帥南以所藏蒼虬年丈牽牛花詩稿墨蹟屬題，撫拾舊事，遂成七絕句，百感蒼涼，不自審其支蔓也》等詩文略述其事。我大四時研究晚清詩家，故常專程去請教他。

李漁叔先生我卻無緣親炙，其行誼及詩文僅由夢機師處知之。夢機師篤守詩教，連字也學漁叔先生的瘦金體。我大二時，詩選一課本由劉太希先生講授。先生時已自星洲香江倦遊歸來，刊其《竹林精舍詩》，殆欲隱居林下，優遊卒歲，故辭去教職，由夢機師代之。師以高步瀛《唐宋詩舉要》為教材，所授詩法，大體可見於其《近體詩發凡》。嗣後則以韓愈詩為主，講授古詩聲調。督詩甚苦，勤於批改，往往能一字見精神，如我有詩詠寒夜：“舊塔簫聲霜氣老，蛛崖霧色月輪高”，師改為舊塔簫沈、巉崖霧盡，這纔像詩了。

這時，我在六朝詩方面還另有功課。原因是申慶璧老師替我申請到院長張建邦先生之繼母張居瀛玖女士的獎學金。這個獎金十分特殊，須提交一份研究論文。這在那時，可謂創舉。我擬的題目是謝朓研究。申老師不研究詩，他只是創造機會來幫我，故具體該如何進行寫作，我得徵詢別的老師之意見。當時申師在院長秘書處辦公，與白惇仁老師同掌校務文書，因此我便轉而去問白老師。

師乃香山後人，時正做《詩經音樂文學研究》，有函示我：“臘鼓催歸，傳來仁里之郵。竹箋寄語，知有登瀛之作。以英髦之雋才，為永明之詩論，獨步淡江，可為預卜。余維詩中排偶，肇於靈運；近體格律，啟自玄暉。倘或敷陳篇幅，則可上溯魏晉之源流，下逮唐宋之變化。或欲執其精要，則當注重其格律與意境，比較其衍聲與用韻。冠以謝氏家學之淵源，繼之以玄暉之身世環境與思想生活，結之以繫年與評騭。承遠函以相問，聊草簡以為酬”。

我依其指示，擬妥綱目後再請教他，並詢獎金如何申領，他函示：“吾棣著作體例雖紹章汪，假以時日，當能超越。獎助經數度催詢會計部門，云已列開傳票，惟迄未見通知。一瞬過年，此一般會計部門之通態，滋可喟也。年後吾棣回校，可到系中一問。若無消息，可來我處，相陪到主管處室洽領並面謝張院長也。”這類函札，不但可見他對我的教誨，他們那一代人對學生愛惜如子弟、敬重如朋友家人的態度，也躍然紙上。“溫柔敦厚，詩之教”，這不就是了嗎？措辭之雅、書跡之美，猶其餘事也！

在此之前，我還選修過萬心權老師的杜詩課。課用《杜詩鏡銓》為教本，但時時須參考仇兆鰲《詳注》。例如考試時他會問：“客至、賓至兩詩之意境有何不同？試就楊倫所論說明之”或“新安吏、石壕吏與潼關吏，構想及寫法不同，試就所見說明之。仇兆鰲曾引敘胡夏客指出三吏三別中所表現之特點為何？試就原意簡述之。”“新婚別中，君字七見，試就仇滄柱所言說明之。”此類題，既須綜攝古人注杜之見解，又須自具心得，頗能開拓初學者之心目。一些老杜遺詞用字之精妙處，他也不忘提醒我們注意，因此他也會問：點水蜻蜓“款款”飛、縣小“更”無丁、士卒何“草草”、園廬“但”蒿藜，這些字詞各該如何解。此外，他還要我們思考一類較大的題目，例如，“世稱杜甫為詩聖、詩史，各何所依據，試分別說明之。”我那時才大一，對此當然還不能掌握，但此一問卻形成了我的問題意識，後來我寫了許多文章討論杜甫為何是詩史，教授升等論著亦是《詩史、本色與妙悟》。讀唐宋詩、杜詩、韓愈詩並研究謝朓，使得我的校園生涯與詩愈來愈纏綿難解。而這還不算什麼，令我更為投入的，是李商隱詩。

李商隱，是我的神秘友人。我從小就認得他，但不相熟。大三那年，張眉叔先生來淡江教書，原開歷代文選，那年忽願教李義山詩。聞風而至者，在開講當天，真是擠破了屋子。不料張老師的長沙話鄉音極重，幾乎完全無法會意，講詩又先辨析唐朝的政局官職。同學等既乏此等素養，又苦於鄉音無法領受。天氣酷熱，張老師揮汗如雨，對滿座學生亦大不習慣。結果一堂課下來，學生全走光了，只剩下十餘位稍知滋味者，繼續與先生在空曠的教室裡共同品賞義山詩。

老師舊學深厚，講詩尤為透闢，因為他自己就是位傑出的詩人，詩心相映，又熟於史乘，隨口指點，或取唐宋諸家詩相印證，殆如空裏花開，曼妙非常。同學歡喜讚歎，而莫能窮究其底蘊。

師用馮浩注本，然隨處更正，多所補充。我自己用中庸出版社所編，彭醇士先生題尚的《分類李義山詩集》，兩相對照，並旁蒐程注、紀批、張譜等相參證，更覺醞醞有味。一本詩集，被我讀得韋編三絕，眉批夾注皆滿。

李商隱，只是個歷史人物，其詩未必真屬生平自供，故詩中的幻影，未可遽爾視為真形寫真。但這不妨。他對我而言，是真實的，仿佛我有一極熟之友人，即名李商隱。我不但曾見他一生經歷行事，更曾與他把臂轟飲、深宵劇談，於其心曲隱衷，完全能夠瞭解。而且這種瞭解，不是像我們瞭解身邊密友般的瞭解，那是客觀的，是對我們身外一人之瞭解。我對李商隱的瞭解卻是一種內在於己的瞭解。我自己在成長中，不斷加深了我對世界的認識、對生命的感知、對歷史的覺察，我對李商隱的瞭解就不斷改變、不斷深刻。甚至可以說，我是透過李商隱的詩（我所瞭解的李商隱詩）來陳述我對世界與人生的看法。那些詩，似乎也可以說就是我作的。

後來到大四時，汪中先生在師大開講李商隱詩，我每週也由淡水下山趕火車到臺北去聽。報考研究所，師大所考專書項目中原本沒有李詩這一門，我拜託李爽秋老師設法，師大也就果真替我增列了。我能考上，就靠李商隱詩這科多拿了許多分數。我與李商隱情分之深，可以概見。

某年，公共電視準備製作個介紹文學的節目，邀師大一些先生們商議，決定每人寫一篇詩人傳記，以供編寫劇本。我當時雖還很少寫有關李商隱的論文，但大家都覺得本篇非我莫屬，我也如此認為，所以就答應了。稿成後讀了一遍，感慨萬千，難以為懷。遂將這篇傳記權充抒情散文，收入我自己的散文集中。

據我的理解，李商隱一生徘徊於仕與隱、政治與愛情之間，既找不到歸宿，想衝破，又辦不到。所以他的詩最感人處，就是顯示了一個人在生命流轉中承受煎熬、糾纏往復的歷程。他對人生非常眷惜，所以說：“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宿駱氏亭》）。縱使荷花枯了，還不肯爰除，為的就是想留來聽雨。有這樣心情的人，才能品味人生。但是，他的人生滿是悲傷。這也許是因他的遭遇較為不幸，也可能根本就是其性格使然；因為對人生太過有情，以致觸處感傷，如《暮秋遊曲江》詩所云：“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這種人，在撿拾

落花之際，會覺得“重吟細把真無奈，已落猶開未放愁。”（《即日》）而這其實也就是他在把看人生時的態度。有情，卻也無奈。

這是中國詩人第一次如此表達對人生的深情與無奈。而且，是幽細地、寂寞地、清冷地、惆悵地品味這種深情與無奈。他那種對人生“重吟細把”往復沈吟品味的態度，也帶出一種懷舊憶往的氣氛。重吟細把，而又發現人生“真無奈”，更會予人感傷，如《嫦娥》詩所云：“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沈。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在沈靜、寂寞之中，重吟細把，華年往事，觸緒紛來。回首檢點人生是是非非，碧海青天，可能涵有許多傷痛、悔黯，以及悵惘。這種苦思華年的心情與氣氛，使得他格外迷人。他的詩，往往令人覺得朦朧，大概也就是因這種人生迷離、曖昧，又飄忽、無奈之感正浮漾於其間吧！

我一邊上張老師的課，苦苦思索李商隱的心境，一邊就把自己作的詩送請老師指正。他並不徑為我改訂，而是批抹刪削了一通後還給我，說：“就所標識未臻妥洽處，更推敲之。古人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焉。自行改定後，仍盼送閱！”

事實上，當時我的詩太差了，根本不是改動幾個字詞就能起死回生的。所以老師批語每云“太率”“率”“屢失粘”“不對稱”“此等語最忌”“古體不可如此纖仄”等等。待我細加礪冶之後，他才又替我調整字詞、改換思路、指點方法。

例如他說：“昔李越縵謂湘綺但粗解腔拍而已。文人相輕，雖往往而然，然腔拍實古體極重要者，體段、節奏、音調、辭采，胥於此尋之。熟讀古人名作，為不二法門，捨此更無他途。意古、氣古、辭古，先求不落唐以下韻調。摹古能運掉自如以後，再放，初桃不能不窄也。劃槓處，皆失古意者。選體詩甚重要，無論將來是否取徑於此。凡學詩者，皆不能不於此下一段工夫，老杜云：‘精熟文選理’須細考”。腔拍，其實就是種語感。五古跟五絕、五律之不同，就在這種語感，否則都是五言句，何以別之？我當時雖做著謝宣城詩研究，但對六朝詩之語感掌握其實仍不準確，故老師云云。

老師又說：“古體今體，句法不同，決不能雜律句。換韻、轉韻，需多熟讀昔賢名作，細心參會，不宜遽爾學步。空靈飄渺，一結邈然，是五古高境，然偶失分寸，便即顛躓，自來作者不敢輕試。改筆接綴數語，恒蹊熟水，自落凡近，但能與起筆及中幅呼應，機局亦可圓緊，亦非悉是蛇足鼻腔之類。飛行絕跡，非一蹴可幾，初學不能不熟於常法也。目前須注重之點：一、體段，二、字面（合句法），三、聲調”。

七古，老師說：“七古最難作，每每氣力不到。此作宜刪減。改甚費，且亦不必於君有益，望自行約縮，總以用心直寫實寫為是。曾記某雜誌載曾虛白先生游天目山一文，亦歷述登陟險壁之事，寫來驚心動魄，令人有真實感，譜之為韻文，亦自是一奇。如雜湊橫堆，便成疥癩駝矣。”這是指我一首遊皇帝殿的七古，他認為囉嗦且堆湊，故告誡我“不可擬於不倫”“不可趁韻強押”“不可堆字堆典”“不可多借比”“此等必須直寫實寫，乃能長筆力”“千萬不可堆垛”。又說：“山水詩，已是熟題，欲求出色，大難。古人中，謝靈運、韓、蘇、李、杜、楊萬里，略及陸，此數家路數法門需熟參。”

他講的是七古需有對景白描的手段，才能寫真情、敘實境，不陳陳相因。至於腔調，他倒是覺得我還孺子可教：“音節諧暢，僅數處微啞。此極可貴，有人作詩數十年，七古尚不能入調，所以為才難，勉之！”其實，這不是我有什麼才，因夢機師教韓愈詩時已詳述了清朝王漁洋趙執信翁方綱諸家的古詩聲調譜，故我曉得注意及此罷了。但老師愛護我之情，溢於言表。

律詩，老師說：“律詩貴廉悍。廉謂寡取，悍謂深入，決不貪多，不可雜湊”。“不要雕字，不要愛浮響。多讀，讀整篇，現在不要讀散句。可以高調，不可空調。詩，製題須雅潔，今人多不講求，每每俗冗取厭”“詩不宜太著題，亦不能完全不著題。原作除第二句外，皆自說自話，與寄友人無關。初學扣題需緊，寧失之於拘滯，最要守法度。轉折用虛字，不宜多置句首，位置須多變化，初學能少用轉折字：由氣、由意以求其轉換更易見功。趙吳興謂詩要做實。少用虛字，似做實之一道。七八氣索，青年不宜如此。七律宜有高調。高調自難，勉求其無衰蕭寒窘之態，則宜時時有此用心也。高調非以客氣為浮響之謂，其說可參《石遺室詩話》。此書究心宋詩者宜一讀，尤以上半部為佳。元遺山云詩要字字作，寸步鬆懈不得。此最精要語，須深會”。

這裏講製題、講高調都是很重要，廉悍一語尤為秘鑰。轉折語，則是詩中用“稍從”“只教”“特地”“坐知”等語來轉意的，老師雖是宋詩一路，但對此卻不以為然，故引趙孟頫語以糾之。趙語在明代被謝榛等七子派奉為圭臬，視為唐宋之分，師轉用之，卻足以藥學宋詩者之病。

但實字也須講究，老師說：“偶尋纖仄之境亦自不妨，但不可耽溺受病耳。中四句用實字須錯綜，位置齊同，便成滯相。表顏色字亦不宜太多”。

章法方面，則師云：“第六句跌宕作承啓關鍵，此雖舊法，不可不熟，特用之需靈活，不可落窠臼”。又說：“時、地、事、人均不可歧互。唯純粹抒情或借為象喻者可打破文法或邏輯之規律。此作為敘事，決不容彼此衝突”“凡屬象喻，

宜求若顯若隱，使人似有意脈可尋，過隔過晦，則將渺不知其所指矣。此惟深參玉谿涪翁兩家為能深入自得，吾子勉之！”

絕句，老師同樣強調製題要簡潔，說：“坡詩長題與題序，非有嚴別，殆不盡可從。杜詩題序，亦不必效，語甚蹇澀也。有清諸名家，製題俱簡古有法，漁洋尤雅飭”。

又說：“定庵絕句，別具一種趣味，但不可輕學”“字要鍊，但必須力避詭異。出人意表而自在意中，乃為佳耳。鍊字又不如鍊意，意思貴曲折深邃，但字面不可使人費解。今體詩不宜用冷字、僻典。隨園有句云：偷將冷字騙商人，意雖僞俚亦為可戒也”。

如何胎息古人？老師說：“龔定盦詩‘瓶花帖妥爐香定，覓我童心廿六年’，甚可味也。蓋亦胎息‘青燈有味憶兒時’句也”，建議我某些詩境可由回憶童年入想。某些詩境，例如春夜遙聞溪聲，可由唐人詩 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涉想。形容山中柏氣，可參考東坡詩：“旃檀婆娑海外芬，西山老臍柏所薰。香螺曉歷來相伴，能結縹緲風中雲”。煮茶，可用八指頭陀詩意，說：“自買靈芽帶月烹”等等。又說：“自覺不穩，即可不用，作詩不可強求使事”。

一題數詩的作法：“一題數詩須特別注意各詩之聯繫關係，即須數詩為一通體。講求章法，決不可雜亂無序。且諸作意蘊不明，更宜先求醒豁”。

其指點詩法，大體如此。更多的，則是從心態、意量上希望我能有所提升。他最討厭我為賦新詞強說愁，亦不喜歡我作苦語或耍小聰明，經常痛責我：“此等詩，極小樣，又須工力，可偶作，亦訓練之一法”“此種句法皆嫌輕脫，初學最壞手”“昔魯直與侄書云：士生於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語固傷激，詩詞書畫，究心於此者，實須先辨雅俗。如何為雅，我亦說不出，似總須從精神、意度、風致、識鑒等處求之。既關天賦，亦關學力，近人雅得太俗，令人殊不可耐”“余最厭此等。青年吐屬，如何可以有此？青年少年強充情種，中年以後歎老蹉卑，皆是俗物，君萬不可如此”“總要超出一層想，乃不粘滯、乃不庸下”“此等詩竟可不作。臺地作詩者，每云贈某、賀某、和某，一流薛蟠體七字唱，甚可厭，必宜戒之，不容臭腐一染筆端也”。

又說：“少年作，不可蕭索”“顧視清高氣深穩，字向紙上皆軒昂，上指涵蘊、下指氣象，青少年詩文必有取於此兩語，庶免誕漫纖俗之病”“後幅疲繭，青年人決不可如此。惟多讀博覽，可以藥思鈍氣弱之病”“前半筆致頗近東坡，但初學不宜取徑於此，易滑易野也。余晚來頗喜蘇詩，謂其能自在，此意終未敢以語

人。東坡和子由澠池懷舊時，成壞住空，極饒慨喟，能會其意否？”他後來開講東坡詩，亦即在救我之病，教我如何自在。

友人簡錦松赴研究所考試後，對考題很不滿，作詩諷刺之，我也有和作。師見之頗不以為然，訓示曰：“明清之季，舉子下第，往往醜詆主司眯目，論者頗謂傷品，吾棣必不其然。此作如必欲存，題序宜可從刪也”。又說：“君既獲雋矣，試以此際之心情與作此詩時之心情兩兩相較，蓋將莞爾失笑也，即以此意決詩之存與不存”，意思當然就是教我對人我得失要看得開。後又有一函，以諸葛亮為教，說：“諸作結語均大衰颯，甚非所望於仁仲者也，亟改亟改！從諸葛公淡泊寧靜中想像其光明俊偉氣象，勉之！”這些都是期我以遠大之言，詩文養心之旨，愷切言之。

老師鞭策雖嚴，卻也不吝表示對我的矜惜，他在我的詩稿上批抹題識，丹黃滿紙，寫完後也常自述心境，如：“平安夜被酒，信筆塗竄，但覺滿紙發光怪，不知竟作何等語也，可笑！義山詩云：不因醉本蘭亭在，卻忘當年舊永和。誦之懽然”“華山畿推論之作，極徵博綜之功，引為深慰深幸；風懷、照影兩作極有風致，難能可貴者也。餘作亦非不鍊，特須益求凝重”。

我那時曾寫論六朝樂府故事〈華山畿〉的文章，刊於《鵝湖月刊》，他看了很高興；某些詩，偶然作好了，他也很開心。曾有一函給我說：“奉書媵文，快讀極慰；轉示諸友，亦同為欣幸。群言足為余壯也。李白母氏，取證尚不足以駁劉。論詩之音響，極有識解。旁引詞眼之說，余談宋元詩，偶參取之，私以為未可？以論唐賢也。晤時當更深討。附近詩一葉，聊博一粲」。劉指劉維崇先生，他有一系列詩家評傳，我都不喜歡，曾撰文痛批過他寫的李白、李商隱、蘇軾三本。老師見了，覺得部分考證，如李白母親的姓氏，論據未必充分。論詩之音響，指《論啞響》一文。老師亦認為我的說解未盡充分，但他看我如此銳於進學，倒還是深感欣慰的。看信便知他漸漸把我當成個可以談學問的小朋友了，還不時替我在友人面前說項。

某次他就把我推薦給江絮先生。他與江先生本來係舊交，我曾得他抄示《秋闈次絮老》詩云：“高閣披襟疑袖衫，茗甌輕約水精寒，文章新樣桃華點，取次先生帶笑看。”絮老原作：“如水初陽浴短袖，槐街向曉犯輕寒，秋闈兀坐成攤卷，容我疏櫺淪茗看”。眉叔師來台後，曾主編民族晚報《南雅》詩欄，絮老則主編大華晚報《瀛海同聲》詩欄，不知是不是那次聚會時提到了我，後來絮老即在報上刊了我的詩並附識語，頗為獎飾。還另給眉叔師一長信，詳評我一首五古，說我能用杜法。

絜老是安徽合肥人，詞得朱古微真傳，尤勝於詩。其《瀛邊片羽詞》久著盛譽，然詞人老去，瀛邊殘照，不免有傳衣付鉢之想。曾於“夜巴黎”酒家設茶座，每週四夜間聚青年講說詞法，以破岑寂。其〈霜葉飛〉下片云：“離緒易觸歡場，看人笑語，舊遊如夢空到。晚花真賞在忘言，素影盟幽抱。儼一夕，風光判了，籬笆新靡鮮卑調。念歲寒，誰同醉，鬢角霜映，漫嫌香少”，似乎懷抱未盡釋然。因夢機師也每週去參加他的詞會，故他託夢機師帶我去他峨嵋街住處，希望我能從他填詞。

我受寵若驚，回去請教眉叔師。眉叔師也覺得我的筆性可以作詞。但他認為詞比詩更深於哀樂，不癡於情就寫不好。可是他不願我癡於情、溺於哀樂，他所期望於我者，是諸葛亮、是管樂。文人餘事，不能不懂，卻不宜生死以之。他自己年輕時作詞曾嘔血，當然更不樂意我步其後塵。我那時體弱多病，他每天正擔心我早夭呢。每作詩有衰颯語，都遭他痛罵，怎能讓我再去學詞？我也因此遂未去拜在絜老門下，只是心中感念而已。

眉叔師也曾介紹我去拜謁成惕軒先生。惕老字康廬，號楚望，有《楚望樓詩》及《藏山閣駢文》等行世，尤以駢文為世所重，與眉叔師取徑宋四六不同，乃由清人上溯六朝者。性極溫良，好士愛才，如飢似渴。我至今保留著他一個信封，上面寫著“龔鵬程同學，貳仟元，成惕軒”。那是我考上博士班後去拜望，他說本應替我謀職以糊口，但老耄恐不得力，封此以為贊助的。老輩對待後生，誠悃周至，竟有如此者！他過世十一年後，我還見到他一首遺詩，是讀到我乙丑秋思組詩而作，謂我“龔生學炫奇”，勉我“定庵宗社紹，工部範疇馳，砥礪文山節，恢張鹿洞規”。示我南針、期我遠大，正與眉叔師同。

一九八六年我參加甲等特考時，惕老與陳槃庵、高仲華先生任復試委員，點我為魁元。槃庵先生，我曾應一雜誌社之託去採訪他，得其文稿甚多，特別的是還給了我兩張照片。他以經史考證名家，為中研院院士，但師承陳寅恪，於詩頗見功力，亦曾編其故鄉五華之詩鈔，而史語所中可與言詩者寡，或許竟因此對我這個素昧平生的毛頭小夥子另著青眼，還替我批點過詩稿。高先生的詞學，則我不幸未能領會。

現在想來，真覺幸運。我曾讀過吳忠超先生回憶他在科大的文章，裏面說六零年代的科大是大陸最純粹的學術殿堂，但他並未遇著良師：“回想起來，如果我有幸遇到像我自己這樣的老師該多幸運！”我的情況恰好相反。台灣詩歌傳統本來就盛，又遭逢時會，一大批傑出的詩家蹈海來台，聯鑣競轡，遂成大觀。而且愛士重教，蔚為風氣，所以像我這樣的人纔有幸獲得如斯教益。他們對我的愛護與

教導，我自己教了三十多年書，卻怎麼樣也學不到那種程度。我詩沒作好，那是我的問題，才分不足、努力不夠，老師們可是用盡一切氣力來幫我了。回顧那時的人文盛況，真是如在夢中。

談四聲詞 嘯雲

今年因需完成拖延已久之國家課題，日日伏案，苦不堪言。新河君自網上傳來所繪《垂虹橋感舊圖》，命以題詠；通話時又再三叮囑，卻之不情，乃于夜間勉成《摸魚兒》一闕。夙不上網，弟子王勤將諸多題圖詩詞列印，得以遍讀，方知多以白石《琵琶仙》詞調詠垂虹橋，其中晦窗、蟄堪、穎廬諸兄及邱登成、江南雨、張力夫諸君皆依白石詞四聲，而新河首唱與趙京戰、孟依依、鄭雪峰諸君則僅守平仄。因檢新河《秋扇詞》、蟄堪兄《半夢廬詞》中舊作並詹安泰、孔凡章先生集中此調與白石、鹿潭詞細較，亦惟依平仄而已。我歷來不作四聲澀調，蓋不耐苦思；茲未免見獵心喜，試填一闕，殊不愜意。恰值國家課題中寫成論唐圭璋篇，涉及四聲詞，現將有關章節轉錄於下，以供諸君參考。

唐先生治詞師承民國間詞曲大師吳梅，並受端木采、朱祖謀、況周頤、仇塚諸前輩影響，與同學趙萬里、盧冀野、任中敏及詞友龍榆生、夏承燾、趙尊岳、王仲聞等交流切磋。自述其學詞經歷云：“先生（吳梅）在校時，還建立潛社（取名‘潛心學術之意’）作詞，我與同學段熙仲、王季思、張世祿、周世釗、常任俠等都參加作詞作曲，並刻過《潛社詞曲匯刊》”。校內有潛社，校外則有如社：“1934年，前輩詞家雲集南京，吳先生組織如社，約廖懋庵、林鐵尊、仇述庵、石雲軒、陳匪石、喬大壯、汪旭初、蔡嵩雲諸先生和我參加，每月集會作詞。詞調由各人輪流出，詞題、詞韻不限，但詞調以依四聲為主，取名家創制為準則。如《傾杯》依柳永‘鶯落霜洲’體，《換巢鸞鳳》依梅溪四聲，《綺寮怨》依清真四聲，《水調歌頭》依東山四聲，《泛清波摘遍》依小山四聲。一詞作成，雖經苦思，但也有樂趣”^①。唐先生《夢桐詞》中抗戰前所作，有十餘首分擬清真、白石、草窗、梅溪、東山、屯田、小山諸家詞四聲，皆為慢詞澀調。

所謂“依四聲”，即取宋人某家某首詞為標本，寫作時非但按原詞每字之平仄，且仄聲字需分清上去入，嚴格遵守。平聲字雖分陰陽，只作一個聲調使用。此為晚清至民國間詞壇之一種風氣，東南詞家尤為注重，今日遺風未絕，故研討詞藝，應引起重視，不得不追溯源流，知其利弊也。

詞原為與音樂結合之歌唱文學，到北宋中期極為繁盛。金滅北宋，文化慘遭破壞，樂工流散，詞樂已受重大損失；至元滅南宋，詞樂基本消亡，宮調失傳，殘留者僅有文字書寫之詞籍。明人作詞無樂譜可依，對文字格律也不遵守，常以己意妄改，頗受清人詬病。有清一代朴學昌明，考證之風大盛，在詞律、詞韻研究方面成果夥頤，詞人作詞逐漸重視聲律。但因無法恢復失傳已久之宋代樂譜，只能以宋詞文字方面之格律為依據，取同調之作多方比較，得出較規範之定式，並列其變格，名曰“又一體”。而按兩宋名家作品之聲韻填詞，其間有一從寬至嚴之過程，蔣鹿潭（1818—1868）為道、咸年間開風氣之關鍵人物，清末朱彊邨、鄭文焯、況周頤發皇張大之。吳梅《詞學通論》云：“近二十年中，如溫尹、夔笙輩，輒取宋人舊作，校定四聲，通體不改易一音。如《長亭怨》依白石四聲，《瑞龍吟》依清真四聲，《鶯啼序》依夢窗四聲。蓋聲律之法無存，制譜之道難索，萬不得已，寧守宋詞舊式，不致僂越規矩。顧其法益密，而其境愈苦矣（梅按：定四聲之法，實始於蔣鹿潭。其《水雲樓詞》，如《霓裳中序第一》、《壽樓春》等，皆謹守白石、梅溪定格，已開朱、況之先路矣）”。又云：“昔人制腔造譜，八音克諧。今雖音理失傳，而字格具在。學者但宜依仿舊作，字字恪遵，庶不失此中矩矱。凡古人成作，讀之格格不上口，拗澀不順者，皆音律最妙處。……拗調澀體，多見清真、夢窗、白石三家。……平仄之道，僅止兩途。而仄有上去入三種，又不可遇仄而概以三聲統填也。一調之中，可以統用者十之六七，不可統用者十之三四。須斟酌穩愜，方能下字無疵，於是四聲之說起矣。蓋一調有一調之風度聲響，若上去互易，則調不振起，便有落腔之弊。黃九煙論曲，有‘三仄應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之句，填詞何獨不然？”^②由於清末詞家朱彊邨、鄭文焯、況蕙風精研詞律、精校詞籍（朱有“律博士”之稱，鄭著《詞源斟律》），創作成就甚高，長期寓居蘇、滬，門下弟子眾多，故影響頗大。民國間詞人多遵從填詞必嚴於聲律之觀念，非但行之於作詞實踐，理論上也一再強調四聲之說。吳梅之外，諸如陳匪石《聲執》、王易《詞曲史》、劉永濟《詞論》、龍榆生《詞學十講》及《詞曲概論》等專著中皆有論述。詞人易孺（大猷）甚至言“百澀詞心不要通”，專學夢窗之晦澀與守律，寧可置文字通暢於不顧，可謂走向極端矣。

然而同時期許多詞家並不認同死守四聲。王觀堂卑視南宋，貶抑白石、夢窗、碧山；胡適之拾其遺唾，將南宋詞人除稼軒外一律斥為“詞匠”；後有吳世昌變本加厲，著《詞林新話》評南宋詞至晚清朱、鄭、況諸家，一無是處。觀堂之論原屬偏激，胡、吳之學識遠不及觀堂，作詞罕有可讀者，惟淺妄之徒奉為圭臬耳。理應重視者為精研詞學、創作亦高之詞人兼學者之說。其中冒鶴亭於作詞恪遵四聲反對最力，著《四聲鉤沉》長篇論文，開篇云：

“……吾所納交老輩朋輩，若江蓉舫都轉、張午橋太守、張韻梅大令、王幼遐給諫、文芸閣學士、曹君直閣讀，皆未聞墨守四聲之說。鄭叔問舍人，是時選一調、制一題，皆摹仿白石。迨庚子後，始進而言清真，講四聲。朱古微侍郎填詞最晚，起而張之，以其名德，海內翕然奉為金科玉律。吾滋疑焉，以為仄韻之詞，上去可通押，何至句首或句中可通融之平仄，乃一字不能通融？又默念古人傳作，其後遍與前遍，句法同者，平仄不必盡同也。乃取《清真詞》之同調者對勘之，而知其不然也。又取方千里和《清真詞》對勘之，又取楊澤民、陳允平二家和《清真詞》對勘之，則幾無一韻四聲相合者。而世人乃狃于萬紅友謂‘千里一集，方氏和章，無一字而相違，更四聲之盡合’之一言，而自汨其性靈，鑽身鼠壤之中而不能出也”③。

文中將清真與清真同調之詞《風流子》、《早梅芳近》、《荔枝香近》、《紅林擒近》、《滿路花》、《歸去難》、《西河》、《瑞鶴仙》、《浪淘沙慢》、《看花回》一一對勘，皆無一韻四聲相同；又將方千里、楊澤民、陳允平三家和周之詞對勘，四聲皆多異；復將夢窗和清真之詞《風流子》二首對勘，亦無一韻四聲全合。然後對琵琶四弦之宮調各聲詳細考較，又以笛翻七調與琵琶翻七調列圖比照，說明琵琶“旋宮”與笛之“翻調”樂理一一吻合，指出詞之四聲乃配器之樂音宮商角羽，而非文字之平上去入。文中進而指出，靖康之亂後，南宋詞人惟玉田、白石知音律，樂工為求糊口，皆演奏俗曲；士夫知音者極為罕見。“豈獨《霓裳羽衣》大曲絕不復聞，即清真《蘭陵王·柳》詞，惟趙忠簡家僅傳其譜，此外欲求西樓南瓦皆歌之，不可得也。於是閉門造車，以發洩其聰明才力，如夢窗諸公，謂為文章之美則可，謂為合乎詞之原則，吾斯之未能信也。何也？填詞之官，在心與手，歌詞之官在口，聽詞之官在耳。今于耆卿則曰俗，于清真則曰時不免俗。欲以用事下語艱晦之詞，使人閱之猶不能了了者，歌者如何上口，聽者如何能聲入心通耶？”批評填詞者講究四聲卻不通宮調，所作艱深晦澀，縱能勉強歌之，聽眾亦不能解。“學者但能于詞之末句平仄，悉依古人名作，遇仄、仄字更加注意，回避上上、去去，能事畢矣。若以平上去入為四聲，而不知四聲者宮商角羽非平上去入，則將終身不識太行山也”。“詞於中國學術界，實邾、莒也，其領土之小，牌名不過八百有餘，其字數不過二百有餘。柳、周二公，能于此中用增減攤破四字訣，錯綜變化，使人如入建章宮，千門萬戶。今即音樂與文字久離，吾人不敢于古人所增所減所攤所破外，別有增減攤破，奈何為四聲所束縛，開口清真，閉口夢窗，甚至非清真、夢窗集中所有之調不填，非清真、夢窗集中所有之難調亦不填？而小令及普通常填之調，若《念奴嬌》、《滿江紅》、《摸魚子》等，不幾廢耶？昔也日辟國萬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名為昌詞，實亡詞耳”④。

冒氏論證四聲乃指樂音宮商角羽，而非文字聲調之平上去入，雖有其理；宋詞中確有一人所作同調詞或多人和作同一詞卻字音多有差異之狀況，然文字有四聲亦屬事實，漢字平仄之分，已始於六朝，導致唐代近體詩之盛。夏承燾先生考察唐宋詞，闡明詞中字聲從寬到嚴之演變歷程：

“大抵自民間詞入士夫手中之後，飛卿已分平仄，晏、柳漸辨上去，三變偶謹入聲，清真益臻精密。惟其守四聲，猶僅限於警句結拍。自南宋方、吳以還，拘墟過情，乃滋叢弊。逮乎宋季，守齋、寄閑之徒，高談律呂，細剖陰陽，則守之者愈難，知之者益少矣。夫聲音之道，後來加密，六代風詩，變為唐律；元人嘌唱，演作崑腔。持以喻詞，理無二致。謂四聲不能盡律，固是通言；而宋詞之嚴三仄，亦多顯例。明其嬗遷之跡，自無執一之累。”“夫謂警句、結拍須辨四聲，以蘇、辛自命者已望而卻步矣；若重語以分五音（按：指唇齒舌喉鼻所發聲音）、辨陰陽（按：以陰平陽平分為輕清音與重濁音），雖學周、柳者，復幾人能守？玉田《詞源》詳述歌詞音律，而論楊纘《作詞五要》，亦有‘詞欲協音，未易言也’之歎，則他人可知。故北宋人言四聲，名家大都能守；南宋人言五音陰陽，雖夢窗、草窗，亦不能從同。蓋詞既久與樂離，專家研索益精，而能知能守者益少矣”。

“故吾人在今日論歌詞，有須知者二義：一曰不破詞體，一曰不誣詞體。謂詞可勿守四聲，其拗句者可改順句，一如明人《嘯餘譜》之所為，此破詞體也，萬氏《詞律》論之已詳。謂詞之字字四聲不可通融，如方、楊諸家之和清真，此誣詞體也。過猶不及，其弊且深於前者。蓋前者出於無識妄為，世已盡知其非；後者似為謹嚴循法，而其弊必至以拘手禁足之格，來後人因噎廢食之爭。是名為崇律，實將亡詞也”^⑤。

夏氏論析之重點在於詞中字聲寬嚴之演變，與冒鶴亭之論角度不同而結論如一，皆以為墨守四聲使填詞者束縛過甚，必將亡詞。龍榆生為彊邨傳燈弟子，論著中於作詞四聲之安排有精微之闡析，然對當時風氣造成之不良後果亦嚴厲批評：

“自周、吳之學大行，於是倚聲填詞者，往往避熟就生，競拈僻調，而對宋賢慣用之調，排擯不遺餘力，以為不若是，不足以尊所學，而炫其所能也。又因精究聲律之故，患慣用詞調之多所出入，漫無標準，而周、吳獨創之調，則於四聲配合，有轍可尋，遂以為由是以求協律，雖不中亦不遠。於是填詞家有專選僻調，悉依其四聲清濁，一字不敢移易者，雖以聲害辭，以辭害意，有所不恤也。殊不思四聲清濁，雖於音律有關，而非即樂律之律。四聲之辨，上去之差，但求諧於唇吻間，原不必拘泥過甚，即就柳永《樂章集》，及周、吳創調，取其同一調之詞，參差比勘之，則亦多所出入，試問果將以何為準乎？且今日填詞，要為‘長短不葺之詩’，意格若高，何須因難見巧？往歲彊邨先生雖有‘律博士’之稱，

而晚年常用習見之調。嘗叩以四聲之說，亦謂可以不拘。然好事之徒乃復斤斤如此，於是填詞必拈僻調，究律必守四聲，以言宗尚所先，必惟夢窗是擬。其流弊所極，則一詞之成，往往非重檢詞譜，作者亦幾不能句讀，四聲雖合，而真性已漓。且其人倘非絕頂聰明，而專務擷撿字面，以資塗飾。則所填之詞，往往語氣不相貫注，又不僅‘七寶樓臺’，徒眩眼目而已！以此言守律，以此言尊吳，則詞學將益沉埋，而夢窗又且為人詬病，王、朱諸老不若是之隘且拘也。今滬上詞流，如冒鶴亭（廣生）、吳眉孫（庠）諸先生，已出而議其非矣。吳氏與張孟劬、夏瞿禪兩先生往復商討，力言詞以有無清氣為斷，而深詆襞積堆砌者之失。孟劬先生亦然其說，而以情真景真，為詞家之上乘。補偏救弊，此誠詞家之藥石也”⑥。

夏、龍皆二十世紀詞學宗師，其論如此。其他名家如詹安泰著《詞學論集》、宛敏灝《詞學概論》、朱庸齋《分春館詞話》中論四聲詞皆與夏、龍大體相同，結論為：1、填詞需遵格律規定之平仄而不必拘泥四聲；2、應遵守詞中拗句之聲律，不可改為平順之句；3、領字儘量用去聲；4、兩仄連用處儘量用去上，避免去去、上上。此乃調和墨守四聲與不遵律法兩種極端之中道，恰符吾國民族之傳統中庸思維。實則前人守四聲者乃清真、白石、夢窗喜用之僻澀詞調，如《雨淋鈴》、《還京樂》、《六醜》、《瑞龍吟》、《大酺》、《花犯》、《繞佛閣》、《蘭陵王》、《壽樓春》、《霓裳中序第一》、《琵琶仙》、《惜紅衣》、《瑞鶴仙》等，而常用詞調如《滿庭芳》、《高陽臺》、《念奴嬌》、《滿江紅》、《甘州》、《水龍吟》、《金縷曲》、《水調歌頭》等句中可平可仄之處甚多；《齊天樂》、《木蘭花慢》中有數處兩仄連用宜分去上，小令則無所謂守四聲之規定。詞人審美之宗尚不同，風格迥異，雄豪者多用常見之調，幽婉者則喜為澀體，有定格亦可靈活變通，過於拘執，反成門戶之見，作繭自縛矣。

吳梅言作詞須守四聲，有其獨具之優勢，蓋吳氏精通音樂，詞曲兼擅，集制曲、填詞、打譜、唱曲、演奏於一身，一般詞人則不諳樂理，只可照文字格律填詞而已。詞在元明之後已成離樂獨立之書面文學（今人為古詞配樂演唱，乃新樂而非隋唐燕樂或宋樂），創作重點在於表現情感與意境，舍此而言四聲，則流於形式主義；以詞情為主，兼顧詞藝，不可以辭害意，方為正道。

以上為論唐圭璋早期作詞擬宋人四聲而引出相關討論，民國間多位名家已有共識。經“文革”之劫，大雅消沉，今日吾儕志在復興，首宜繼承先賢之人文精神，讀書積學，以開拓胸襟，恢宏意氣，所謂士之器識必先於文藝是也。作詩填詞，貴在情意真切，氣格高雅，而非斤斤於聲律之工細、詞藻之華美。若夫內涵空泛、情多矯飾，縱填詞字字合於四聲，亦不過剪綵為花，了無生氣，徒招“詞匠”之

譏。新河君言此類詞無靈魂、無個性，所見略同。早在彊邨之前，文芸閣已有發聳振聵之聲：

“詞家至南宋而極盛，亦至南宋而漸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也。其聲多嗶緩，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則風雲月露紅紫芬芳之外，如有，涵家意有愈 G 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邁往之士，無所用心，沿及元明，而詞遂亡，亦其宜也。有清以來，此道復振，國初諸家，頗能宏雅。邇來作者雖眾，然論韻遵律，輒勝前人，而照天騰淵之才，茹今涵古之思，磅礴八極之志，甄綜百代之懷，非窘欲囚拘者，所可語也。詞者，遠繼風騷，近沿樂府，豈小道歟？自朱竹垞以玉田為宗，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後人繼之，尤為冗漫，以二窗為祖禰，視辛、劉為仇讎，家法若斯，庸非巨謬？……”（《雲起軒詞自序》）

芸閣非一般文士，為珍妃之師，支援光緒帝變法，乃極有抱負之政治家，兼為淵博之學者。其詞取徑蘇、辛，然絕不粗獷叫囂，亦不廢瑰麗芬馨之作，在晚清王、朱、鄭、況四家外獨樹一幟。以其眼界之高，自不屑於拘泥四聲，雕章琢句；彊邨詞亦非專學夢窗，有稼軒、遺山莽蒼盤鬱之氣，芸閣之論似不無影響。而後來胡雲翼論詞選詞，一味推崇豪放，貶低婉約，則又走向另一極端，殊不知東坡、稼軒非人人可學，無蘇、辛之人格胸襟與學問，則畫虎不成反類犬也。而提高詞品，拓寬境界，芸閣之言，亦足為鑒戒。我輩今日為詞，殊乏昔賢之人文環境，修養嚴重不足，豈敢高攀芸閣，上接蘇辛，但欲脫略凡庸，又不得不正其趨向。竊以為借鑒前述諸家所論外，尚宜注意以下幾點：

- 1、詩詞之道，以真善美合一為最高境界，其中善為核心因素，此與儒家學理相通：“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創新，亦須以真善美為標準檢驗之。故作詞先立人品，有求真向善愛美之心，並行之於生活實踐，知行合一，人品高詞品自高。
- 2、前賢作詩詞，皆植根於群經子史，故氣息淵雅。天資不可恃，重在讀書，而以經典為主；僅讀名家詞集，於詞內求詞，則難臻廣大之境。
- 3、四聲詞可作，然不須強作、專作。可為鍛煉工力之手段，但非最終之目的。詞之立意與藝術表達能兼顧固屬上佳，但學力尚淺者往往難能，寧可以意馭辭，不泥於律，勿以律害意，即夏承燾所言不破詞體亦不誣詞體。
- 4、題圖詠物與社課雅集之類，作品紛列，有觀摩切磋之效，但易落敷衍應酬、為文造情之習氣。每逢一題，總須略有真實之感，沉思醞釀，觸類引申，反復錘煉，或可成其佳作。最忌率爾操觚，餽釘浮泛，以文字為遊戲、為交際，與其如此，不如敬謝不敏。

縱觀文學史，凡詩文創作開宗立派者，必有過人之才華、突出之成就；而追隨者則大多資質平平，某種風格一旦形成模式，仿效者愈多，流弊愈大。江西詩派、桐城文派、同光詩體、彊邨詞派莫不如此，其病在學之者拘泥固隘，不知變通，開宗者不任其咎也。吾國詩詞乃在繼承之基礎上創新，後學須取法前修、轉益多師，又需入而後出、神明變化，方可自成一家，有其真價。即以詞中《琵琶仙》一調而言，原為白石自度曲，除通篇八處押入聲韻外，尚有句中句尾共九字用入聲，又有數處兩仄分去上、上去，一處上上，依其四聲填寫，難度甚大；還需扣住詞題，兼顧立意之新穎、詞采之優美、氣脈之通貫、章法之圓合，欲成精品，難上加難，工力未深，顧此失彼。試觀鹿潭用白石此調，遵其四聲，而詞中情境與原唱迥異，飽涵身世之悲，詞筆高秀絕塵，此即繼承中有創造性。無鹿潭之才力與經歷，不能為此感人之詞；效白石詞四聲，亦不能履險如夷，自出新意也。彊邨詞精於聲律，法度謹嚴，藻采麗密，然詞中深寓時世滄桑、家國興亡之感，多與近代史事相關；並有士大夫貞介之人格與氣節，故能上接風騷，立其詞品。是以讀鹿潭、彊邨諸家詞，當求其詞心，把握精神實質，結合我輩所處時代抒寫真切感受；至於詞之四聲遵守與否，當由作者視自身情況而定，不須懸此以為高格，使人人效之，轉生買櫝還珠之弊也。

僕餘事為詞近四十年，以資質魯鈍、學力膚淺，難有寸進。無精品以示人，作此高談闊論，豈非為世所笑乎！然感于時風，有不得不言者。當今詞壇多游詞、鄙詞，乃至破體失律，吾輩皆知其弊，抗志希古，自宜愛惜羽毛，若徒有復雅之名，羌無真善之實，僅求音律、辭藻，而考其內涵，無非流連光景，則較諸俚俗之作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異耳。

【註】①唐圭璋《我學詞的經歷》，《文史知識》1985年2期。②《吳梅講詞·詞學通論》，8頁、15頁、16頁。東方出版社，2007年4月版。③《四聲鉤沉》，載《冒鶴亭詞曲論文集》，111—1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④同上書。⑤《唐宋詞字聲之演變》，《夏承燾集》第二冊，52頁、80頁、81頁、82頁。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⑥《龍榆生詞學論文集》，384—38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版。

白石詞聲韻管窺 晦窗

白石之詞，清勁拗折。從遣辭看，多用江西詩派句法，如《浣溪沙》：“雁怯重雲不肯啼，畫船愁過石塘西。打頭風浪惡禁持。春浦漸生迎棹綠，小梅應長亞門枝。一年燈火要人歸。”觀其熔辭鍛句，似用獅撲脫兔之力，與傳統小令之要眇宜

修大異其趣，而與涪翁、后山之詩則笙磬同音。故沈義父《樂府指迷》謂其“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不知此“生硬”之處，乃白石所刻意追求，故能有以自立，在南宋詞壇，與稼軒、夢窗鼎足而三。關於白石詞此一特點，前修時賢，頗多卓見，故不擬贅述；只就其聲韻獨到處，略作管窺而已。

一、有意打破平仄交替之平順音節，以求怒拗之美

唐、五代之詞，大都平仄交替，音節略同於近體詩。如：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李白《菩薩蠻》）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溫庭筠《夢江南》）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李煜《浪淘沙令》）

上引三詞，《菩薩蠻》乃兩句七言，均為平平仄仄平平仄；六句五言，亦為近體詩格式，只是上下結兩句第三字用平聲而已。《夢江南》除首句為三言外，其餘皆五七言律句。《浪淘沙令》有四句平仄交替之四言，其他亦五七言律句，和諧平順，符合大眾欣賞習慣，故能膾炙人口，家絃戶誦。亦偶有不平順者，如韋莊《女冠子》詞首句“四月十七”，不僅四字全仄，且後三字均為入聲，然全篇則仍為平仄交替，音節整體和諧。

洎乎北宋，小令大抵沿用舊樂，而慢詞則拗句日漸增多，尤以清真之詞最為明顯，如《蘭陵王》：

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閑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淒惻，恨堆積。漸別浦縈回，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沉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

其中頗多不平順處，如“一箭風快”之仄仄平仄、“津堠岑寂”之平仄平仄、“月榭攜手”之仄仄平仄等，特別結拍六字，全為仄聲，誦之再四，恍聞幽咽哭泣之聲。此類不平順之句，誦之頗覺拗折，不易誦記，卻能引人注目，從而用心體會其何以如此，雖乏直接感發之力，卻收供人思索之效。靜安云：“讀先生（指周清真）

之詞，於文字之外，須更味其音律。今其聲雖亡，讀其詞者，猶覺拗怒之中，自饒和婉，曼聲促節，繁會相宣，清濁抑揚，輻樞交往。”（《清真先生遺事》）允稱知言！

“拗怒之中，自饒和婉”八字，實亦可移狀白石之詞，蓋白石固瓣香清真且不失自家面目者也。黃昇云：“白石道人，中興詩家名流，詞極精妙，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于白石淵源所自，一言中的。茲以白石自度曲《暗香》為例，並試作簡析：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

上片：“舊時月色”，仄平仄仄，拗，“色”為入聲韻腳；“算幾番照我”，仄仄平仄仄，拗，此為一四句式，“算”是領字，用去聲，“照我”用去上，聲調搭配極美；“梅邊吹笛”，平平平仄，准律句，“笛”叶入聲韻；“喚起玉人”，仄仄仄平，拗；“不管清寒與攀摘”，仄仄平平仄平仄，准律句，“摘”叶入韻（按：此種句式在近體詩中大量存在，如老杜“正是江南好風景”、坡公“欲把西湖比西子”均是也）；“何遜而今漸老”，平仄平平仄仄，律句，其中“漸老”作去上，妙；“都忘卻、春風詞筆”，平仄仄、平平平仄，准律句，此為三四句式，“忘”平仄兩讀，此處讀去聲，“筆”叶入韻；“但怪得、竹外疏花”，仄仄仄、仄仄平平，拗，三四句式，“但”為領字，用去聲；“香冷入瑤席”，平仄仄平仄，拗，“席”叶入韻。下片：“江國”，平仄，律句，“國”叶入韻；“正寂寂”，仄仄仄，拗，“正”為領字，用去聲；“寂”叶入韻；“歎寄與路遙”，仄仄仄仄平，拗，此為一四句式，“歎”乃領字，宜去聲；“夜雪初積”，仄仄平仄，拗，“積”叶入韻；“翠尊易泣”，仄平仄仄，“泣”叶入韻；“紅萼無言耿相憶”，平仄平平仄平仄，，准律句，“憶”叶入韻；“長記曾攜手處”，平仄平平仄仄，律句；“千樹壓、西湖寒碧”，平仄仄、平平平仄，准律句，“碧”叶入韻（按：“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與上片“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句式、音律同，唯“紅”易為平聲，“手處”為上去耳）；“又片片、吹盡也”，仄仄仄、平仄仄，拗，“又”為領字，用去聲；“幾時見得”，仄平仄仄，“得”叶入韻，此四字為上平去入，四聲俱備，看似拗折，實則和婉，非精於音律者，焉克臻此？

此詞乃白石自度，屬仙呂宮，當抒清新綿邈之情。因宋樂失傳，無法一聆原曲，然細加涵泳，反復吟誦，於怒拗之聲律中，亦頗能覺出吞吐抑揚、高下抗墜之美。

沈伯時云：“腔律豈必人人皆能按簫填譜，但看句中用去聲字最為緊要。”（《樂府指迷》）觀白石《暗香》詞中領字“算”、“但”、“正”、“歎”、“又”等皆為去聲，似可略參其間三昧也。不妨再讀張玉田據此更名之《紅情》詞：

無邊香色。記涉江自采，錦機雲密。剪剪紅衣，學舞波心舊曾識。一見依然似語，流水遠、幾回空憶。看亭亭、倒影窺妝，玉潤露痕濕。閒立。翠屏側。愛向人弄芳，背酣斜日。料應太液。三十六宮土花碧。清興凌風更爽，無數滿、汀洲如昔。泛片葉、煙浪裏，臥橫紫笛。

玉田對白石心摹手追，此詞格律雖稍異于白石，然大抵是將入聲換為平聲，蓋宋人詞中“以入代平”者夥頤沈沈也。其中“記”、“看”、“翠”、“愛”、“泛”悉遵白石用去，且結拍“臥橫紫笛”，亦四聲兼備。音節雖遜于白石之怒拗流美，而仍能不失其韻味。清代浙西詞派巨擘朱彝尊亦有《暗香》詞云：

凝珠吹黍，似早梅乍萼，新桐初乳。莫是珊瑚，零亂敲殘石家樹。記得南中舊事，金齒屐、小鬟蠻女。向兩岸、樹底盈盈，素手摘新雨。延佇，碧雲暮。休逗入茜裙，欲尋無處。唱歌歸去，先向綠窗飼鸚鵡。惆悵檀郎終遠，待寄與、相思猶阻。燭影下、開玉合，背人偷數。

格律雖參照白石、玉田，但因改入聲韻為上、去，遂由怒拗趨於平順，雖誦之琅琅，而已全失原調宕折排奐之美。蓋竹垞雖為大家，亦偶有疏忽音律之時也。劉熙載云：“古人原詞用入聲韻，效其詞者仍宜用入，餘則否”（《藝概 詞概》），況周頤云：“入聲字用得好，尤覺峭勁娟雋”（《蕙風詞話》），誠深明創作甘苦之言也。

雖然，亦有原詞當押入聲韻，改叶上、去韻後更覺勁折鬱怒者。如《念奴嬌》詞，宋曲入大石調，復轉入道調宮，後又轉入高宮大石調，例用入聲韻部；是以音節高亢，宜抒豪宕激越之情，東坡“大江東去”、于湖“洞庭青草”等，莫不如此。白石則改此調為《湘月》，並謂：“予度此曲，即《念奴嬌》之高指聲也，於雙調中吹之。高指亦謂之過腔，見《晁無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過腔。”檢晁無咎《琴趣外篇》，有《消息》詞，自注曰：“即越調《永遇樂》。”白石此詞本小石調，即雅樂中之仲呂商；以雙調（雅樂名夾鐘商）吹之，前者以“尺”字住，後者以“上”字住，聲隔一指，故曰“高指聲”也。因宋樂已亡，只能從其詞略窺其音，詞曰：

五湖舊約，問經年底事，長負清景？暝入西山，漸喚我、一葉夷猶乘興。倦網都收，歸禽時度，月上汀洲冷。中流容與，畫橈不點清鏡。誰解喚起湘靈，煙鬢

霧鬢，理哀絃鴻陣。玉塵談玄，歎坐客、多少風流名勝。暗柳蕭蕭，飛星冉冉，夜久知秋信。鱸魚應好，舊家樂事誰省？

按《念奴嬌》格律，首句最好用仄平平仄，而白石“五湖舊約”第三字則用仄聲，乍看似覺疏於音律，過於拗折；然細加品味，此四字為上平去入，四聲齊備，遂於怒拗中顯現流美矣。“長負清景”之“負”字，宜平而仄，稍拗；“畫橈不點清鏡”與“舊家樂事誰省”中“不”、“樂”二字，則以入代平；“暝入西山，漸喚我、一葉夷猶乘興”與“玉塵談玄，歎坐客、多少風流名勝”變原來七六句式為四三六，化平順為迂折，反復誦之，別有煙水迷離之致及風流俊賞之概，足見聲情融合之妙。白石另有《念奴嬌》詞，亦押上去韻，格律雖遵舊譜，然亦略有新創，即在過片增一暗韻：“日暮，青蓋亭亭。”首句“鬧紅一舸”，“一”字固可視為以入代平，然此四字聲調為去平入上，當是白石著意安排也。

白石詞中，此類怒拗之句不勝枚舉，如《疏影》之“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上去平上上，平去平入），“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去平去去上，平去平入），《淒涼犯》之“怕匆匆不肯寄與，誤後約”（去平平入上去上，去去入），《八歸》之“最可惜一片江山，總付與啼鴉”（去上入入去平平，上去上平入）……即便小令，亦每多拗折，如《鷓鴣天》中“肥水東流無盡期”、“暗裏忽驚山鳥啼”（“無”、“山”宜仄而平，“忽”宜平而仄）等，句法、聲韻均酷肖江西詩派之詩。繆彥威先生論白石詞，有“江西詩法出新裁，清勁填詞別派開”之句①，真白石知音也。

二、刻意講究四聲或暗韻，為後人倚聲開無數法門

宋人之詞，尤其小令，大都分為上下兩闋，且字數、句法、格律基本相同，如：
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簫鼓，綠楊影裏秋千。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取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煙。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俞國寶《風入松》）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秦觀《踏莎行》）

白石之詞，則頗不類此，其《長亭怨慢》小序云：“予頗喜自製曲，初率意為長短句，然後協以律，故前後闋多不同。”試看其自製曲《淡黃柳》：

空城曉角，吹入垂楊陌。馬上單衣寒惻惻，看盡鵝黃嫩綠，都是江南舊相識。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強攜酒，小橋宅，怕梨花落盡成秋色。燕燕飛來，問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

不僅上下片字數不同，而且“看”、“嫩”、“舊”、“正”、“又”、“怕”、“燕”、“問”、“在”、“自”等字故意用去聲，以使音節怒拗，句法堅蒼，一般詞譜對此不察，只注仄聲，實在有負白石苦心。另外“角”與“綠”字，必用入聲，方合此調體氣。此乃節骨眼字，格律派詞人無不遵守，而坊間有關詞律之書（包括龍榆生《唐宋詞格律》）概不說明，只注仄聲，未免疏略。茲舉碧山、玉田同調詞於下，以資比較：

花邊短笛。初結孤山約。雨悄風輕寒漠漠。翠鏡秦鬟釵別，同折幽芳怨搖落。素裳薄。重拈舊紅萼。歎攜手、轉離索。料青禽、一夢春無幾，後夜相思，素蟾低照，誰掃花陰共酌。（王沂孫《淡黃柳》）

楚腰一捻。羞剪青絲結。力未勝春嬌怯怯。暗托鶯聲細說。愁蹙眉心鬥雙葉。正情切。柔枝未堪折。應不解、管離別。奈如今已入東風睫。望斷章台，馬蹄何處，聞了黃昏淡月。（張炎《淡黃柳》）

碧山之詞，於宜用去聲處未全遵白石，且“春無幾”之“幾”字失韻，疑是傳抄所誤；玉田詞則格律全合，只“捻”、“說”二字入韻，與白石稍異。惟兩人於上片第一、四句末字均用入聲，清季大詞人朱彊邨《淡黃柳》此二句為“東風晚急”、“倒柳郵亭漸綠”，其中“急”與“綠”亦入聲字，可知此二處必如此方合律也。

又如其自度曲《揚州慢》詞：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齊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此句或斷作“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此句亦可斷為“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

此詞屬中呂宮，領字甚多，“過”、“自”、“漸”、“算”、“縱”、“念”等字，均宜用去聲，方能發調，以抒高下閃賺情緒。“俊賞”、“夢好”兩處，亦當用去上。尤須注意者，此詞上下片結拍，字數、格律全同，既可斷作“三四四”句，亦可斷為“五六”句式。從意思看，上引斷句頗合情理；然從聲韻考慮，上片“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似不如斷為“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蓋“角”與“藥”乃暗韻也。吳梅先生對白石詞音律之深微獨有會心，嘗云：“三仄之中，入可作平，上界平、仄之間，去則獨異，且其聲由低而高，最宜緩唱。凡牌中應用高音者，皆宜用此。如姜堯章《揚州慢》“過春風十里”，“自胡馬窺江去後”，“漸黃昏清角吹寒”，凡協韻後轉折處，皆用去聲，此皆最為明顯。他如《長亭怨慢》“樹若有情時”，“望高城不見”，“第一是早早歸來”，“算空有并刀”；《淡黃柳》之“看盡鵝

黃嫩綠”，“怕梨花落盡成春色”，其領頭處，無不用去聲者，以發調故也”（《詞學通論》）②。

再看白石另一自製曲《惜紅衣》：

簾枕邀涼，琴書換日，睡餘無力。細灑冰泉，并刀破甘碧。牆頭喚酒，誰問訊、城南詩客？岑寂，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虹梁水陌，魚浪吹香，紅衣半狼藉。維舟試望故國，渺天北（此句亦可斷作“維舟試望，故國渺天北”）。可惜柳邊沙外，不共美人遊歷。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

此詞入無射宮，押入聲韻。全篇律句多於拗句，其中“日”字是韻腳，“說西風消息”之“說”字必用入聲，夢窗此調此句作“尋流花蹤跡”，“尋”乃以平代入也。龍榆生《唐宋词格律》對此二關鍵處未加說明，故今人填此詞，大都律誤。龍先生訂譜，甚為嚴謹，殆見玉田此調未遵白石，故於此二處從寬乎？茲將玉田《惜紅衣》引於下：

兩剪秋痕，平分水影，炯然冰潔。未識新愁，眉心倩人貼。無端醉裏，通一笑、柔花盈睫。癡絕。不解送情，倚銀屏斜瞥。長歌短舞，換羽移宮，飄飄步回雪。扶嬌倚扇，欲把豔懷說。舊日杜郎重到，只慮空江桃葉。但數峰猶在，如傍那家風月。

此詞平仄悉依白石，唯“平分水影”句失韻，“倚銀屏斜瞥”之“倚”宜入而上，“把”字亦當用入聲耳。龍先生乃彊邨老人高足，彊邨曾五疊白石《惜紅衣》韻，均謹守其律，此二處分別為“回筒限日”、“鴉翻去日”、“長愁送日”、“孤吟費日”、“陰沉海日”、“說梅邊消息”、“約鷗邊將息”、“識殊方棲息”、“咽滄波風息”、“閱濛濛千息”，除“海”字宜去而上外，其餘四聲全與白石相同，可知老輩倚聲之一絲不苟矣。當代傑出女詞家沈祖棻亦曾填《惜紅衣》詞，錄之於下：

繡被春寒，秋燈雨夕，藥煙繁碧。怯上層樓，新來漸無力。空帷對影，聽四面、悲笳聲急。淒寂。三兩冷螢，映輕紗窗榻。初鴻遠驛，雪嶺冰河，依稀夢中曆。書成諱病，淚濕數行墨。幾日薄羅嫌重，莫問帶圍寬窄。但枕函沈炷，猶解勸人將息。

細作比較，第二句“夕”字入聲，乃是韻腳，與白石合，惟“映輕紗窗榻”中“映”字為去聲，未合白石之律，可知雖大家亦未免偶或疏忽也。其師汪東先生評此詞曰：“此詞以夢窗詞校之，則白石原作應以“詩客岑寂”斷句，客字乃碰韻耳。下闕則以“維舟試望故國”為句。“渺天北”，三字句。夢窗既解音律，又親從白石游，斷更可信。惟鄭、朱等和姜韻已皆如此讀，自亦未為不可”③。汪先生謂夢窗“親從

白石游”，蓋誤以石帚為白石，夏承燾先生已有考辯，茲不贅。至於白石“維舟試望故國，渺天北”，斷為“維舟試望，故國渺天北”，以“國”作暗韻，亦未嘗不可，朱彊邨“滄洲夢在舊國，雁行北”亦同樣可有兩種斷法，而沈先生“淚濕”之“濕”，則只能視作暗韻矣。又，汪先生以為“白石原作應以詩客岑寂斷句，客字乃碰韻”，蓋以夢窗此句作“烏衣細語傷伴，惹茸紅、曾約南陌”④，然檢《全宋詞》，此句斷作“烏衣細語，傷伴惹、茸紅曾約，南陌”，則與現行白石此詞斷句相同矣。

一般詞家，大抵能注重上、去之辨，如《齊天樂》“西窗又吹暗雨”、“鬪詩漫與”、“一聲聲更苦”之“暗雨”、“漫與”、“更苦”必用去上等等；但白石往往在字聲吃緊處用入聲，則常被人忽略。除上舉《淡黃柳》之“角”、“綠”，《惜紅衣》之“說”等字外，尚有《法曲獻仙音》首二句“虛閣籠寒，小簾通月”，賞其對仗精美、境界幽窈者不乏其人，而知“閣”、“月”必用入聲者，則恐甚寥寥。清真此調此二句為“蟬咽涼柯，燕飛塵幕”，李彭老為“雲木槎丫，水萍搖落”，其中“咽”、“幕”、“木”、“幕”均為入聲，可知律當如此也。吳梅云：“詞有必須用入之處，不得易用上去者”⑤，並舉大量實例，除白石此二句外，尚有《淒涼犯》“綠楊巷陌”之“綠”、“陌”，《夜飛鵲》“斜月倚佇餘暉”、“兔葵燕麥”之“月”、“麥”等等。總之，後之倚聲者，凡填白石所制之曲或次其韻者，無不奉白石為圭臬。

三、白石詞選韻別具慧心，可窺其創作心態

白石詞集《白石道人歌曲》除卷一《聖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越九歌》十首及琴曲一首外，共存詞作八十四首。其中自製曲十三首，均旁注工尺譜；另有《鬲溪梅令》、《杏花天影》、《醉吟商小品》、《玉梅令》等四首雖非自度，亦列旁譜。因譜中未注板眼，且對樂譜認識不一，故難以將其樂曲還原。茲擬從其詞作之選韻特色，略窺白石之創作心態。

白石現存八十四首詞中，押平聲韻者二十九首，上去韻三十六首，入聲韻十六首，另有三首《虞美人》詞，屬平仄韻轉換格。在二十九首平韻詞中，有十四首選用第三部韻，即平水韻中四支、五微、八齊及十灰之一半。此部韻字，最適合表達淒迷低徊之情，如晏小山“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臨江仙》）、秦少游“柳外畫樓獨上，憑欄獨撚花枝。放花無語對斜暉，此恨誰知”（《畫堂春》）等，均悱惻芊綿，沉哀一往。白石詞雖亦多用此韻，卻每每在淒婉迷茫中透出清剛勁折之氣，如“濕紅恨墨淺封題，寶箏空，無雁飛。俊遊巷陌，算空有、古木斜暉。舊約扁舟，心事已成非”（《江梅引》）、“十畝梅花作雪飛，冷香下、攜手多時。兩年不到斷橋西，長笛為予吹”（《鶯聲繞紅樓》）、“花滿市，月侵衣。少年情事老來悲。沙河塘上春寒淺，看了遊人緩緩歸”（《鷓鴣天》）、

“書寄嶺頭封不到，影浮杯面誤人吹。寂寥惟有夜寒知”（《浣溪沙》）……細味其詞，雖未必能勝小山、淮海之哀豔淒頑，而情感之宕折迴旋，似更過之，大有“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詩 邶風 柏舟》）之慨，所謂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是也。白石詞用第三部韻之作品中，《小重山令》最能顯示此種宕折筆致、清勁詞風：

人繞湘皋月墜時。斜橫花樹小，浸愁漪。一春幽事有誰知。東風冷、香遠茜裙歸。鷗去昔遊非。遙憐花可哥，夢依依。九疑雲杳斷魂啼。相思血，都沁綠筠枝。

此為潭州（今長沙）見紅梅之作。夏承燾以為白石與合肥兩姊妹“兩次離別皆在梅花時候，一為初春，其一疑在冬間。故集中詠梅之詞亦如其詠柳，多與此情事有關”（〈姜白石行實考〉）^⑥，“九疑雲杳斷魂啼。相思血，都沁綠筠枝”用娥皇女英典，既切湘地，又扣梅之風神，且將合肥姊妹巧妙關聯；“綠筠枝”即斑竹，典與景融，且暗襯己之高節；“相思血”，皇英之淚耶？合肥戀人或自己之淚耶？已不可辨亦無須辨也。著一“血”字，不惟扣住紅梅，更見出白石對合肥戀人憶念之深，明知無望，卻仍執著，乃至不惜以血灌注此迷幻情花。筆者以為，“相思血，都沁綠筠枝”八字，可概括白石之詞風與人品：“相思”，是白石詞之主題，其詞作內容大都與合肥戀人有關；“血”，則是白石一片丹忱之象徵；“都沁綠筠枝”，清瘦綠竹，紅沁數點，彌顯孤高、剛勁，豈非白石其人其詞之絕妙寫照乎？正因為“相思”二字橫亘胸中，是以白石酷喜第三部詞韻（“思”字屬第三部韻，所謂“見梅枝，忽相思”、“當初不合種相思”是也）；白石迫于生計，不得不寄人籬下，曾自歎曰：“嗟呼！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窶困無聊之地者”（〈自敘〉），遂欲在創作上有以自立，迴不猶人，故發之吟詠，每能以清勁之氣濟柔媚之風。陳郁云：“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棟。襟期灑落，如晉宋間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藏一話腴〉^⑦）誠哉此言！

白石之詞，押上去韻者最多，共三十六首，其中用第四部“語”、“御”韻者十四首。此韻所收之字皆合口或撮口之音，本難抒發清剛勁折之氣，而白石卻能巧借四聲之變化，使嗚咽之音抑揚有致，收一氣流轉、略無滯礙之效，充分顯示出其音樂天賦。如“西窗又吹暗雨。為誰頻斷續，相和砧杵？侯館迎秋，離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幽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齊天樂》），“雨”、“杵”上聲，恐再難發調，遂以去聲“數”承之；“與”又轉上聲，但特地安排“漫”字置於其前，去上相配，形成怒拗之氣；“女”仍用上聲，似不如用

去聲諧和，但此句乃是“以無知兒女之樂，反襯出有心人之苦，最為入妙”（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可知白石是有意用此字造成不協調境界，從而烘托秋士之悲；結句“一聲聲更苦”，聲調是“入平平去上”，四聲俱備（應讀作“一聲——一聲更苦”，不能讀成“一聲聲——更苦”），如此收束，真可謂“如泣如訴，如怨如慕”（蘇軾《赤壁賦》）矣！其餘如“算潮水知人更苦。滿汀芳草不成眠，日暮。更移舟，向甚處”（《杏花天影》）、“翠袖佳人來共看，漠漠風煙千畝。蕉葉窗紗，荷花池館，別有留人處。此時歸去，為君聽盡秋雨”（《念奴嬌》）、“凝佇，曾遊處。但繫馬垂楊，認郎鸚鵡。揚州夢覺，彩雲飛過何許？”（《月下笛》）……筆者以為，鑒賞此等詞作，必須口誦心惟，察其聲韻之美，從而身臨其境；倘只憑眼睛，必如板橋所譏，“眼中了了，心下匆匆”矣！

白石入聲韻詞雖僅十六首，而其自製曲十三首中，即有《淡黃柳》、《暗香》、《疏影》、《惜紅衣》、《淒涼犯》等五首押入聲韻者，茲試舉《疏影》詞為例：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

此為白石《暗香》詞之姊妹篇，《暗香》用第十七部入聲韻，為避雷同，《疏影》遂選第十五部韻，以期有所變化。詞中安排九個韻，即：“玉”、“宿”、“竹”、“北”、“獨”、“綠”、“屋”、“曲”、“幅”，一般來說，此部之韻較沉悶，適合傾訴內心孤獨。白石何以選擇此韻，蓋欲借梅以懷合肥女子，並兼寓二帝蒙塵之悲也。有此根觸，故乍見苔梅，則恍對佳人，並油然憶及老杜《佳人》詩中“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句，遂定下以“竹”入韻也。或有以“北”為出韻者，不知“北”字在十五、十七兩部兼收也。此詞融入大量有關美人之典，易流於柔弱軟媚，但由於以入聲為韻，音節急促，一如稼軒寫相思而用《滿江紅》（“敲碎離愁，紗窗外、風搖翠竹”，韻腳亦為十七部入聲），頓覺劍氣干雲矣。又，詞中“玉龍哀曲”之“玉龍”本指玉笛，用太白“韓公吹玉笛，倜儻留英音。風吹繞鍾山。萬壑皆龍吟”（《金陵聽韓侍御吹笛》）詩意，扣《梅花落》之哀曲，但正因有“玉龍”此一意象，予人無限想像空間，遂覺清剛之氣瀰漫全篇矣。白石另有《洞仙歌》詞詠黃木香贈辛稼軒，用第十八部入聲韻，其中“自種古松根，待看黃龍，亂飛上、蒼髯五鬣。更老仙、添與筆端春，敢喚起桃花，問誰優劣”等句，雖更雄健，但論筆致之勁折，反不如《疏影》遠矣。蓋此詞一味仿效稼軒，而乏稼軒英雄之氣，遂失其本來面目也。

白石詞亦偶有以方言為韻者，龍榆生《唐宋词格律》一書為白石《長亭怨慢》列譜，附注曰：

“漸”、“向”、“望”、“怕”、“算”五字定用去聲。“遠浦縈洄，暮帆零亂”是四言對句，接以“向何許”三字緊束。“矣”、“此”皆屬第三部韻，與第四部同葉，蓋用方言。⑧

龍先生所言甚是，江西鄱陽方言至今仍然分不清第三、四部韻字有何區別也。不僅江西，湖南恐亦如此，觀毛澤東《菩薩蠻 大柏地》詞，首二句為“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紫”為第三部，“舞”乃第四部，其誤與白石同。其實，此種以方言押韻現象，宋人詞中極為常見，不僅清真、稼軒、夢窗、碧山，玉田等南宋詞人如此，即江西派祖師黃山谷亦然。山谷名作《念奴嬌》詞云：

斷虹霽雨，淨秋空、山染修眉新綠。桂影扶疏誰便道，今夕清輝不足。萬里青天，姮娥何處，駕此一輪玉。寒光零亂，為誰偏照醞醑？年少從我追遊，晚涼幽徑，繞張園森木。共倒金荷家萬里，難得尊前相屬。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

山谷此詞屬第十五部入聲韻，而“最愛臨風笛”之“笛”則屬第十七部。因出韻，故不少版本改“笛”為“曲”，以求合韻。但陸游曾親見其手稿，確是“笛”字，並謂方言“笛”讀為“獨”（見《老學庵筆記》卷二）。何以宋人為詞往往以方言押韻？原因有二：詞人將詞視為“詩餘”，遠不如對詩態度認真，此其一；當時官方並未頒發標準詞韻，詞人無所適從，故多以方言為準，此其二。戈載云：“詞始唐，唐時別無詞韻之書。宋朱希真嘗擬應制詞韻十六條，而外列入聲四部。其後張輯釋之，馮取洽增之。至元陶宗儀曾譏其淆混，欲為政定，而其書久佚，目亦無自考矣。”（《詞林正韻》）厲鶚《論詞絕句十二首》末首詩云：“去上雙聲子細論，荊溪萬樹得專門。欲呼南渡諸公起，韻本重雕蓁斐軒。”自注云：“予曾見紹興二年刊本《詞林要韻》一冊，分東、紅、邦、陽等十九韻，亦有上去入三聲作平聲者。”實則蓁斐軒所刊《詞林要韻》與《中原音韻》類似，系元明之際偽宋刊本，南渡諸公無緣一睹，即便能睹，亦與詞韻了無干涉也。至於朱、張、陶所輯詞韻，恐亦子虛，蓋朱、張之詞所用韻部，亦頗混亂。是以白石詞以方言為韻，似毫不足怪也。檢白石詞集，錯韻者除《長亭怨慢》外，尚有九首：（一）《鬲溪梅令》，詞中“人”、“糝”、“雲”、“陳”、“春”五字歸《詞林正韻》第六部平聲韻部，“陰”、“尋”屬第十三部平聲，“盈”則是第十一部平聲，三部混淆，前後鼻音與閉口音不分。（二）《滿江紅》（“仙姥來時”），“瀾”、“山”、“冠”、“環”、“看”、“關”、“瞞”、“間”是第七部平聲韻，而“南”為第十四部，前鼻音與閉口音相混。（三）

《眉嫵》，“眼”、“燕”、“款”、“暖”、“限”、“散”、“翰”、“點”、“遠”“見”十字乃第六部仄聲韻，“感”、“纜”二字則屬第十四部仄聲韻，兩部通押，前鼻音混同於閉口音，稍覺混亂。（四）《法曲獻仙音》，“處”、“俎”、“去”、“顧”、“舞”、“許”、“句”、“雨”為第四部仄韻，“計”乃第三部。龍榆生《唐宋词格律》對此亦指出云：“按詞中計字是韻。姜詞第三、四部往往同用，殆是江西方言。”其實，“計”字未必是韻，清真此調（“蟬咽涼柯”）過片“歎文園，近來多病，情緒懶、尊酒易成間阻”，“病”字亦未叶韻，故白石此詞亦可說未出韻也。（五）《踏莎行》，“軟”、“見”、“線”、“遠”、“管”為第六部仄韻，而“染”在第十四部，將閉口音混同於前鼻音。（六）《摸魚兒》，“井”、“整”、“冷”、“領”、“炯”、“頃”、“請”、“迴”、“影”是十一部仄聲韻，而“問”屬第六部仄韻，“枕”、“飲”則在第十三部仄韻中，前後鼻音與閉口音不分。（七）《湘月》，“景”、“興”、“冷”、“鏡”、“勝”、“省”歸第十一部仄韻，而“陣”、“信”在第六部仄韻裏，前後鼻音混。（八）、（九）《水調歌頭》（“日落愛山紫”）中“回”、“杯”屬第三部平韻，“來”、“猜”、“台”、“才”、“苔”、“哉”則歸第五部；《鷓鴣天》（“曾共君侯歷聘來”）詞“杯”、“梅”、“催”屬第三部平韻，“來”、“苔”、“徊”是第五部，但均合平水韻中“十灰”韻，故亦不能算出韻。

從以上分析，可知白石八十四首詞中，真正出韻者僅六首而已，在宋代詞人裏，相對而言，偏於雅正。元、明時，不惟詞韻舛誤孔多，且雜劇、傳奇用韻亦混亂不堪。直至清代萬樹《詞律》與戈載《詞林正韻》出，詞人倚聲用韻，方上正軌，詞學一度中興。然今人為舊體詩詞，詩遵“平水”、詞依“正韻”者寥寥，即魯迅與毛澤東所作詩詞（魯迅從不填詞），亦僅守格律而寬於用韻，此固時代使然，亦兩宋词人（含姜夔）以方音押韻流風積澱所致也。

【附註】“漸”、“算”、“待”、“但”、“是”、“似”、“在”等字在《廣韻》、《佩文韻府》中均為上聲字，但宋人詞中往往作領字用，已被視為去聲，與現代漢語一致。吳梅、陳匪石、龍榆生等老輩皆持此觀點，拙文中分析字聲亦如此也。

【註】①繆鉞 葉嘉瑩《靈谿詞說》p.451（1987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②⑤吳梅《詞學通論》p.12、p.14（1947年2月商務印書館）。③《沈祖棻詩詞集》p.60--61（1994年8月江蘇古籍出版社）。④《全宋詞》第4冊p.3680--3681（1999年1月中華書局）。⑥、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注》p.272（1981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⑦、轉引自夏承燾《白石詩詞集》p.159（1998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⑧、龍榆生《唐宋词格律》p.116（1986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雪夜東坡 張宗子

一、舟中夜起

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舟人水鳥兩同夢，大魚驚竄如奔狐。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獨形影相嬉娛。暗潮生渚弔寒蚓，落月掛柳看懸蛛。此生忽忽憂患裏，清境過眼能須臾。雞鳴鐘動百鳥散，船頭擊鼓還相呼。

平生乘舟夜行，只有一次，便是大二那年的暑期，與同學結伴遊廬山。自漢口出發，水路到九江，五等艙去，四等艙回，船票數元而已。大半時間，從船頭到船尾，扶欄看景。江風甚急，夜色如墨，岸上風光，不過一卷綿延無盡的濃淡不齊的影子。偶有城鎮，便見燈火兩三。汽笛沉沉一聲，像是打了個招呼。此外，一路上只聽得機器的轟鳴和嘩嘩的水聲。三十多元玩了一趟廬山，包括車船票和食宿。牯嶺旅店的大通鋪，一夜兩元。上五老峰，搬了一個小西瓜上去。三個人坐在峰頂的大圓石上吃瓜，就著榨菜啃麵包。白雲從身邊滑過，一團團，厚實如棉絮。笑著去抓，但覺滿手濕漉漉的。風大，雲團疾似飛鳥。雲霧密時，鄰近的峰頭皆不可見。低頭看立身之處，無根基，無牽繫，如同斷線的紙鳶。人面相對，不過幾尺距離，亦覺恍惚。

東坡的夜航野泊，我沒有經驗。頂多星光好的涼夜，看過漁人幽幽地撒網。聊齋裏有幾篇，似乎寫到過夏夜柳岸，鄰船男女驚鴻一瞥而互生愛慕的故事。唐詩裏類似的情景也很多。直接和間接的片斷，多方湊泊，居然也能再現東坡當年的羈懷。最起碼，夢過好幾次了。

月亮，水鳥，翻騰出水面的大魚，岸邊蒲葦的影子.....

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獨形影相嬉娛。此生讀過的詩中，時時會在腦海裏跳出來的，並不太多。冬夜臨窗看雪中空無一人的街道，感覺很靜，在一無所得之後覺得充實和滿足，希望夜這樣一直持續下去。電視上四十年代的黑白電影斑駁恍惚，桌上的書凌亂欹側。茶已涼透，床已鋪好。所有這些，都盈盈漾出親切的氣息，不計較和撫慰的氣息。只可惜，沒有過去的那一缸金魚和紅鯉魚在熄燈後暗得發藍的水裏做夢一樣浮游，不再像白天那樣看見我的手伸出便聚攏過來。

人鳥同夢，人魚同夢。在夢裏，一如既往的快活。

二、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強起出門，還作此詩，意思殊昏昏也

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雨聲來不斷，睡味清且熟。昏昏覺還臥，輾轉無由足。強起出門行，孤夢猶可續。泥深竹雞語，村暗鳩婦哭。明朝看此詩，睡語應難續。

烏台詩案之後，東坡到黃州。途中經過我的家鄉光山，作《游淨居寺》詩，結句云：“回首吾家山，歲晚將焉歸？”纔到中年，已起歸心。和早年出蜀時的詩何其不同啊。宿黃州禪智寺，也是一個雨夜，寺僧皆不在。他想起少年時候，曾經路過一個鄉村小院，牆壁上有人題詩：“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故作一絕：“佛燈漸暗飢鼠出，山雨急來修竹鳴。知是何人舊詩句，已應知我此時情。”

黃州的定惠院，和東坡有莫大干係。被人贊為“幽絕”的那首卜算子（“缺月掛疏桐”），便是寓居定惠院時所作。東坡愛熱鬧，但在定惠院，他獨自月下散步的次數特別多，“縹緲孤鴻”的描寫，相信是實有所見而久久凝結在心頭的感觸。院東有一株海棠，生在滿山雜花之中，“土人不知貴”，卻便宜了貶謫至此的詩人，“每歲盛開，必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記遊定惠院》）

定惠院海棠詩，也是東坡令人念念不能忘的詩作。“嫣然一笑竹籬間”的海棠，本是西蜀名花。東坡奇怪，不知何年何月，什麼人把它移到了這裏。在異地見到家鄉的風物，驚喜之情自不待言。人情之常，正如莊子《徐無鬼》篇所言：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東坡也確是如此：“忽逢絕豔照衰朽，歎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銜子飛來定鴻鵠。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黃州期間，東坡比之前和之後都更多愁善感。“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萬事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瀉。至今歸計負雲山，未免孤衾眠客舍。”也是作于定惠院的詩句。

東坡無酒量，卻好飲。“浮浮大甌長飲玉，溜溜小槽如壓蔗。”這樣喝，終日昏昏怕是難免的了。卯酒是早晨卯時喝的酒，古人有此習慣。據說白居易常喝卯酒。青木正兒有篇文章談白居易的卯酒詩，據他說，卯酒早晨空腹喝，酒勁上來很快。喝卯酒，妙處在“淺斟”，微微有點興奮，卻不會耽誤公事。清閒的時候，飲罷小睡，醒來神清氣爽，最為愜意。東坡喜歡樂天，但這個大雨天的卯酒，他醉得太厲害了。

補記：青木的《白樂天的早酒詩》，收在戴燕先生選譯的日本漢學家隨筆集《對中國文化的鄉愁》一書中。青木先生在文中引了幾首白詩，抄其中一首如下：“空腹嘗新酒，偶成卯時醉。醉來擁褐裘，直至齋時睡。靜酣不語笑，真寢無夢寐。殆欲忘形骸，詎知屬天地。醒餘和未散，起坐澹無事。舉臂一欠伸，引琴彈秋思。”

三、記夢回文二首並敘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中以雪水烹小團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為作“回文”詩，覺而記其一句云：“亂點餘花唾碧衫”，意用飛燕唾花故事也。乃續之，為二絕句云。

醜顏玉碗捧纖纖，亂點餘花唾碧衫。歌咽水雲凝靜院，夢驚松雪落空巖。

空花落盡酒傾缸，日上山融雪漲江。紅焙淺甌新火活，龍團小碾鬥晴窗。

東坡記夢詩文何其多也？豈非老天立意要成全他，使他一天等於別人的兩天，而且夢中的神思，或能補日日糾纏於世事的不足。

即使在夢中，東坡也是很會玩的。像我做夢，從來就沒有這麼奢華過。狼狽不堪是常有的，但說到口腹和聲色之欲，卻連一杯咖啡都沒喝過。

看此處的兩首詩，第一首空靈潔淨，無一絲塵俗氣，第二首安詳適意，是“吾與點也”那種享受生活的仁智之人的本色。這樣的詩，純是個人精神世界的寫照，縱有錢謙益那樣的學問和技巧，也難以假裝或追攀。夢中的一句最好，所謂神來之筆也。其他各句，稍欠一點神韻，儘管第一首的末兩句已是非常精緻的對子。

東坡的文字遊戲很多，贈人的詩中，隨時開玩笑，蓋天性如此，欲使別人知其快樂，更欲使別人一併快樂。他後期酬贈林子中和劉景文的詩甚多。林希，不算大惡，諂媚之徒而已。髯劉，豪放有致，天地間第一有福人也。

四、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四句不甚明瞭，今足成之耳

析塵妙質本來空，更積微陽一線功。照夜一燈長耿耿，閉門千息自濛濛。養成丹竈無煙火，點盡人間有暈銅。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不見我何窮。

在海南的一首記夢之詩中，東坡說他又回到小時候，應該是和弟弟子由一起讀書吧，有些地方記不住，很苦惱。人到老年，想到還有那麼多書未曾讀，或讀了卻不曾理解通透，故其夢中面對塾師時的惶惑感強烈而清晰。一生浮沉宦海，東坡有時也說些氣話，譬如不如終生守著書齋讀書寫作之類的。海南的夢使我想起魯迅的小說《懷舊》。《懷舊》裏有沒有悵惘呢？大約是有的，儘管沒有特意花筆墨去寫。

東坡愛結交方外之士，做詩繪畫的和尚尤其多。偏他詩裏總愛談神仙和養生，說起黃精茯苓，枸杞人參，津津有味。他又有很多講究，早起梳頭，睡前泡腳。寫雪的那兩句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玉樓啊，銀海啊，敢情

都是從道藏裏來的啊。我明白他的意思，始終像狐狸一樣讓你看得見，卻捉摸不住。

東坡的七律，少有這樣熨貼的。毛姆小說裏寫到，他在客輪上遇到一對神秘人物，人們傳說他們是靠“手”藝吃飯的賭徒。毛姆好奇，費盡心力企圖套出他們的秘密，得到的回答卻是，他們一個是銀行家，一個是著名工程師。毛姆看“銀行家”打牌，態度莊嚴神聖，姿勢優雅，仿佛手中所持，不是一疊紙牌，而是國家的命運，一項偉大的事業。毛姆覺得，職業賭徒就應該這樣，即使賭注微不足道，氣度不變。回到紐約，在社交場合再次遇到他們，發現他們的身份果真如其所說，而且銀行家富可敵國。毛姆在和他握手時，忍不住輕聲讚歎：騙子！

東坡的狡黠，大致如此。

五、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

燈燼不挑垂暗蕊，爐灰重撥尚餘熏。清風欲發鴉翻樹，缺月初生犬吠雲。閉眼此心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聞。雷州別駕應危坐，跨海清光與子分。

東坡集中，和子由之作最多。詩作于海南，此時子由在雷州。“跨海清光與子分”，亦是“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之意。夜雨對床，東坡一生念念不忘。他和子由曾相約共老田園。渡海北歸，離夢想不過一步之遙，卻中道長逝。東坡死後，子由退居穎濱而終老。東坡豪邁，子由厚重，兩人命運不同。蘇洵在《名二子說》中曾擔心東坡：“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而蘇轍，老泉先生說：“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僕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如此父子，如此兄弟！若論相知相親，三曹四蕭，概莫能比。

大雪之夜讀東坡至凌晨隨記所感

酒兵齊發下愁城 穎廬

秋燈漸涼，時將古人句意比勘玩索，亦自是一樂。

上月得詩友絕句：

欹坐高臺遣酒兵，力衰終未下愁城。臨風一嘯層陰散，浩渺星河月怒明。

酒兵，語見《南史·陳暄傳》：“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愁城，出自庾信《愁賦》：“攻許愁城終不破，蕩許愁門終不開。”擊節嘆賞之餘，以為首二句遣酒兵敵愁城，乃現成熟語，一時難舉所出，留待備考。

夜翻錢氏《談藝錄》，記得此老最擅發人藉用處，語次或有涉及乎？果然，至論元遺山，即第四四【補訂一】一條，洋洋灑灑十九頁，幾將遺山逐化前人之句盡數摘出，為《談藝錄》篇幅至夥者，先生不無得意，稱為“弋獲”。其中議及《追錄洛中舊作》：“酒兵易壓愁城破”，即枚舉錢翊《江行雜題》“一盃真戰將，笑爾作愁兵”，杜牧之《不飲贈酒》“與愁爭底事，要爾作戈矛”，韓致堯《殘春旅舍》“禪伏詩魔歸淨域，酒衝愁陣作奇兵”，以為仿藉之本。

錢翊、牧之、致堯，皆晚唐人也，喻酒為兵，且與愁陣爭鬥，殆始於此時。唐鹿門《無題》詩云：“憶別悠悠歲月長，酒兵無計敵愁腸。柔絲漫折長亭柳，綰得同心欲寄將。”鹿門，亦晚唐人也。

將“酒兵”與“愁城”捉對廝殺，則起於宋：

楊億《獨懷》：“賴有清吟消意馬，豈無美酒破愁城。”

李覲《夏日雨中》：“酒退愁城外，吟興憤湧中。”

王庭珪《次韻鍾令》：“閑舉酒兵挑一戰，愁城欲下戰方酣。”又，《劉端行自建溪歸》：“酒兵先已下愁城，破睡論功如破賊。”

劉子翬《張守唱和紅字韻詩》：“欲遣愁城破，須論酒子功。”

范石湖《次韻子永雪後見贈》：“想得秣田來歲好，瓦盆嘉釀灌愁城。”

陸游《山園》：“狂吟爛醉君無笑，十丈愁城要解圍。”

黃叔達《行次巫山》：“攻許愁城終不開，青州從事斬關來。”

韓駒《走筆謝人送酒》“百萬愁城攻不破，正須從事斬關來。”

青州從事，謂酒耳，亦可視為酒兵之別名。此乃小有變化者。

楊萬里《和胡運幹投贈》：“麴生未怕愁城峻，聊遣渠儂為九攻。”

麴生，酒之擬人化別稱，與青州從事面目相似，皆不過以書生替換武夫，終不如酒兵赳赳氣勢。不知下得愁城否？

更有翻新者，酒兵行武裏，摻入娟娟女子，李彭《中秋遇雨夜將半素月流天可愛感予賦詩》：“舉觴嬋娟聽我語，樽下藉汝攻愁城。”

文人雅士不惟以酒兵攻愁城，燕集酬酢，亦思花樣，嘗以酒兵助興於詩陣文壘也。

蘇東坡《景貺履常屢有詩督叔弼季默倡和已許諾矣復以此句挑之》：“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莫輕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明朝鄭伯降誰受，昨夜條侯壁已驚。從此醉翁天下樂，還應一舉百觴傾。”又《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知君月下見傾城，破恨懸知酒有兵。”楊萬里《和張器先十絕》：“我自窮愁坐綴文，何堪見子可憐生。兩窮政好同詩社，一戰猶須倩酒兵。”魏了翁《再和前韻答賦》：“別來滿眼簿書塵，想像湖邊玉立身。文陣時傳騷將令，愁城不倩酒兵巡。”韓澆《尋詩按酒》：“拔卒尋詩將，同朋按酒兵。”楊冠卿《從郭中隱覓酒》：“百斛龍文鼎可扛，揮毫曾寄碧油幢。酒兵若有三千騎，肯向詩壇築受降。”

清人用此事最出色的，予以為當推厲樊榭，其《東昌阻風》云：

伏日舟中聽曉鷄，無端風雨共淒淒。浮雲西去遙連魏，綠樹南來漸入齊。災後名區絲竹少，病餘舊僕語言低。愁城如許難攻下，一矢書成亦枉題。

一矢書，事見《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魯仲連以一矢發書而下聊城。此謂縱有能攄遣愁心之文字，亦無奈愁城何。不用酒兵，轉藉下城之矢書以敵當愁城，竿頭翻新，愈見難能。東昌，府名，即今山東聊城縣地，樊榭就手用“本地風光”入詩，甚為妥帖，後出而轉精，洵不虛也。

宋詩會意 鄒金燦

海內兵方起，離筵淚易垂。憐君負米去，惜此落花時。

想憶看來信，相寬指後期。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

（徐鉉《送王四十五歸東都》）

從時間的角度上講，這一首是南唐詩，因為作者徐鉉最先仕于吳國，然後是南唐，後隨南唐後主李煜降宋。本詩作於南唐將亡的時期。從風格特徵來看，這一首已經具備了宋詩的模樣。宋詩並不肇啟于宋代，它最近的源頭在唐代的韓愈那裏：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韓愈詩歌中的三種元素，被尊崇他的宋人拿了過來，並且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徐鉉的詩歌作品可以歸入宋詩的集子裏，但是明清之際的顧炎武、屈大均、陳恭尹等名家的詩作，就不能收進任何有關清詩的集子裏。這裏面牽涉到一個道義的問題。徐鉉跟隨李煜入宋，並且出任宋政府的官職，食宋之祿，他是承認宋政權的；另一方面，滅掉南唐的宋不是異族政權，所以把他的詩歸為宋詩，並不會違背作者的意願。而顧炎武、屈大均等人是堅定地反對清朝統治的明代遺民，他們畢生力主華夷之辨，清兵入關對他們來說不只是意味著亡國，更是亡天下，有著文化覆亡的痛感。因此儘管他們很大一部分的時間活動在清朝，但後人為他們的作品應該劃代，應該是明而不是清，這是對前賢最基本的尊重。

宋代創造的文明，較之唐代更進一步，其政制也更趨向於有限政府的模式，更是中國古代唯一一個徹底實現了以儒治國的王朝。陳寅恪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裏更是直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今人論及宋代，如果仍然困于“宋代積貧積弱”的舊識，必然一葉遮目而不見泰山，究其根源，往往是對實質理性的盲目崇拜所致，認為強權就是真理、勝利者即英雄。殊不知作為最後勝利者的蒙元，正是摧毀華夏文明的一個元兇。

宋代文明的一個巨大成就，就體現在宋詩上。而徐鉉的這一首詩，從其氣象來說，它已經是宋詩。

徐鉉在文章議論上與韓熙載齊名，在學問上與他的弟弟徐鉉齊名，是一個博雅人物。宋太祖趙匡胤要滅南唐的時候，他曾奉李煜之命，往來宋唐之間，意圖讓趙匡胤息兵，但趙匡胤給出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著名回答。

詩題所寫的王四十五，到今天已不可考，惟一能夠確定的他是徐鉉的朋友，並且在他的家族同輩裏排行第四十五。南唐的首府在西都（今南京），詩中東都指的是江都府，即今江蘇揚州。“海內兵方起”，是趙匡胤統一中原的戰爭，當時打得如火如荼，南唐已是風中之燭，一吹即滅。在如此境況下，上至國家，下至個人的生死前途，都籠罩在一片不明朗的煙霧中，而詩人此刻又與友人離別，焉能不“離筵淚易垂”？

“憐君負米去，惜此落花時”，“負米”用了《孔子家語》裏的一個典故，說的是子路少時貧窮，他為了讓父母能吃到米飯，要到百里之外買米，然後背回家，風雨無阻，甘之如飴。後來子路生活改善了，但他的父母已經離世，子欲養而親不待，所以他非常痛心。這裏點出王君到東都，是跟他的父母有關。“惜此落花時”，暗用了杜甫的名句“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點出了蕭索的心情以及春盡的時節。

“想憶看來信，相寬指後期”，離別之後，懷想對方，只能寄託在來往的信件裏；分別的日子裏，能夠寬慰內心的，就也只能是那遙遙無期的再會之日了。“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古人送別，折柳相贈已是定例。其時徐鉉在南京，而友人前去揚州，從方位上看，南京在揚州的西南，所以這裏用了“向南枝”，有著“柳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

歷來詩分唐宋，不少人未嘗下筆寫詩，就已先落入唐宋詩之爭。在歷史上，參與唐宋詩之爭的人，大抵會呈現如此一個面貌：宗唐者往往鄙薄宋詩；而宗宋者並不否定唐詩的價值。李白、杜甫、韓愈聲名太高，被宗唐者拿來“挾天子以令諸侯”，用於唇槍舌劍的議論當中，威力無窮。然而傲慢不代表能力，我們可以看到，明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對宋不屑一顧，但總明一代，卻拿不出幾篇詩文佳制來。

詩不可以類型化，但有兩種詩是需要注意的，一是風人之詩，二是文人（學人）之詩。南宋詩人兼詩論家劉克莊認為：“以情性禮義為本，以鳥獸草木為料，風人之詩也。以書為本，以事為料，文人之詩也。”風人之詩講求的是即景書情，語句流美，容易上口，因此對詩人的天賦要求很高，亦即宋人嚴羽在《滄浪詩話》裏所說的“詩有別才”。而文人之詩則內斂收藏，語句顯得不那麼漂亮，但意思九曲八轉，極盡迂迴之能事，這就要求作者必須要多讀書，胸中包羅各種典故制度，方可下筆。唐詩多是風人之詩，宋詩多是文人之詩。

從“風人之詩”的角度看，詩的確如魯迅所說的，已經被唐人寫盡了，再難突破。但從文人之詩的角度看，詩卻不會有被寫盡的時日。宋詩有著絲毫不遜於唐詩的價值，也正因為它實現了風人之詩到文人之詩的轉變，它從唐詩的基礎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徐鉉的這一首詩，就體現了宋詩的特徵。初看之下，此作平平無奇；再回顧一下，發現它並非是泛泛之作；靜下心來品味再三，纔能體會得到徐鉉揮毫時的那種悠悠情意。這種外表看來索然無味的文字，內裏的意思卻很豐腴，它臻於一種“外枯中膏”的境界。要達到這種境界一點也不容易，沒有一定的學識、只能欣賞“黃河遠上白雲間”般盛唐格調的人，是發現不了其中妙處的，更遑論寫出來了。

錢鐘書認為唐人可以寫宋詩、宋人也可以寫唐詩。這是的言，因為唐宋詩之爭，並不是時代之爭。但是，它也不是風格之爭，在本質上它是兩種學問立場之爭——反智抑或是尚智。這是因為其中折射出來的，是論者對古典知識的態度。你很難想像得到，一個不知道對古典知識端恭敬畏的人，會在詩學觀上選擇宗宋。也正因為這個本質，“詩分唐宋”纔成了經久不息的一個議題。

相比較而言，唐詩更加討人喜歡，它風韻飛揚、形格漂亮的外在特徵，更接近於詩的本質。但是沉靜有力的宋詩，負荷著對學問人生的思考，不能偏廢。後人讀詩學詩，都不能囿于宗唐還是宗宋的問題，唐詩和宋詩都有一等一的作品。但仔細觀察宋以後的古典詩歌發展之路，不難發現宗唐者往往找不到出路，如一意學唐的明七子；但宗宋的反而能開闢出一片新天地，卓然自成一大家，如晚清的鄭珍、陳三立、鄭孝胥等。這是非常值得深切注意的一個現象。

世易時移，人們更加“好平易而惡艱深”，懶漢思維變本加厲，連平水韻都覺得礙手礙腳，於是出現了新韻改革這種墮壞古典的運動。這種仇學風氣愈演愈烈的結果就是，宗唐的人不會減少，但宗宋的人反而成了怪胎。按照這個趨勢往後看，宋詩只會越來越不被人重視，哪怕是偶爾提起宋詩的人，也只知道一個蘇東坡。

清明時節出郊原。寂寂山城柳映門。水隔淡煙修竹寺，路經疏雨落花村。

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迴樓高易斷魂。回首故山千裏外，別離心緒向誰言。

（楊徽之《寒食寄鄭起侍郎》）

北宋有四大類書——《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都身負盛名，其中《文苑英華》的編者之一，就是楊徽之，他負責的是詩歌部分，而他本人的詩也寫得很出色。

楊徽之是福建人，他的家族世代尚武，但他父親楊澄卻尚文，成為家鄉浦城縣的縣令。楊徽之非常好學，甚有天賦。同鄉人江文蔚擅長寫賦、江為擅長寫詩，楊徽之就去跟著兩位先生游學，師事對方，然而很快他就與這兩位師父齊名。

趙匡胤通過兵變取代後周，建立宋朝，是為宋太祖。薛居正曾經向太祖舉薦過楊徽之，認為楊是宰相之才。然而楊徽之在後周時曾經譏誚過趙匡胤，因此他非但沒有被擢用，還被貶到外地。這首七律，就是楊徽之在外貶期間，寄給他的一位同是被貶在外的友人鄭起的。

寒食是清明節的前一天，亦即四月四日。由於這一天禁煙火，人們只吃冷食，所以叫做寒食。歷史上關於寒食的詩不少，最為有名的恐怕是韓翃的《寒食》詩了：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

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這是諷刺當時的王公權貴的，說的意思大概與“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相似。楊徽之的這一首則抒寫鬱懷，所述說的內容與韓翃的不一樣，但手法是一致的，都很含蓄，體現了溫柔敦厚的詩教之旨。

宋代的風俗，是在寒食節裏把楊柳的枝條插在轎頂或者門楣上，所以此詩的第二句有“寂寂山城柳映門”，就是對當時風情的寫照，並不是指家家門前都種有柳。近代學者劉咸炘曾經說過：讀史要注意兩點，一是知道紀事本末，即弄清楚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二是要觀察風氣民情的變遷。兩者相比，後者難於前者。其實讀詩也何嘗不需要注意到這兩點？

“水隔淡煙修竹寺，路經疏雨落花村”，在雨霧當中，遠處種有長長的竹子的寺院，隱約可見，而人又恰路經落花滿地的荒僻村落。這裏的弦外之音是，在京城裏過寒食的人們，你們可知身處荒野的人的這種寂寥心緒？這句話，既是說與鄭起聽，也更是給宋太祖聽。

“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迴樓高易斷魂”，清明節期間，天氣濕冷，品質低劣的水酒，並不能讓人謀得一醉；而遙望大地，蒼茫無際，遠方高樓，隱約可見而不可及，蕭索為我獨享，個中滋味，最是使人斷魂。這裏的“樓”，是一種寄託，與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裏的“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一樣，訴說的都是“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的悵惘感。

古今的異處之一，就在於古代政教合一，士大夫只有留在京城，身處權力中心，纔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影響力，得以在政治上建功立業。是以“山高皇帝遠”所帶來的好處，對於有志於用世的士大夫們來說，沒有任何吸引力。我們不難看到，許多傳頌千古的詩篇，就產生在詩人謫宦時期，白居易《琵琶行》（潯陽江頭夜送客），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巴山楚水淒涼地）等，都是謫宦作品，諸如此類的名篇，不勝枚舉。今天政教分離，今人或許外放地方，成為一鄉之長、一縣之令、一州之牧，擁有了實權，方能落實自己的各種施政構想。

如果從雞蛋裏挑骨頭，楊徽之此作的瑕疵當然有。末聯“回首故山千裏外，別離心緒向誰言”其實寫得並不好。“故山”的“山”字，與第二句“山城”的“山”相同。一般情況下，七律應當避免同字同義，以免意境變狹，除非是著意為之，以營造一種重章疊唱的效果，例如李商隱的《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風）。而劉

禹錫的《西塞山懷古》首聯是“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重了“王”字，但這裏是同字不同義，所以不妨礙意境的開宕。

末句“別離心緒向誰言”，並沒有嫌過於直露，反倒是“別離”二字，點出了作者此時欲說還休的意態。別離的不只是朋友，更是京城，甚至可以說是理想。這是一首渾然天成的好詩，它抑鬱，但很清澈。現代人寫文章囉嗦，一篇文章洋洋灑灑十萬言，極盡鋪張之能事，意在嘩人，而不是打動人，更遑論引起人的思考了。

楊徽之此詩好就好在它渾圓，不造作，無論是遣詞造句還是情緒表達都非常乾淨，不拖遝，不膠著。而楊徽之本人，也是一位清澈如水的人物。據《宋史》本傳的記載，楊徽之“純厚清介，守規矩，尚名教，尤疾非道以干進者”，對溫仲舒、寇准等通過排擊他者而取得高位的人，他都厲聲斥責，毫不留情。古代士大夫這種清介剛陽之風，在舊籍中開卷即見。可惜他們的精神財產，也只是留在了紙上，而沒有被現代的人傳承。

楊徽之連對宋太祖趙匡胤也敢表示不滿，正是這種至死不渝地遵循“原則理性”的精神，讓他吃了虧，被貶外地的他又因為“不合時宜”的進諫而再貶。幸好趙光義惜才，保住了他，纔不致早歿。當趙光義成為宋太宗後，楊徽之得以返回中央。他認為寫文章寫得好而登身仕途的人已經太多，因此向太宗建議多起用通經致用的人。這個見識並不平凡。詩賦取士造就了唐代詩歌的鼎盛，寫詩的能力一度重於一切修養。但是治國平天下，所需要的並非只是通詩賦的人才。漢代沒有詩賦取士，用經術治國，為文明保育了剛勁的力道。繼漢而起的三國時代，同樣也是英華群湧。這些何嘗是詩賦之功？

然而楊徽之的日子並不好過。返回中央之後，宋太宗想重用他，但周圍的人極力誣詆，對楊徽之造謠中傷，讓他再度受到排擠。在外地的楊徽之，還因為大膽建言而獲罪。終其一生，楊徽之其實並未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